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辛巴达航海记

廖小丽 改写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巴达航海记/《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
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 7. 外国 旅行探险篇)

ISBN 7 - 5634 - 2116 - 5

I. 辛... II. 少... III. 科学幻想小说-阿拉伯-近代-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498 号

选题策划 :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 :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 :李晓伟

辛巴达航海记

原著 : (阿拉伯) 辛巴达

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 133002)

北京依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634 - 2116 - 5/I · 294

全套 12 册 定价 237.60 元(本册定价 19.80 元)

序 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学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必须适应现代竞争激烈和交际广泛的世界生活,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必须积极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必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这样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地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简直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

思维和修养,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早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进行了精选,集中体现了语文新课标的精神。我们考虑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学识和时间有限,而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又是卷帙浩繁,不便于中、小学生阅读,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量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就便于广大中、小学生轻松阅读和理解吸收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说:“语文负载着传承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任务,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为此,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比如,在阅读中,要求学生不仅做到文通字顺,而且通过阅读作品,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命运,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喜怒哀乐,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的初衷,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着极强的启迪性和价值性,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辛巴达

街头比武	2
富翁和穷汉	14

第二章 第一次航海

沦为乞丐	18
百年奇鱼	23
树林怪马	32
古井宝藏	49

第三章 第二次航海

巨蟒缠身	56
剥皮抽筋	64
幽谷黑影	70
神雕被缚	78

第四章 第三次航海

暗箭难防	86
铁猴大王	90
凶猛毒蛇	99
恶毒巨人	103

第五章 第四次航海

五怪吃人	117
秃头国王	126
险峰奇人	135
亡命天涯	141

第六章 第五次航海

黑熊引路	147
九尾灵狐	155
邪怪老翁	158
新仇旧恨	164

第七章 第六次航海

骑鲨报仇	169
致命一刀	176
秘密铁人	188
决战生死岛	193

第八章 第七次航海

海怪九头蛟	207
大海老人	217
飞人哈巴	228
天堂阴谋	239



第一章

两个辛巴达

街头比武

在很久很久以前，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国王拉希德统治的时期。

在首都巴格达城有一个默默无闻的挑夫，别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亲戚朋友才知道他的名字，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于是他逢人就讲他的名字叫辛巴达。

因为他没钱没势，他无论在别人耳边讲多少遍他叫辛巴达，别人都不愿记住这个穷汉的名字。后来他就不跟别人讲他叫辛巴达了。

辛巴达每天都必须为别人挑东西，才能有饭吃。他干的活挺重也很累，但是他却没有赚多少钱，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有一天，大概是夏天的某一个最酷热的正午吧，太阳毒辣得令人们难以忍受，大街上没有一丝风，哪怕是那么一丁点的风都没有。

街道两旁高树上的细叶一动不动地聆听着远方风的气息。人们都把自己深深地关在家里，人们躲避毒辣的太阳就像躲避凶神恶煞一样，都避而远之。

但在这个时候辛巴达却依然为一户富人家挑着东西。担子很重，将扁担都压得弯弯的，辛巴达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他汗如雨下。

他的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极了，他每迈出一步都很难，担子很沉重，他的心情却比担子更加沉重。

辛巴达挑着重重的担子艰难地走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他终于又向前挪出了五十多步，这时他累得双腿发颤，他被沉重的担子压得快支撑不住了。

他决定歇息一会儿，先喘口气休息休息。他想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歇一歇脚，他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他走到了一个大富商的府前。

这不是他要送到的那户富人家，还远着呢！辛巴达有点沮丧地想。

辛巴达真想马上就把这一担东西送到那户富人家，但是他不能，现实是残酷的，辛巴达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

辛巴达解开了胸前的扣子，天气太炎热了，他必须让内心凉快凉快，虽然这是多此一举，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这个大富商的府里传出了一阵悦耳的悠扬琴声和清吭的动人歌声。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听到这些声音，辛巴达有一种清凉的感觉。他被这些优美的声音陶醉了，以至于忘记了大地的温度又升高了许多。真是心静自然凉。

辛巴达好奇心大起，他不相信这个大富商竟是一个高雅的人。

他悄悄走到大门口向府里望了进去。这一看，看得他怦怦心跳，只见富商的府里面排场摆得非常阔绰，门墙装饰得富丽堂皇，奴婢成队，家仆成群，宾客满堂，高朋满坐，好友聚厅，端的是大富之家气势宏魄，非比寻常富贵人家，那种豪华气派和显赫的王公大臣府邸没有什么两样。

辛巴达看到这一切，把眼睛都看花了。就在这个时候，

辛巴达闻到了一阵醉人的酒香，他不由得又往里面仔细地看了起来，原来是一群仆人捧出了一坛又一坛的陈年佳酿，酒香四溢，醉人心脾。

片刻之间就听见里面觥筹交错，宾客们高高兴兴地大吃大喝了起来。辛巴达此时是又饿又渴，腹中空空如也，想到里面和外面只隔一门之遥，生活情形相差得却有天壤之别，低头长叹一声，转身就走下高高的府台石阶。

只听辛巴达边走边放声大唱：“青天在上，苍天有眼，浩渺宇宙，只分阴阳；世间悲苦，多如牛毛，失意哀愁，举杯难解；贫富敌对，根深蒂固，朱门酒肉，尽由狗食；财大气粗，骄扬飞扈，血肉百姓，横行乡里，与兽同类，死有余辜。多多贫民，惨惨穷人，面对黄土，背朝炎天，春耕夏种，一无所收，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天下之大，竟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辛巴达唱完，俯身就要捡起担子重新上路。

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喂！你别走！”辛伯达回头一望，那富贵大府门口站着两个家仆打扮的青年汉子，正高声叫他。

辛巴达生平恨的就是在穷苦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富贵人家的奴仆，一想到他们那伙为非作歹借着主人家财势狐假虎威的卑鄙家奴他就会恨得咬牙切齿。

此时见到这两个家仆虽然五官端正，但一想到其他家奴的丑相，不由得恨乌及屋，当下不理睬他们的言语，只是俯身去捡他的扁担。

那两个家仆见辛巴达竟不搭理他们，不由得“咦”地叫出了一声。

左边那个家仆有些恼怒辛伯达的无礼，立刻冲着辛巴

达说道：“那个挑夫，我们叫你呢，你到底听见没有？”辛巴达偏是不理睬那个家仆，仍然俯身去整理他的担子。

他这一举动，立时将那两个家仆激怒了。

左边那个家仆勃然大怒，也不再说话，左足先行，右足后挪，咚咚几声，那个家仆已经跑到了辛巴达后面。

那个家仆突然伸手就往辛巴达的左肩拍了下去。辛巴达早料到这两个家仆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暗暗防备，边整理担子，边凝神待敌，此时家仆伸手拍肩而来，他立时知觉，也不作声，回转身来，左掌往后猛拍了出去。

只听“啪”的一声响，那家仆已被辛巴达回身一掌震退了一步，辛巴达却是纹丝不动站在原处。

那个被辛巴达一掌震退的家仆脸上尽是惊惧之色，似乎不相信这个衣衫褴褛、土里土气的挑夫能一掌将他震退。

那个站在富贵大府门口的家仆也是满脸惊惧之色。他生怕他的同伴吃亏，立时跑了下来，站在了一起。

那个吃了亏的家仆怒道：“想不到你这个挑夫这么嚣张！你叫什么名字？快说！”

站在他身边的家仆朝他焦急地望了一眼，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但终于忍住没说。

辛巴达回转身来，冷笑道：“想要问我的名字，你们两个还不配！”

辛巴达当年四处告诉别人他的名字叫辛巴达，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从此他便把自己的名字锁在自己心里，别人要想再从他的嘴里问出他的名字，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辛巴达说出这样尖刻的话，更令那两个家仆恼怒。

那个没和辛巴达交过手的家仆对辛巴达说道：“这位朋

友身手不错，怪不得能出口成章，但你的脾气却怪得很呐！”

辛巴达听得那人言下之意是怪他不知好歹，不通人情，心中觉得好笑，口头里却是忍不住了，立时放声哈哈狂笑了两声。

笑完之后，辛巴达斜眼望着他们两人说道：“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说笑，我的脾气就是这么古怪！”

那家仆立时接口说道：“好得很，我就怕你有这份心，没那份胆！你说我们这些人怎么了？”声音甚是凌厉。

辛巴达冷冷说道：“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走狗！你们除了会吹牛拍马、攀炎附势、狐假虎威、恃强欺弱还能干什么好事？”

那人大声吼道：“你骂得好！我倒要好好会会你这个正人君子！小心了！”

那人不等辛巴达答话，呼的一声，猛地打出了右拳，直捣辛巴达的嘴巴，想是要修理修理辛巴达口出狂言的嘴巴。

辛巴达和那人近在咫尺，这一猛拳打来要躲避已是不能，当下运动到面部，侧头迎击了过去。

那人哪里料得到辛巴达会不避不躲抵抗这一猛拳，暗叫一声“不妙”想要收拳已经来不及，只听得“砰”的一声闷响，辛巴达用头和那人对了一招。

另外那个家仆料到辛巴达要糟糕，万万没想到糟糕的是他的同伴，那人的手已经弯垂着，想是手腕关节脱了臼。

辛巴达本以为那受伤之人会勃然大怒，但却见他的脸上尽是惭愧悔疚之色，辛巴达暗想那人定是自叹技不如人才惭愧的。

辛巴达挥掌侧头连败他们两个家仆，那两个人又是惊惧又是愤怒，嘴里嘟哝着什么，想是有什么话要对辛巴达说，但终是没有说。

辛巴达见那两人一言不发，转身就往回走，待走到大府门口的时候，突然回头朝辛巴达恶狠狠地说道：“你有种就不要走！待会儿再来收拾你！”

辛巴达一拍胸口，昂然大声说道：“我就站在这儿，有种的就一对一来和我较量较量！”

辛巴达刚才从门缝里看到了成群的家奴，少说也有上百个人，如果他们两个进去邀上十几个奴仆群起而攻之，那是极难对付，所以事先说明他只一对一地较量。

那两个家仆也不再答话，回过头去，伸手推门而入，马上又关上大门。

辛巴达本来要急着赶路，但大丈夫说话自是驷马难追，话已说出口，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辛巴达想到等会儿必定有一番恶斗，自己受伤吃亏是小事，损坏货主的货物却是大事，当下将那一担货物挑得远远的，即使是群殴也不会踩烂砸坏那些货物了。

等到辛巴达重新走回原处，只听“嘎吱”一声响，大府大门又被打开，走出了七八个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人一身锦袍，气度非凡，年纪在四十上下，走起路来，飘衣摇袍，非常威武。那人身后跟着的人都是家仆打扮，其中就有被辛巴达打败的那两个家仆。辛巴达见那两个家仆领来六个身形高大的人，他不但不惧怕，反而心里勇气倍增。

那个走在最前头的人边走边笑着对辛巴达说道：“朋友请留步！”话还没有说完那人就已经站在了辛巴达的面前。

辛巴达暗想：这个人走得好快！看来这个人极不简单，

千万不可小看了他。

辛巴达料定这人也是来和他为难的，知道这人极难缠斗，当下屏声敛气，凝神待敌，拳头紧攥，只要话一说翻，立时就抢先动手，先下手为强。

那人笑呵呵地对辛巴达说道：“刚才朋友唱的那一段好得很，我们都很欣赏哩！”

辛巴达暗想：“我刚才那一段唱的全是臭骂为富不仁的人，富人们听了自是愤怒无比，不愤怒才怪。这伙人不怒反笑，当真是古怪之极。”

辛巴达对那人说道：“过奖了！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动手吧！”

那人问道：“什么，动手？”

辛巴达以为那人戏耍他，心中有火，厉声说道：“好！你不动手，你想怎么着？”

那人不解说道：“我能怎么着？我是这家名府的管家，特地来请你进府里聚一聚的。”

辛巴达昂然说道：“那更好了，你是管家亲自来迎接我，而我这等身份低微的乡下人又怎能劳你大驾迎请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划出个道儿来，我奉陪到底！”

辛巴达料定这个管家越是客客气气，里面肯定是大有阴谋，自己孤身一人却也不惧怕他们。

那个管家正色道：“我们都以为你是一个铁铮铮的好汉，没想到却是横行霸道的人，开口闭口都讲打。”

辛巴达冷笑道：“看你外表一副威武的模样，但内心里却是奴才骨头。”

那个管家再也忍耐不住，脸色大变，不再说话，右手一挥，掌风已将辛巴达笼罩住了。

辛巴达见这人出手不凡，不敢怠慢，眼见敌人大掌拍向自己耳背，知道凶险，右肩微沉，左掌向外格了出去，但右掌并没有闲着，朝着那人的腹下猛拍了一掌。

那个管家眼见自己一掌就要将辛巴达击败，不料辛巴达上守下攻，端的是突其不备，出其不意，自己若一味直拍辛巴达耳背，却有辛巴达左掌格住，但自己腹下却要中掌，那时的亏可就吃得大了。当下连忙抽身而退，避过了辛巴达击向自己腹下的一掌。

辛巴达在危难之际还能有攻有守，本领的确不弱，那个管家再也不敢小看了辛巴达。

其余旁观的家仆都是一脸的惊讶之色，最是惊讶的却是首先吃过辛巴达苦头的那两个家仆。他们本来以为由本领高强的管家出手，定然能将辛巴达收拾得服服贴贴，万万没想到连他们平时极为崇敬的管家也奈何不了辛巴达。他们两个家仆由惊讶变成惊惧，都觉得辛巴达令人不可思议。

那个管家正色说道：“我们盛情邀请，朋友你是一定不给面子了？”

辛巴达哪里肯相信他，也正色说道：“你们就是这样邀请朋友的吗？”说到这里，辛巴达的声音又冷了起来：“我这个身份低微的乡巴佬还称不上你们的朋友！”

那个管家也冷冷地说道：“好！你好横！我今天就好好向你讨教几手！”

辛巴达左足踏出，右足微蹲，双掌向外一吐，摆好架式，大声说道：“少废话，来吧！”那个管家见辛巴达摆的架式有攻有守，不由得微皱了一下眉头，不再手下留情，倏地连打三拳，分别攻向辛巴达的前胸、左肩、额头。这

三拳打得拳风呼呼，劲力十足，端的是凌厉非凡，稍有不慎，非死即伤。

辛巴达识得厉害，立时左掌当空劈出，右拳往外横扫，他这先掌后拳已将周身要害部位全部护住，要想伤他却也并非易事。

只听得“砰砰砰”三声大响，二人结结实实硬碰了三招。辛巴达向后退了两步，那个管家往后退了一步，双脚刚想站稳，忽觉左手挨受的辛巴达扫来之力还未尽数卸去。一个不留神，余劲依然将他横扫了出去。“扑通”一声那个管家被摔了个四脚朝天，神情极为狼狈。

那个管家刚一摔倒，立时左肋一撞，借这一撞之力重新跃起。这一手虽然潇洒，但终究是输给了辛巴达。那些家仆本来想为他们的管家喝一声采拍几下巴掌，但管家摔倒在先，此时拍掌，在管家心里想的却是他的手下一定是为他喝倒采，他们哪里敢拍掌喝采？

辛巴达见那个管家在摔倒之时能够以一撞之力重新跃起，这等本领自己却还未练到，心里不禁为他暗暗喝采。

那个管家被辛巴达摔倒，他的脸面也被一扫而尽，心中忿怒无比。

只听他大声说道：“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我不把你请进府去，我愿意为你去挑担子！”怪吼一声，拳脚并进，直扑向辛巴达。辛巴达听得他说愿意为自己去挑担子，说出的话语极带嘲讽之意，辛巴达生平最恨的就是鄙视他的地位的人，心中勃然大怒，眼见来敌势如疯虎，更增辛巴达力斗来敌的雄心。

辛巴达手下并不留情，站稳脚步，双拳狠狠打出。这双拳打出猛如猛鲨窜海、巨蟒出洞。那个管家的本领和辛

巴达只在伯仲之间，这一交手，那个管家抢占了先机，来势汹汹，但辛伯达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稳打稳扎、攻守之间端的是天衣无缝。

只听得“嘭嘭”两声闷响，辛巴达纹丝不动，早已收拳，那个管家双脚被辛巴达劲拳击中脚心，脚根麻木，双足已不能站立，凭空摔下，硬生生撞在地上，尘土飞扬，显是跌得不轻。

那几个家仆一见管家摔倒，大吃了一惊，赶忙跑过去扶起管家。管家接连败在辛巴达的手上，他的脸面当真是被一扫而尽了。家仆来扶他，他伸手左推右甩将他们全部赶开，不让别人扶他。他刚站起来，只觉脚心疼痛难忍，嘴里想叫苦，但硬咬牙关还忍住了。

只听那个管家说道：“好！你厉害！你的担子我来挑了！”说着就往辛巴达放在远处的担子走去。

辛巴达刚才双拳迎击这个管家的双腿时，也吃了不少苦头，整整五六百斤的脚力全部向他砸来，他哪里经受得起，但双拳已经打了出去，说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挡拦了。拳脚相撞，辛伯达被管家的双脚踢得气血翻滚，差点就受了内伤。此时管家跟他说话，他还没有调好气息，哪里敢和别人对上几句话。

那个管家见辛巴达只是望着他但并不跟他说话，心中叹息一声，头也不回，直往担子边快走了过去。有几个家仆在后面说道：“阿尔达斯管家，你不要搭理这个疯子，老爷还等着你回府里呢。别跟这个狂妄之徒一般见识。”

辛巴达心中一凛，自思：“原来这个管家名叫阿尔达斯，他倒说话算话。”

只听阿尔斯回头说道：“难道我说的话是屁话吗？别在

这里呆着，回府里去招呼客人。”辛伯达听得阿尔达斯厉声怒喝那些家仆，知道阿尔达斯是心不服口不服，口出怨言，心中忿怒无比。

辛巴达大步向阿尔达斯走去，伸手拉住他的右手，说道：“不错，阿达斯先生你不必跟我一般见识，我们这个赌也不算数。”

辛巴达敬重他说一是一，所以才叫阿尔达斯一声先生，但要辛巴达叫阿尔达斯管家，那是打死他也不会叫的。

却听阿尔达斯说道：“你不要欺人太甚！我都甘心为你挑担子了，你还想要我怎么样？”辛巴达说道：“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此别过！”

阿尔达斯反手抓住辛巴达的右手说道：“什么就此别过？我跟你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今日只是萍水相逢，怎么谈得上什么别过不别过的？我跟你挑完这副担子，我们再来比过。”

辛巴达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阿尔达斯极是风趣，生性好斗，看来不斗个两败俱伤，他是不会罢手。想到这里，辛巴达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辛巴达不再和他答话，拔腿就往前方猛跑了过去。阿尔达斯暗忖：“嘿嘿，倒来考较我的脚步来了。”当下也不再作声，跨步向前，大步迈了出去。两个人脚下生风，足踏尘土，一碰地面就向前急冲，身影一晃即过，奔得奇快，几个起落，已经奔到了那副担子边上。

二人各抢一边，然后腾出手来夺对方怀里死死紧抱的大包袱，手抓之处，牢牢捉住，互相牵拽，誓不相让。

两个人大力争抢着各自的包袱，僵峙片刻，脸颊已经汗如雨下，口中喘出大气，显是使出的力道极为霸道。

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得那几个家仆恭恭敬敬地叫了声“老爷！”辛伯率先回头相望，只觉得眼前一花，一个高大的身影扑到，心中大骇，全神提提，不敢小觑了随风扑来的高大身影。

辛巴达忽觉抓住阿尔达斯的右手被一股大力向外牵拉了出去，想要抵抗，却是不能。

“啊呀！”一声，辛巴达的右手松脱了阿尔达斯的胸领，阿尔达斯的左手松脱了辛巴达的右臂。

这时阿尔达斯也叫了一声“老爷！”退到一旁不再作声。

富翁和穷汉

辛巴达这才看清来人的模样，但见来人身材高大，胸宽肩阔，浓眉大眼，五官端正，威风凛凛、神采奕奕，当真长得器宇轩昂。那人举手投足便把辛巴达和阿尔达斯紧紧牢牢的手劲全数卸去，这等功夫辛巴达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辛巴达自知不是这个老爷的对手，瞥眼之间，看见大府门口已站满披锦戴缎的富贵人士，心中好生厌烦，也不跟他面前这个老爷打招呼施礼，头也不回，整理他的担子，就要走人。

那个老爷脸色一沉，倏地伸出右手一下子抓住了辛巴达的左臂，辛巴达几次用劲挣脱都挣脱不得。

辛巴达大怒，回头朝那个老爷吼道：“你拉着我干什么？想欺负穷人吗？”辛巴达知道这个老爷财大气粗，今日接连让他的管家和家仆现丑，他这个当主人的一定不会善罢干休，这一手抓住自己，很明显是不让他走，虽然挣脱不出这个老爷的掌握之中，但口头里却并不愿意服输。

那个老爷被辛巴达劈头盖脸地乱吼了一顿，此时有他的众多宾客在望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被人教训，生平还是第一次。

但那个老爷不但没有发怒，反而还乐呵呵地哈哈大笑道：“你这个脾气跟我年轻的时候极为相似。我很佩服你！”

辛巴达也不管那么多了，脱口而出：“快放开我！”

那个老爷说了一声“好！”随手放开了辛巴达。

这人本领远在辛巴达之上，辛巴达不敢生从这人手上挣脱出去的想法。哪知这人说放便放。辛伯达想要防备已是不能了。此时辛巴达全身力气都聚集在上身，右臂陡然一松，前身就已经向前冲了过去，一个不留神，脚步趔趄，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只疼得他手臂酸痛，满身都是脏兮兮的灰土，好不狼狈。

辛巴达一经摔倒，立刻又站了起来，也不忌讳这个养尊处优的老爷走在身边，伸手就往身上脏兮兮的地方猛拍了去。

只听得扑扑扑几声闷响，辛巴达全身被灰尘裹住，若不仔细端详，还真不能瞧清楚辛巴达的脸面。

辛巴达身上灰尘极多，他伸手拍打灰尘又极快，尘土飘扬，饶是这个老爷飘退得极快，但身上还是沾上了不少从辛巴达身上拍落的灰尘。他的神情也是极为尴尬，被弄得哭笑不得。

这时站在大府门口的那些打扮得非常华丽的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自是大笑那个老爷身手不凡也着了辛巴达的道儿。

那个老爷不怒反喜，也哈哈大笑，说道：“这位朋友果然是非同寻常人物，不仅文才极好，而且武才也是极妙。”

辛巴达见自己接连得罪这家大府的老爷、管家、奴仆，那些富贵人士不但不恼恨他，还极力称赞他文武双全，心里不知他们这些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当是他们又在戏耍他，虽然强敌环伺，但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继续冲着那个老爷大声说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想要戏耍我这个贫穷人物吗？”那个老爷笑道：“我最佩服你这身威武不屈的

气慨了。我没有恶意，只是刚才听得你唱的那首歌，唱得极好，不仅歌声恰好，而且歌词也作得极具文采。听了你唱的歌后，我只觉我们俩个人在芸芸众生之中似曾相识。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你我今生有缘，所以特地派我的家仆来请你到我府中聚一聚，认识认识。没想我的这几个家仆不懂礼数，惹了你生气，失了规矩，产生了一场误会，还望你见谅！”

辛巴达这时才明白了事情的前后，想到自己皂白不分，是非不辨，行事鲁莽，令误会越来越深，心中愧疚得很，这位老爷心胸宽广，自己哪及他万一。辛巴达脸露愧色道：“小子得罪冒犯之处，还望老爷包涵包涵。”那个老爷乐呵呵说道：“这个好说！这个好说！不知者无罪嘛！”



第二章

第一次航海

沦为乞丐

辛巴达被请到富贵豪府里，那个老爷请他坐上了上座，待遇之高，令其他宾客好生羡慕，都猜不透主人何以对一个平凡常见的挑夫如此看重。

那个老爷安排贵宾们重新归座，立时站在首座说道：“今天是我辛巴达的百岁大寿，承蒙大家赏脸，感激不尽。我在这里谢过大家了！”说完抱拳作礼朝向四周。

座下之人都纷纷离身起座向辛巴达答礼，然后又重新坐下。挑夫辛巴达听得富翁辛巴达也叫辛巴达，竟和自己同名同姓，心头一惊，两眼诧异地望着富翁辛巴达，竟是看得呆了。

富翁辛巴达接着伸手朝着挑夫辛巴达一指，又道：“这位是今天刚认识的新朋友，他为人正派，文武双全，当真是后生可畏！”

挑夫辛巴达觉得富翁辛巴达说得不妥，但又不好当着这么多贵宾佳客面说出富翁辛巴达的不妥之处，便自己忍住了。

座下早有人大声说道：“能得到辛巴达老爷称赞的人，自是了不起的人物。请辛老爷引见引见，我们定要交往交往！”

富翁辛巴达对挑夫辛巴达说道：“朋友，你便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都对你佩服得很呐！”

挑夫辛巴达不好再推辞，只得站了起来，腼腆地说道：“我的名字说出来肯定会冒犯辛巴达老爷，不说也罢！”座下有人又大声说道：“你的名字怎么会冒犯辛巴达老爷？别推辞了，快说出来吧！我们洗耳恭听着呢。”挑夫辛巴达只得硬着头皮说道：“我的名字也叫辛巴达。”

此言一出，不仅那些宾客们脸色惊变，而且富翁辛巴达也中吃惊不小。挑夫辛巴达又说道：“没办法，这是我父亲为我取的名字，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会跟辛巴达老爷的名字一样。”

富翁辛巴达离身起座，笑呵呵地说道：“凑巧！凑巧！纯属巧合！这么说来我们果然大有缘份。我们这个朋友那自是交定了。”

那些宾客们都在座下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件事情当真是奇怪得很。

富翁辛巴达请座下的宾客们安静，他有话要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富翁辛巴达端坐在首座，然后慢慢说道：“今天当真是双喜临门，我在七十大寿的时候还结交了一个忘年之交。借这个喜庆的日子，我便跟大家讲讲我的旧年往事，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有趣得很。”

在场的贵客佳宾都知道富翁辛巴达是成名百年的英雄人物，他的生平事迹自是非比寻常。大家又知他为人谦虚，不禁心中折服。当下便有人对富翁辛巴达说道：“辛巴达老爷太谦虚了，您老人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么你的经历也应该是了不起的。您老人家便不要再谦虚了！”

富翁辛巴达呵呵一笑，皱纹便爬满了额头，皱纹深深却似条条险道一般。挑夫辛巴达看到他这些皱纹，心头一

凛，暗思：“辛巴达老爷皱纹如此之多，那自是饱经沧桑，历尽大苦大难之故。”

只听富翁辛巴达长长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千万般的话语要倾诉出来一样，他缓缓说道：“我父亲生前是一个有名的大富商。他有很多钱，产业也很大，他去世之后，我继承了他的遗产。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花花公子，整日游手好闲，结交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他们吃喝的时候都奉承我，拍我的马屁，给我戴高帽子。我那个时候非常狂荡，我没有想到我那些酒肉朋友各自都心怀鬼胎、心术不正。倘若我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他们才不会看我一眼。我挥霍无度，我也不知道我一天花了我父亲多少钱。总之我花钱大手大脚，我过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整日里酒池出来马上又钻进了肉林去了。就这样过了十天，我把我父亲所有的遗产都挥霍完了。我没有了一分钱，我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富翁辛巴达说到这里，声音沉重了起来，今日旧事重提，回首伤感往事，不由得感叹万分。

大家听到此处，心头一凛，都暗思：“没想到辛巴达老爷的身世却是如此。我们还以为这么大的产业是他那个有钱的父亲遗留下来的呢，没想到的是他自己赚来的，但却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把这么大的家产重新赚了回来。瞧辛巴达老爷现在的家产，再浪荡的公子爷乱花，要想花完也得用上一年半载的时间，这样看来还是儿子比老子有能力，真是子比父贵，后生可畏啊！”

大伙儿都急盼富翁辛巴达老爷继续讲下去。下面的故事应该是艰难的创业史吧，大家都这么想，富翁辛巴达花光了家产，身无分文，自是白手起家的人物，今非昔比，

他的故事应该极具传奇色彩。

富翁辛巴达又缓缓地说道：“说到我，我又不得不提及我那七次凶险万分的航海历险了。我现在的这点家产就是当年七次出海历险赚回来的。我并不是在这里吹嘘自己本事如何之大，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好朋友讲讲人在某一种环境的生存本能这些本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微不足道，今天在这里说出来，倒令大家贻笑大方了。”

座下有人恭敬答道：“辛巴达老爷您太客气了。讲一讲你的传奇历险故事吧！”

富翁辛巴达微微一笑，朝刚才说话的那位客人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端坐好身子，脸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淡和，他的脸相渐渐地庄严沉重了起来。座下的众多宾客看得富翁辛巴达脸色突其大变，由原先的和蔼可亲变成了一脸庄严肃然，眼睛慢慢朝向远方，似乎几十年的大风大浪从远方渐渐回来了。富翁辛巴达陷入了漫长的沉思中去了，他缓缓地地为在座的宾客回忆了他的七次航海历险：

辛巴达把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全部家产都浪费完了。他没有为自己遗留半分钱，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就在那天，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他的狐朋狗友们都不愿意收留他这个一文不值、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辛巴达每到一個朋友的家门口，那些朋友都会在他的身上踹上一脚，然后凶狠地叫辛巴达滚蛋！快滚！

大风大雨侵袭着辛巴达的身体，悲苦忧虑在折磨着辛巴达的精神。那天晚上是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辛巴达想到了死。

就在明晃晃的匕首抵在他胸口的时候，他听到了海湾港口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大声喊道：“远航了！出发了！”这

是一个老水手的声音，这是一声极富沧桑极具召唤的呐喊。辛巴达心动了，他被这一召唤声打动了，他决定离开故乡，出海去闯荡，不闯出名堂绝不回来。辛伯达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生死之间陡然勇气倍增，一切的悲苦忧愁尽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不由得精神大振，天地为之一宽，眼前顿然明亮。他睁大了眼睛，他望着前方，他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他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

辛巴达跑到了即将出海远航的大船边，他恳求船长能够收留他。他诚恳地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船长非常同情他，同意让辛巴达和他们一起出海远航。辛巴达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此时此刻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因为在生死茫茫之间，他又有了的新希望，他刚刚开始他美好人生的第一步。

百年奇鱼

这艘船是一艘货船，驶向富饶的东方。船上船员有四十多人，船挺大的。船长的名字叫柯叔克，是一个有多年航海经验的老船长，五十多岁了，身材魁梧，长得非常粗犷。辛巴达和柯叔克十分交好，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交谈得非常投机。辛巴达很钦佩柯叔克豁达的性格，辛巴达向柯叔克船长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柯叔克船长并没有责怪辛巴达，他好言相劝安慰着辛巴达他鼓励辛巴达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不要害怕挫折，要勇于开拓创新。柯叔克船长说完便唱起了歌来，辛巴达清清楚楚地记住了柯叔克船长那粗犷豪迈声：“他说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货船平稳地在大海上行驶着，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到前方有一个小岛。柯叔克船长命令舵手将船向那个小岛驶近。

他们船上的货物是一路卖下去的，碰到岛屿就停下来上岛贩卖他们所带来的货物。

很快他们的货船停泊在了小岛的东侧。柯叔克船长指着小岛，大手一挥，领着二十多人拿着一些货物上了岛，辛巴达也跟着上了岛。

这次登岛做买卖让柯叔克船长等人大失所望。岛上不仅不见一个人影，而且连一滴淡水也没有瞧见。有些粗鲁

的水手骂起人来了，到底骂上帝还是骂鬼怪，大伙儿都没有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不怨天尤人，却是无事可干。

柯叔克船长吩咐大伙儿休息休息，煮一顿饭吃过之后再上船也不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一说到做饭吃，大伙儿这才想吃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其实他们的肚子早饿得咕噜咕噜直响呢。

有几个非常勤快的水手飞快地找来了枯枝败叶，石头碰石头，火花一现，一下子就把火烧了起来。

没过多久，午餐就搞好了。

柯叔克船长亲自为大家分发午餐，他掌勺公道，谁也没多吃，谁也没少吃，大家吃得心服口服，十分爽快。

就在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地面晃动了起来。刚开始不觉得怎样，但只过了一会儿，他们都支持不住了。

柯叔克船长见识多广，他立刻明白这是地震发生前的征兆，他大喊了一声：“大家不要惊慌，只是小地震而已，快收拾好货物，回船上去！”辛巴达帮一个老水手拿上了一件沉重的货物，边抱着货物边对那个老水手说道：“你先走，我来抱这件货物。”

那个老水手抱着这件沉重的货物本来就行走艰难，想是他年纪大了吧，这时有辛巴达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帮忙，这件货物定然不会损坏了。他谢过辛巴达，走先回船。

柯叔克船长一个人走在最后掩护大家。等大家全上了货船时，他已经到了海滩上。突然那块海滩陡然往上掀起，柯叔克船长人随滩起，身子已经升到了半空中，高过货船的桅杆。货船上的人都大吃一惊，都齐声惊叫了起来。辛巴达定睛朝那掀高的海滩一看，心头一凛，心道：“这座小岛哪里是什么小岛，原来是一条沉睡了数百年的大鱼。”这

条百年大鱼浮在海面上年隔时久，不沉不游，背脊上积淀了厚厚一层沙土，又过了一些年，树也长了起来，远远望去便似一个小岛一般。想是这个仿真小岛没有人在上面走动过，今日也是活该柯叔克船长他们倒霉，竟敢在它的头上胡乱生火煮汤来了，这样如何不打扰这条大鱼，惊醒它数百年的长梦。百年大鱼一恼怒一生气，便翘起鱼尾巴来了，不偏不巧，柯叔克船长所站在的地方就是百年大鱼的尾巴。百年大鱼这一将鱼尾掀起，使出了全身大劲，待掀到半空，它身上积淀了数百年的沙土全部抖落了。鱼尾势劲奇大，还挟刮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浪，风浪将柯叔克船长吹得在大海上找不着北。

只听得“扑通”一声大响，柯叔克船长被百年大鱼翘起一尾便扫落进大海里去了。

柯叔克船长精熟水性，纵然沉到海底，他也还能重新游浮到海面上。这时摔落海中，虽然全身被海水擦撞得疼痛难忍，但一经入水，手脚立时麻利了起来。双手划水，两腿后蹬，身子敏捷地在大海上疾游了起来。

那头百年大鱼见没有把柯叔克船长摔死，心有不甘，调转身子，径自来追柯叔克船长。货船上的水手们都朝柯叔克大喊了起来：“船长，小心！后面有大鱼来追你来了！”

货船不敢靠近柯叔克船长，要知道那头大鱼正张着大口朝他们这边冲了过来，停顿都不敢，更别说回头搭救柯叔克船长了。百年大鱼离柯叔克船长越来越近了，饶是柯叔克水性纯熟，疾游不停，但终究没有那头百年大鱼游得快。

辛巴达见柯叔克船长的危险越来越近，情急之中，瞥见了一条长达几十米的粗绳，心生一计，立时将粗绳飞快

地拖到了船尾。辛巴达将绳头甩得呼呼生风，双手往后大力一掷，劲贯长绳，力道奇大，硬生生将这条长达几十米粗如拳头大小的大绳掷向了离货船几十米的柯叔克船长。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长绳甩出只剩寸头被辛巴达及时捉住，只要柯叔克船长一抓住掷给他的长绳，柯叔克船长便有救了。

这时风浪陡起，掷出的绳头一落入海中，便给海浪掀得左一下右一下，飘泊不定。明明是近在柯叔克船长眼前，但却一晃而过，想抓也抓不住。这时那头百年大鱼只离柯叔克船长只有七八米了，鱼口越张越大，救命绳索却是越掀越远。

辛巴达大急，急得浑身出冷汗。在这艘船上柯叔克船长和他最要好，柯叔克船长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和安慰，他们已经成了生死之交了，现在柯叔克船长命在旦夕之际，如果不把柯叔克船长救起，他活在这个世上也没有意思了。当下又使出大力，力贯长绳，粗粗长绳笔直地再次掷向了柯叔克船长。长绳绳头刚到柯叔克眼前，柯叔克立时双手伸出，已经将绳头紧紧抓住，此时自己性命就系在了这条大绳上，他哪里敢放松半点手劲。

突听“哇”的一声巨响，那头百年大鱼已经张开大口，尖利的牙齿森然煞人，只要大口一合，再坚硬的东西也要咬得粉碎。

柯叔克船长听得大鱼张口的声音，不由得全身冰凉了起来，似乎觉得自己的后背已经不在了。

就在这个时候，柯叔克船长突觉长绳一紧，他立刻明白辛巴达正在用力拉他上船，当下气运双足，往上一跃，“破”的一声，身子已经破水而出，轻飘飘在大风大浪的海

上行走了起来。

货船上的船员见柯叔克船长双手抓住长绳，双足却大步在大海上踏浪大进紧追货船，忍不住喝采叫好拍掌了起来。辛巴达一人拉住柯叔克船长渐显吃力了起来，要知道柯叔克船长正迎风破浪逆反而行，辛巴达手上那条长绳不仅要承受柯叔克船长的数百斤的体重，而且另外要承受海风海浪的阻力，这一全数累加起来，辛巴达手上这条长绳所要承受的力道少说也有八九百斤，辛巴达拉绳也有一刻之久，要将这八九百斤力道生生拉住不放长达一刻，本领自是厉害无比了。

站在辛巴达旁边的水手们见辛巴达渐渐不支，知道只要辛巴达大力一尽，长绳一松，柯叔克船长纵然有千万条性命也被那头百年大鱼吃完了。大力水手们各出大手接过辛巴达的粗绳，一时之间有七八人加入拉绳拯救柯叔克船长的阵列。长绳越拉越紧，柯叔克船长离货船是越来越近了，那头百年大鱼离柯叔克船长却渐远了起来。

辛巴达大喝一声：“来啊！加把劲啊！”他这声喝得甚是猛烈粗犷，大伙儿心头都是一震，胸口一热，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在了那条系着柯叔克船长性命的长绳之上。

突然听得柯叔克船长的声音越来越近，却听他高声说道：“我又回到船上了！”

声音还没有落定，他的身子已经凭空跃进了货船之中。

咚的一大响，柯叔克船长双足已经稳稳站在甲板之上，身上虽然浑身湿透，但威猛之势丝毫不减。

辛巴达此时力气用尽，见得柯叔克船长安然无恙重新回到了船上，又往后望了一眼，那头百年大鱼已成了一个大黑点，最后连黑点都看不见了，稍感宽心，全身一放松，

身上不余力，想要走向柯叔克船长，却是不能了。只听得扑通一声响，辛巴达累倒在了甲板上，缓缓喘着悠长的气息。

柯叔克船长对辛巴达等人充满了感激之情。辛巴达等人都对柯叔克船长报以一笑，意思是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举手之劳而已，何足挂齿。

晚餐是很丰富的，船长宴请所有船员，称赞他们在危难之际能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没有独自逃生的人。柯叔克船长特别称赞了辛巴达，他说辛巴达正义感极强，大智大勇，很有大英雄的气概。

船员们都为辛巴达鼓起掌来，大家都知道能得到柯叔克船长称赞一番的人那一定是了不起的人，更何况是他极力称赞的人，那更是了不起了。

大风大浪跟随着那头百年大鱼而去。

货船继续东行。又风平浪静地过了三天，货船已经驶到印度洋。

到了下午的时候，海风陡然刮起，大浪猛地涨起，这一海上风浪惊变没有半点征兆，无声无息地来，却又无声无息地去。

柯叔克船长经验老练，对辛巴达等人提醒说道：“情况十分不妙，似乎是海啸要来临了。”

此言一出，船员们都是大吃了一惊，只要在大海上混过一年半载的，都会闻海啸而色变，胆小一点的还会吓得裂胆。

辛巴达从未出海远航过，所以他不知道海啸的厉害之处。他想问柯叔克船长，但见柯叔克船长脸色凝重，剑眉紧皱，一声不吭地望着前方。辛巴达见柯叔克船长如此慎

重，隐隐约约也感觉到了海啸并不好对付。此时四周寂静无声，似乎声音都被微微的海风吹走了一般。

柯叔克船长张目四望，但见这茫茫大海之中，波涛壁立，哪里有半点陆地的影子？只望得片刻，忍不住仰天长叹了一声，头也不回走向船舱。

此时船上水手们都议论纷纷来了，无非说些怎样逃生的办法，但说过来谈过去，却没有发现一条逃生之路。

大伙儿脸色惨白，想是被还未到来的海啸吓成的。辛巴达暗忖：“大伙儿都怎么这样胆小？海啸还没有来就吓成这个样子，要是海啸真来了，不是要把胆都吓破吗？

就在此时，船头突然有人惊呼了一声：“快瞧，前方那个小不点好像是一个小岛呢！”大家听到前方有一个小岛，精神陡然一振，似乎发现了救命的法宝一样，都纷纷抢步挤到船头去看那个小岛。

这时有人大声说道：“快将船往那前方那个小不点开去。快啊！说不定那是一个小岛呢！”大伙儿只要有了一丝生存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求生是人的本能，眼看大难即将来临，船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大家都想到自己的性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啸要夺去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还不答应呢！

货船的行速立刻加快了，迎风破浪直冲前方那个小不点。小不点越看越清晰了，果然是个树木郁葱的小岛。

辛巴达看到这个小岛立时就想起那条沉睡了数百年的大鱼，这一带海域古怪事情太多，莫非又是一条沉睡了数百年的大鱼？辛巴达把他这个想法说了出来，立刻就有人说他的想法很有道理，千万不要刚脱鱼尾又进鱼口。另有一部分人却反对辛伯达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世间哪有那么

古怪的事情，就算那个小岛又是一条沉睡了数百年的大鱼，他们也要到那里去避一避风头。要知道，这苍茫大海，四周都是波涛拍天，大风掀浪，货船经得起疯狂的海啸几下折腾？时机稍纵即逝，再不行动，那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了。

就在这个时候，大风吹起，海浪惊拍，船首有人人大惊大叫：“不好！海啸来了！”一个大浪迎面朝船首扑了过来。

船首众人纷纷逃往船舱，不敢出来送死。大浪扑到，船身被震得摇摇晃晃，几乎快要倾翻沉海。柯叔克船长叫舵手急速往前方那个小不点岛开去。那个舵手也想活命，听得船长有令，指向的又是一条生存之道，心中一喜，双臂贯力，船舵被他转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海啸虽然厉害，但大伙儿都心存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信念，纵然前方是地狱也要冲过去。

海啸陡起，海上风去突变，惊涛击空，长风扫帆。这艘货船虽然船长身宽，但四周险情迭起，再往前冲得一程，却是再也不能自主了。

浪来涛去，风往风返，风浪上下右右团团裹起又交叉，真似大仗猛战时万箭齐发的情势，单单一艘货船哪里经受得起如此天灾大难。

突然，大帆咔嚓一声大响，紧接着是桅杆从空撞下。碰击甲板大响。船员连连叫苦吃惊，有人早惊叫了起来：“糟糕！主帆杆被海啸折断了！我们的船马上就要沉下去了！”

果然不出那人所料，大浪接连不断袭击而来，货船承受不了大浪的拍击，船身松垮，船首已经破烂，海水咕咕灌进，船底沉重，整艘船正倾斜下沉。

辛巴达发觉海水进舱，心中大骇情急之中，已经抱了一根大木棍。这根大木棍本来是用作换桅杆的，此时却再也和桅杆无缘了。木棍十分粗大，辛巴达一个人还抱不住，料想这般粗大的木棍浮力肯定极大，想到救人第一个便想到了先救好朋友柯叔克船长，他大声说道：“柯叔克船长！快……”“来”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一个大浪劈头盖脸将他打得头脑发昏，手上一松，昏沉之时还想到要紧紧抱住大木棍，至于为什么要死死抱住大木棍，他却想不出来，只知不能丢弃了这棍大木棍，其他的他便不顾了。

辛巴达昏昏沉沉地抱着大木棍不放，他觉得身子虚浮，一看才知货船已经被大浪打得稀巴烂了，茫茫四顾，大海上哪里还有柯叔克船长一千人的踪影？

辛巴达想到生死之交柯叔克船长葬身海底，心头一痛，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任凭木棍随水漂泊。

木棍被他紧紧抱住，木棍飘泊到哪里，他也跟随着飘泊到哪里。忽觉眼皮不断下垂，眼前一黑，眼睛再也睁不开了，但木棍却不离手。

树林怪马

等到辛巴达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觉他身在一片海滩之上。

辛巴达第一个动作就是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他发觉自己的脸颊疼痛难忍，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并不是在白日做梦。

辛巴达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大海上漂泊了多少天，此时肚子饿得前心贴后心，才明白自己在大海上漂泊的日子至少也有两天了。

他重新站起，这一站起大感吃力，他看到前方树林郁郁葱葱，料想没有人家也应该有一些野果树之类的植物。

辛巴达脚步蹒跚地往树林里走去。走到树林深处时，他惊喜地发现了一匹马。那匹马长得非常膘肥，若不是有人用心驯养，它哪里能长得这般好？

辛巴达由这匹肥马便推想到这片树林附近一定有人居住。想到此节，辛巴达心头不由得一喜，这片树林只要有人居住，他就死不了，因为他可以向人家借宿借粮。

辛巴达正要走向那匹肥马，突觉一阵劲风袭来，直扑自己后背。

辛巴达大吃一惊，心头一凛，马上想到有人从背后偷袭自己。这阵劲风十分凌厉，他立时知道偷袭他的人本领不弱，想要回身还击，已经不能，只得避过，脚步向前急

迈，已经跨出了三步。

辛巴达在大海上被大风大浪折磨了几夭，身子早已虚脱，此时能一晃跨出三步，实是尽了生平全力，若不是心存求生之念，要一晃跨出三步，哪里能办得到？

辛巴达跨出三步后，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他本想立脚站稳，刚一收脚力，忽觉后背一痛，暗叫“不妙”，话还没有说出来，他的身子已经不由自主地飞向了前方。砰的一声响，他被摔了个俯跤，这一跤摔得他好生疼痛。辛巴达知道自己虽然极力躲避，但还是着了别人的道儿。他一经摔倒，要重新站起却是极难。他趴在地上听到身后一阵脚步声轻轻走来。辛巴达忍不住回头一望，来人却是一个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土著人。

那个土著人长得非常高大魁梧，皮肤微黑，头上戴着鸡毛帽，古怪之极，辛巴达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只听那人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到我们这里来？”

辛巴达想自己跟他无冤无仇，刚才被他一掌打倒，肯定是冒犯了他，倘若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个土著人想必也不会为难自己。于是辛巴达便告诉了那个土著人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如何沉船后逃生了下来，又如何漂泊到这里。

辛巴达口才极好，讲起他这些遭遇，悲苦之处说得极为煽情，忧愁之处却又说得甚是感人。那个土著人果然被辛巴达说得感动了，待到辛巴达说完，那个土著人已经热泪满眶了。

辛巴达见那个土著人哭得甚是动情，心中好生感激，对这个土著人大有知己之感。辛巴达问那个土著人：“你叫

什么名字？你们这里是一个岛国吗？”那个土著人正要告诉辛巴达，忽见前方海滩上露出了一个黑影，不及细想，立刻拉着辛巴达的手便向肥马对面的一棵大树疾奔了过去。

辛巴达暗忖：“这个土著人的步代并不慢啊！怎么在这么荒僻的岛上都有这等人物？”两个人藏身在大树背后，慢慢蹲下了身子。

过了一会儿，只见一匹大海马缓缓走到那匹拴在树下的肥马面前。两匹马互相嘶嘶了几声，然后神情渐渐温和了起来。

辛巴达轻声问那个土著人：“这匹肥马怎么和海马好上了呀？”

那个土著人神情庄重，一声不吭，两眼只望海马和肥马的举动，并不理睬辛巴达。

辛巴达不好再问，只得也向海马和肥马望了过去。只看了一会儿，便立时明白了原来是海马和肥马要交配。

海马和肥马一交配完，那海马便踢起肥马来了。

那个土著人轻声说道：“来，我们一起去赶走那头海马！”说完，他首当其冲地往那头海马冲奔了过去。

辛巴达紧跟而上，那头海马突然看到辛巴达他们俩个人气势汹汹地向它奔来，立时知道不妙，不等那个土著人拣石头砸它的屁股，早四足并行，已经逃出树林，身子一跃，扑通一声，跳进大海再也不敢冒出头来回望一眼。

这时那个土著人才告知辛巴达他叫巴巴拉，这是一个大岛国，岛上面积宽阔，最高首领是国王；这个岛国尚武，民风淳朴，与世隔绝，不知道岛外的情况。

辛巴达又问巴巴拉刚才海马跟肥马交配又是怎么回事？巴巴拉回答了他海海马和肥马交配，产下来的马那是

世上少见的独特骏马。巴巴拉还告诉辛巴达再过五天一年一度的赛马大赛就要如期举行，到时候全国赛马好手会聚一场，全国几万人观看，那才是热闹无比。

辛巴达是一个好动的人，听得有竞技比赛，心中狂喜，恨不得比赛现在就开始。

巴巴拉牵上那头肥马，然后引着辛巴达朝自家走去。巴巴拉敬重辛巴达是一个英雄，盛情款待了他。杀鸡宰鸭，敬上佳酿，两人吃喝得好不痛快。

辛巴达突然想到了生死未卜的柯叔克船长等人，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泪水还是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停顺颊流下。

巴巴拉问了他的情况，便也是长叹了一口气，喝了一碗酒，大声对辛巴达说道：“只要柯叔克船长他们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辛巴达抓起一个酒坛，朝巴巴拉一敬，说道：“先干为敬！”头一仰，那个酒坛立时倾倒出一条酒线直往辛巴达的口中落去。

只听得咕咕咕一连几声响，那坛酒被辛巴达喝了一大半。巴巴拉手一伸，抢过辛巴达手中的酒坛，无丝毫顾忌，仰脖子张口便喝落入他嘴巴中的酒。

这一坛酒两个人分半喝完，彼此都互相佩服对方豪气干云义薄云天，胸罗大英雄大豪杰的气概。

辛巴达在巴巴拉家一连休养了三天，这三天巴巴拉款待辛巴达款待得非常豪爽，餐餐有鱼，顿顿有佳酿。

辛巴达饭量很大，酒量也不小，只吃喝得辛巴达不好意思起来，忙叫巴巴拉随便煮点饭菜就行，不要每餐每顿都搞得这么丰盛。

巴巴拉只是叫他不要客气，他说家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随便吃些东西。辛巴达无气又恢复了，人比任何时候都有精神。

辛巴达知道这些都是巴巴拉的功劳，心中对巴巴拉的感激就算是千言万语也不足以表达。

辛巴达心里想：巴巴拉日后有什么要我做的，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替他去闯一闯。想到这里，辛巴达突然感觉胸口一痛，但马上就消失了。辛巴达只是觉得奇怪，也没有如何在意。

第五天一大清早，巴巴拉把辛巴达叫醒了。巴巴拉告诉辛巴达今天是岛上一年一度的赛马节，场面十分热闹，反正左右闲着也是无事，不如去瞧瞧赛马盛况。

辛巴达见巴巴拉激动的神情，不好拂其盛情，自己也热爱赛马，当下一口答应了下来。

巴巴拉和辛巴达换上劲装，走到后院马厩，身子一跃，跨上骏马，两腿在马背上一夹，立时两匹马飞奔向前，出了院门。

抵达岛中心赛马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此时赛马大会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辛巴达连声说道：“唉呀！还是迟来了一步！可惜！可惜！”

辛巴达为好朋友巴巴拉叫苦，两个人一路风尘，不敢停顿丝毫，没想到还是迟了半个小时。一开始就没有为好朋友巴巴拉做好事情，辛巴达愤愤不平，引为恨事。

却听巴巴拉笑道：“这不怪你！不过，先到有先到的坏处，后到有后到的优势。”

辛巴达见巴巴拉笑得极其神秘，不知道他后半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辛巴达不明就理，还道巴巴拉对迟来之事

不以为忤，自己心中倒是一宽。

赛马大会一年才举行一次，岛上在民非常重视这次盛会，所以搞得非常隆重。

会场上人山人海，肩并肩，脚碰脚，场面十分热闹，赛马场却是一个环形长跑道。辛巴达微微一惊，暗想：“我们平时赛马选择的都是大草原或是非常宽阔的地方，万万没想到这个岛国却用环形跑道作赛马场，奇怪得很。”

巴巴拉全神贯注地瞧了一会儿赛马场的赛马情况，情况却颇让他失望，忍不住自言自语了起来：“怎么这次赛马大会的参赛选手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这样的水平也敢来参加比赛，这不是把观众当猴耍吗？”

辛巴达道：“巴巴拉老兄你说什么来着？什么一年不如一年？”

巴巴拉低声对辛巴达说道：“我说的是这些赛马的人。我们再静观一会儿，不妨我们俩个人也去赛一赛马！”

辛巴达急道：“我可不懂你们的规矩，不比也罢！”

巴巴拉笑道：“不是我自夸，像场中那些脓胞还没有人能胜过你我二人。”

辛巴达说：“没有人能赛过你，我倒相信。但我却是不行的。”

巴巴拉说：“辛巴达老弟，你不用害怕。我告诉你赛马的规矩就是了。”巴巴拉当下便对辛巴达说了赛马的规矩。

辛巴达这才知道只要围绕那个长环形跑道连跑五圈，而这五圈之中有五五二十五个大土坑，若赛马者连人带马能安全跨过这二十五个大土坑，最先到达终点的便是胜者。

巴巴拉又告诉辛巴达前面半个小时已经有六队赛马者比过赛了，没有一个能够安全跨过那二十五个大土坑。有

的是一个大土坑也跨不过，最厉害的也只跨过了五个。有个参赛先手厉害得很，他一口气冲过了五道土坑，待跨过第六个大土坑的时候，胯下马匹已经累得精疲力尽，跃倒半空，眼看就要跨过第六个大土坑，不想却是强弩之末，大势已去，连人带马摔落大土坑中，立时尘土飞扬，显然人马摔得不轻。

辛巴达对巴巴拉说道：“这赛马过程看似简单无比，只要跨过二十五个大土坑便胜了，但那大土坑却是又宽又深，坑宽少说也有三米，深度却是看不清的，难度挺大。”

巴巴拉却指大会场东侧的一块大招牌说道：“你瞧招牌写的是什么？”

辛巴达依言望去，但见大会场东侧高台上却是国王等宫廷显赫人物端坐在那里，高台下立有一块金子锻造的大招牌，大招牌上用金镀了四个赫赫大字：胜者为将。辛巴达立时醒悟原来巴巴拉想当将军，只是转念一想参赛的选手都有这个想法，想想场外也有不少有这种想法的人，将相爵位谁见了不心动？

巴巴拉对辛巴达说道：“瞧清楚了吗？我就是这个意思！”

辛巴达说道：“既然老兄有这个想法，我便陪你一起进去走一趟。”

巴巴拉哈哈大笑道：“这才是好兄弟嘛！我们有难要同当，有福要同享。”

辛巴达淡淡一笑：“只要巴巴拉老兄胜了，我比谁都要高兴！”

巴巴拉皱了皱眉头，说道：“现在已经举行到了第十场了，还有最后两场比赛就要结束了。此时虽然没有一人能

够跳完那二十五个大坑，但是越到最后赛马精英越是聚集。前面的都是一些糟粕，后面的却是精华。”辛巴达点了点头。

巴巴拉看了看自己的坐骑又瞧了瞧辛巴达的坐骑，又道：“虽然我们乘坐的这两匹马都是千里马，但我这匹马脚力却要比你那匹马快些。你是客人，我们互相交换一下坐骑吧！”辛巴达不知道他此时乘坐的骏马实际上比巴巴拉的那匹要强，但辛巴达哪里知道这一细微小节。他还以为巴巴拉谦虚，连忙摆手说道：“不，不，我们不换！你骑脚力快一点的，取胜的机会就更大一些。如果一交换你的亏便吃大了。”

巴巴拉暗暗叫苦，想到刚一上马的时候就不应该让辛巴达选择那匹最棒的千里马，现在提出交换的要求，辛巴达还以为自己是对他好呢。他一心想让自己取胜，倘若没有辛巴达屁股下面坐着的那匹骏马相助，一切都枉然。此时若不向辛巴达讲清楚，等一下大赛一开始要讲都没有没有时间了。

当下巴巴拉又说道：“辛巴达老弟，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有难共当，你此时有难，怎么不让我这个做哥哥的分担你的困难？”

辛巴达惊讶地说道：“我有什么困难？”

巴巴拉突然灵机一动，说道：“如果这次赛马大会你不取胜的话，你就做不了将军，你做不了将军，你就得不到一艘大海船，没有了大海船，你就不能返回你的故乡，道理就这么简单，你不要耽误时间了！”

辛巴达听得巴巴拉这环环相扣的推理极为正确，心中一动，想到自己如果不乘船回归故里就要客死他乡了，这

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啊！辛巴达不愿意一生就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岛国度过，他还要去闯荡赚钱为家争光，荣归故里呢。但辛巴达也不愿意巴巴拉因为照顾自己而错失当将军的机会。权衡轻重，最后辛巴达还是以义气为重，最算自己不能回归家乡，也不能让巴巴拉错失当将军的机会。

巴巴拉一心想换取辛巴达的宝马去竞赛夺取将军大位；而辛巴达一心想让自己的劣马换取巴巴拉的宝马，他只想让巴巴拉乘着快马去夺取将军大位。就这样两人的误会越弄越深。

此地，第十一场赛马开始了，六个骑手都十分敏捷，胯下的马也是好马，转眼之间，六匹马都同时飞跨过了七个大土坑，人跃马跨，六人六骑并驾齐驱了起来，场外此时才响起了热烈的喝采声。

巴巴拉和辛巴达眉头都是微微一皱，想到第十一场好手济济，到了最后一场那就是精英荟萃了。时间已经不多，再耽搁，连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巴巴拉皱眉的是不想让辛巴达骑着宝马跟自己竞争。但辛巴达皱眉的是希望巴巴拉竞赛成功，他心里哪里有和巴巴拉同场竞技的意思？

辛巴达认为自己骑的是劣马坚决不跟巴巴拉换马，免得坏了他的好事。巴巴拉又不好点明辛巴达所乘坐的马匹就是宝马，心中恼怒辛巴达不识趣，自己用心良苦却枉操心一场。

眼看第十一场赛完，那六位骑手仍然没有人跨过二十五个大土坑，最厉害的一个，跨到第二十三个大土坑时，又是人马仰翻，半途而废，气得那位骑手大哭大闹了起来，满口怨言，说什么老天存心跟他作对，不给他面子。最后

一句说的是：“他妈的，老子这个将军也当不了，我一泡尿尿死你这狗眼看人的老天爷！”

那粗大汉果然扒下裤子就把一泡尿朝天尿了上去。别的失败者是眼泪如雨而下，而他却是尿水似火箭一样直射天空。待到几个士兵跑进赛马场收拾处理他的时候，他已经手舞足蹈，狂笑不停，已经疯了，却是想当将军想疯的。

最后一场赛马的预备铃声已经敲响了，巴巴拉心里一急，朝辛巴达没好气地吼道：“你跟我来！”说完两腿大力一夹，坐骑直向预跑场奔去。辛巴达不敢怠慢，催马紧跟而上。

巴巴拉临时报了名，主考官开始不答应，后来辛巴达恶狠狠朝主考官瞪了一眼，那主考官见了辛巴达和巴巴拉都长得极为粗犷，心头一凛，不由得气为之一夺，端的是先声夺人，主考官只得答应了巴巴拉和辛巴达参赛。

此时，第十二场赛马大赛有八个骑手参加竞赛。辛巴达朝其他六个骑手望了一眼，但见那六人长得都很魁梧，手臂粗长，想是臂力极强。又见他们六人的坐骑都是极为骠壮的高头大马，心头一凛，知道遇上了劲敌，想要战胜超过他们六人却并非易事。

辛巴达又望了巴巴拉，但见巴巴拉神色凝重，向着前方，一声不吭，冷酷得很。

辛巴达心想：“巴巴拉一心想取胜，那我就助他一臂之力。我待会在赛马场上捣一些乱，耍点小聪明，骚扰其他那六个骑手，让他们都不能安心竞赛，到时候巴巴拉必胜无疑！计较已定，心头暗暗欢喜。

只听得主考官在后台上大喊一声：“赛马开始！”他的话音还未落下，八匹骏马立刻像离弦的箭一样直飞奔向前

方。

噔噔噔，一阵大响，八匹马同时起跃同时落定，马蹄声并排响起，好似一匹马在奔跑一般。

片刻之间，便轻而易举的跃过了七个大土坑。

这大土坑是赛马的障碍，坑深坑宽，若是一不小心，不禁人仰马翻，这一摔下来，不摔得半死也会摔成重伤。虽然骏马神速，但骑手们也不敢轻视了这些障碍重重的大土坑。赛者望到这些大土坑先是惊虑后来却是欢喜了。要知道堂堂一国之将相大位，若不经历千征万战，岂能随便得到，对比千征万战和二十五个大土坑，当然是跨过二十个大土坑划算多了，捡着这个现成便宜不要，谁愿意去效死征战沙场？

八匹骏马又跨过了六个大土坑，已经到了第十四个大土坑前。只听八人齐声大喝：“起！”身子上跃，双手提缰，胯下骏马又跨过了一个大土坑，直奔向第十五個土坑。眼看胜利在望，将军大位近在眼前，八人心头都是一凛。

辛巴达骑下坐骑已经渐显优势，它已经带着辛巴达领先其余七人三步，但如此寸步不让的竞赛，别说领先三步，就算是领先一步也是已经稳操了胜券。辛巴达看到自己的坐骑越跑越快，丝毫不显疲惫；而其余七人的坐骑却已经嘶嘶而鸣，粗粗喘长气，显然是脚力渐渐不支了。

辛巴达瞧见巴巴拉满脸愤怒之色望着自己，但怎么也不明白巴巴拉为什么会作这等神情，想到一事，暗叫不妙。

原来他想到的是他胯下的坐骑之所以这么卖力驰骋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再过一会儿，它就会累得精疲力尽，只能趴在地上再也不能和其他七匹骏马一争长短，力比高低。

辛巴达想到这里转念又想到这些天厚待自己的好朋友巴巴拉，此时他的坐骑只能和其他六位骑手并驾齐驱，再这样耗下去，再比过几个大土坑，巴巴拉要想独占鳌头那是难上加难了。本来巴巴拉的马匹和其他六个骑手的马匹只在伯仲之间，说到底他的那匹马是最差劲的一匹，比到最后，即使能将二十五个大土坑全部跨过，但胜利的还是那些坐骑比他强的人。

辛巴达一心只想助巴巴拉取胜，他料到自己的坐骑马上就要不行了，岂时不阻拦那六个骑手更待何时？计较已定，当下勒马回身，减慢了速度。

此时辛巴达后面有四匹马紧追而上，这四匹马脚力都是奇快，虽然和辛巴达的快马只隔五步远，但这五步远对它们来说只是举足之劳，四脚并用，两下便赶得上，眼见辛巴达的快马缓缓慢行，后行之马和前行之马只隔一步之遥了，若后行之马不刹住脚力，前后之马必定会相撞。这一相撞，后行之马的前进力道是何等奇大，两马不撞伤便会撞死。

辛巴达早料到这此悲惨的后果，但想到巴巴拉可以借此机会一跃向前，夺取将位，只要报答巴巴达一饭千金的恩情，死也无憾了。

辛巴达后面那四位骑手见辛巴达突然勒马缓停，眼看自己的马头就要撞到辛巴达的马屁股上，识得厉害，心中虽然骇极，但手上臂力却并不敢松懈半点，双手大力扯住缰绳，身子极力后倒，缰绳绷紧。只听得众马齐声嘶吼，四匹马头陡然昂起，八只马蹄独立半空，四位骑手硬是拼了性命勒住了前冲的马头。

就这么一停一勒，巴巴拉的骏马以及另外两匹没被辛

巴达挡住的骏马早并驾齐驱直冲第十九个大土坑去了。

辛巴达见他这么一停只挡住了四匹马，还有两匹马侥幸逃过，心中不平，哼了一声，又笑呵呵回头向那四位骑手歉意说道：“哈哈，得罪四位了！走先！”伸手往马屁股猛地一拍，胯下神驹又风驰电骋般去追前面那两匹逃脱的骏马去了。

那四位半途陡然受阻的骑手无缘无故地被辛巴达戏耍一番，心中勃然大怒，四人都想戏耍事小，但耽误他们夺取将军大位事情可就大得没法用赔礼道歉的方法能解释得清楚。他们眼见巴巴拉他们三人已经跨过第二十个大土坑，而自己却仍然停在第十八个大土坑里，不由得勃然大怒。

那四人人虽然被辛巴达耽误了竞赛时间，心里忿怒但看到巴巴拉三人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又跨跃过了一个大土坑，离终点只有四个大土坑了，自己好不容易冲过了十八个大土坑，虽然别人领先，但说不定领先之马跨到第二十四个大土坑时却再也跨不过去了那也是有的。他们存着侥幸心理，不敢怠慢，挥鞭抽马，骏马又飞快地向前冲去。

辛巴达最担心的是前面和巴巴拉并驾齐驱的那两个骑手，虽然胜利在望，但巴巴拉身旁有两个劲敌形影相随，想要轻易胜过，那是极难。辛巴达不知道胯下坐骑是这八匹骏马中跑得最快的一匹，他心里一急，情不自禁双腿一夹，神驹又飞驰电骋了起来，噔噔噔几声跨跃几个大土坑，又和巴巴拉他们三人并驾齐驱了起来。

那两个骑手见辛巴达的坐骑如此神速，心中骇然。辛巴达往前一望，离第二十五个大土坑只有三个大土坑了，时间紧迫，再不动手阻挡和巴巴拉并驾齐驱的那个骑手，那巴巴拉便没有取胜的机会了。当下不及暇想，左手马鞭

递交右手，啪的一声马鞭脆响，紧听着听得“啊呀！”一声惨叫，那个奔在稍前的骑手被辛巴达右手挥出一重鞭击中后背。这一重鞭挥击出去力道何等奇大，那骑手只顾向前冲去，后背虚跃，已无挡力，随手一鞭就可以将他打落下马，何况是辛巴达这重重一鞭，那人不落马那才是怪事。巴巴拉见少了一个劲敌，信心倍增，精神大振，挥手后击，马屁拍得是有节有奏，比辛伯达重鞭击中那骑手后背还要响。

辛巴达见一鞭重击成功，又右手马鞭交换到左手，手起鞭落，他身旁近在咫尺的那位争夺将军大位的骑手也可怜巴巴被击落下马。

想是这位骑手有先见之明，他料定辛巴达除去前锋必定会回来摆平他这个后卫，所以早在背上鼓足了劲，待到重鞭击到，也有一个照应，虽然落马但总比前面那位仁兄摔落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久久不吭一声生死未卜要强得多。

巴巴拉在他的骏马上瞧得辛巴达仗义连续为他除去六位劲敌，想到将军大位正虚位以待，心中狂喜，忍不住大叫一声：“我胜利了！”忽觉胯下一松，低头一望，只望得目瞪口呆。原来他的坐骑果然跨不过第二十四个大土坑，马身虽在半空，但前跃之力却再也没有了，此时正往土坑里坠落。

巴巴拉万念俱灰，什么千里神驹，什么将相权位只在他脑中一闪即逝。就在这个时候，巴巴拉忽又觉得自己左肩一紧，身子又有上升之势，知道情势大变，立时明白是辛巴达伸手及时搭救了自己。当下气运双肩，下身顿轻，辛巴达要提携自己那自是方便多了。

果然，听得辛巴达大吼一声：“起来！”巴拉只觉自己数百斤的身子轻飘飘在半空中翻了一身，臀部一挫，自己已经坐在了辛巴达的屁股后面。这时胯下神驹已经四蹄腾空正在跨跃最后一个大土坑！

巴巴拉此时满脑子全是将军大位、荣华富贵、妻妾成群，至于辛巴达助他前行、救他上马这些大恩大德，早抛到七匹马之外去了。眼见辛巴达坐在自己面前，心中一痛，转念想到的却是辛巴达已经正伸手摘取将军桂冠的情景，巴巴拉再也想不下去了，情不自禁劲贯双掌，猛地往前一推，打中了辛巴达的后背，辛巴达已经被打飞向前跌去。忽听巴巴拉大叫一声“啊呀！”他的身子已经脱离了那匹神驹，半空坠落，硬生生摔坐在最后一个大土坑之中。

原来巴巴拉运劲时，下身去虚晃得很，辛巴达身高膀阔、虎背熊腰，他双掌全力前推，虽然将辛巴达打飞出去，但他掌上所受的反弹力道却也不小，上身受阻、下身虚晃不定、神驹倾力前冲，这一弹一倾一晃三种力道从不同方向招呼到巴巴拉的身上，周身猝然受袭，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也非得摔落下马不可。

巴巴拉一摔坠地，屁股已经坐烂，下身从此瘫痪，再也站不起来，再也不能和别人比高了，因为他只有平常人的一半高。

此时赛马场终点欢呼声大起，辛巴达好端端地坐在神驹之上，辛巴达成了这次竞赛桂冠将军，国王起身离座，立刻赐封他为“马头将军”。

原来辛巴达被巴巴拉双掌打飞出马后，意念惊警：“我救了巴巴拉上马，难道他还要将我打下马去吗？”心念电光火石闪了一下，不敢怠慢，此时他已被巴巴拉的掌力震翻

身子直冲马头前方，翻眼瞧着又长又浓的马鬃就在面前，不及细想，伸手死死抓住不放，身子借这一阻力向里一翻，左手已牢牢抓住马头厚皮，右手一撑，全身又倒翻了过来，处境危险无比轻轻巧巧重新回归坐骑之上。这几下免起鹊落端的惊险无比、扣人心弦。

就在辛巴达身子被震飞直到他死死抓住马鬃这瞬间，全场观众都屏声敛气，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不管是敌是友都希望辛巴达能够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待到辛巴达轻轻巧巧安全坐归原位时，全场寂静无声的气氛才被打破，立时有许多人为辛巴达高声欢呼了起来。

辛巴达走到巴巴拉的面前，此时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巴巴拉其实早就有在赛马场独占鳌头的野心，但想到赛马场高手济济，精英荟萃，单凭自己一人一马之力决计胜不了那么多在马上纵横大半生的老骑手。所以他只有在马匹上打主意，他从一个神秘老人那里得知用肥胖的母马和海马交配，产下来的马匹长大后行走如飞，日行千里不在话下。于是他天天用肥胖母马在海边树林勾引海马，那天他的方法成功，碰巧遇到了落难的辛巴达。他在辛巴达后面推出一掌就试出了辛巴达的本领，他觉得辛巴达根底不错，只是一时疲劳过度，没有恢复元气，倘若恢复元气，自己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他假情假义地款待了辛巴达。辛巴达自然不知情，自然感激他的救命大德了。

那天他想到了在赛马场上借辛巴达之手打扰其他参赛选手，让辛巴达缠住那些赛马好手而他却一马当先，独占鳌头，稳操胜券，胜利只在咫尺之间，将军大位唾手可得，取之易如反掌。想到这些他觉得在辛巴达身上浪费几只鸡几只鸭几瓶酒不仅自己丝毫未损而且对竞赛夺位更是有益

无害。

今天一大早起来，他忘记了他培育出来的万里神驹是拴在出院门口的左边木桩上，另外一匹稍逊风骚的宝马却是拴在右边的木桩上。他习惯往右边走，所以他也就习惯性地跃上右边木桩边拴着的马驹之上，而辛巴达却鬼使神差地爬上了神驹。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天意如此，巴巴拉却要逆天而行。

巴巴拉一直耐心等待最后一场竞赛，他毫不犹豫地临时加入了竞赛圈子。辛巴达半途中帮他除去了强敌，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机关算尽，终是将所有的不幸都算到了他的头上。

辛巴达念及巴巴拉在自己快要饿死的时候给了几天丰盛的餐食，这等恩情远非一饭千金那般浅薄了。辛巴达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大英雄，他自然不会把巴巴拉对他的恩情忘记。他不再计较巴巴拉刚才推他下马的邪恶动机。他宽容了巴巴拉对他的过错，他原谅了巴巴拉对他的不仁不义。

古井宝藏

辛巴达并不贪图荣华富贵、将相权位。他觉得今天自己侥幸得胜，实是卑鄙无耻，他靠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凭借几下雕虫小技取胜，这种比赛一点都不公平，更谈不上公道。辛巴达知道自己胜之不武，虽胜却比那六位落马失败的骑手更丢人现相。他现在听到的赞颂声，虽然知道别人是真心祝贺他得胜，但他心里却并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场内场外几万人马都朝他口吐唾液，飞指横戟，臭骂他卑鄙、阴险、狠毒，和禽兽没有什么分别。此时的颂扬声在他听来却是骂声。他再也听不下去了，将将军桂冠戴在巴巴拉的头上抱起巴巴拉，跃上神驹，双腿大力一夹，骑着神驹，奔出了赛马场，头也不回直奔他落难时的海边树林。

辛巴达远远听得那个肥肥的国王在高台上大叫：“马头将军！马头将军！快回来！我封你做虎头将军行不行？”

辛巴达一手抱着奄奄一息的巴巴拉，一手拉着缰绳，国王的封爵赐位之声渐渐不在耳边响起。此时此刻的巴巴拉心无他念，他从高高的马屁股上陡然坠落，一失足成了废人，心中万念俱灰，生死茫茫，不知所措了起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死去，还是该苟活，任凭辛巴达骑马狂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让辛巴达看得好生心痛。

待到辛巴达纵马赶到巴巴拉的家里时，巴巴拉已经气

若游丝了。

辛巴达进门看到桌上那些当日一起共餐同饮的碗具，辛巴达仿佛又看到了两个人一起狂喝豪饮的样子。马上故人就要西去，泪水忍不住长流不断。

这时巴巴拉发出极其微弱的声音：“辛...伯...达，我...告...诉...你，我家...后院的枯井...藏有很...多金银...财宝...你...”说到这里，巴巴拉已经断气死去了。

辛巴达再也忍不住，将死去的巴巴拉揽入自己怀里抱头痛哭了起来。泪水和哭声掺和在一起，凄苦惨哀，远远传了出去。

辛巴达到树林挖了一个坟墓，将巴巴拉葬了。他想把那顶将军桂冠也埋进坟墓为巴巴拉陪葬，但想到巴巴拉生前就是因为这顶沽名钓誉的将军桂冠而死，心口一热，双手一拍，一顶高高的将军桂冠被辛巴达，拍得粉碎。

安葬好巴巴拉后，辛巴达想起了巴巴拉对他说的遗言。辛巴达马上往后院枯井跑去。辛巴达站在枯井边朝井底望了望，只见井底一片漆黑显然是深不见底。辛巴达立刻找来一个火把，移到井边，又向井底望了望，这次虽然看见了井底，但井口到井底少说也有五六十米，要想沿壁而下，却非易事。

辛巴达又回到屋里找到了一些粗硬绳索，一一将它们尽数拼凑了起来，不一刻便拼凑成了一条长达四五十米的大粗绳。虽然连结处绳头众多，但除此方法外更无其他妙法，只得凑和着用上一用。如果绳身够长，自是妙得很，如果不够长，又可以续补。辛巴达另外还担心的是如果是一条封有几十年的长绳，要下几十米深的枯井自是凶险无比；但如果自己一截一截地将绳索连接起来，绳索牢固与

否，自己一试便知，这样安全性能却是由自己掌握了，自己的性命却又是少了一份凶险。

辛巴达折腾到傍晚，他终于从井底重新安全回到井口。他今天的收获颇丰，井底深处果然正如巴巴拉临死所言全是金银财宝。至于这批金银财宝为什么会藏在这个枯井里，辛巴达早借火把焰火看清了井壁所刻的文字内容，原来巴巴拉祖辈都是将军，他爷爷正值壮年时战死沙场，从此家道没落了下来。但祖辈保留下来的金银财宝却完好无损地深藏在枯井井底。这个家族秘密一直只传男不传女。巴巴拉一直想凭借自己的本领和家族巨宝重振家族雄风，再当英武将军，这样说来巴巴拉只是为了继承祖辈基业，他一心想争夺回将军大位也是在情理之中。

辛巴达自恃：“巴巴拉隐居在这么偏僻的树林定然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世，生怕别人一知道他的身世，便来抢夺他家的祖传珍宝，如此用心良苦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辛巴达自己取了一些财宝，井底的财宝无数，辛巴达并不认为他是在盗取巴巴拉的祖传珍宝。要知道，巴巴拉在临死的时候告诉了辛巴达这个祖传秘密，辛巴达自思：“若不是巴巴拉有心要送我一些金银财宝，他也不会告诉我这些了。”所以辛巴达取了巴巴拉家一些财宝，心下却极为坦然。

辛巴达每天都要到大海边张望远方有没有帆影出现，假设有，他回归家乡却是大有希望了，要是没有看来他就只能一生陪着这几间树林小屋了。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情况终于有了好转。有一天，辛巴达信步又来到海边向远方张望。他看到了大海的西侧远远驶来了一艘帆船。这一个发现令辛巴达欣喜若狂。辛巴

达脱下衣服朝着远方那艘帆船大力摇衣招手了起来。

那艘船似乎是瞧见了辛巴达招手呼唤的手势，正慢慢朝这边驶了过来。

帆船越来越近，终于来到了辛巴达的面前。辛巴达看到船首那高大汉子似乎跟自己以前的一个老朋友极为相似，辛巴达擦了擦眼睛，定睛再看，不是当日沉船后失踪的柯叔克船长又会是谁？

辛巴达胸口一热，脱口而出：“柯叔克船长，是你吗？我是辛巴达！”

帆船船首那人正是柯叔克船长。他立刻对站在海滩边上的辛巴达高声说道：“我是柯叔克！辛巴达，真是你吗？”

很快辛巴达就登上了大帆船，肩膀上还背着一包几百斤重的金银财宝。柯叔克船长把辛巴达请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又请辛巴达饱餐了一顿。

吃饱喝足后，辛巴达要求柯叔克船长讲述讲述当日沉船长的情况。

柯叔克船长告诉了辛巴达那天沉船的情况。那天柯叔克船长等人被一个大浪打沉到水面下，等到再次浮出海面的时候，辛巴达以及另外一些船员都已经不见了。船长身边只存活着七八个人，他们以为其他的人都沉到海底去了。他们没办法只好捞住一些粗大的船板，借着船板的浮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上了大陆。这一次出海不仅货物全失而且还让货船以及一些船员都沉没海底。

柯叔克船长等人重新返回故乡，又组织了一批海员乘上一艘帆船再次出海，直驶东方。

柯叔克船长他们能够重新找回辛巴达，那自是辛巴达的运气了。辛巴达将自己落难的情况说了出来，但有些细

节他却没有告知柯叔克船长，例如辛巴达下枯井取金银财宝这一细节。并不是辛巴达不想让柯叔克船长等人发财，而是巴巴拉临终的愿意只是让辛巴达取一些财宝，并没有叫他全部取走。所以辛巴达把这一细节隐瞒了。

当柯叔克船长问他这几百斤的财宝是从哪儿来的。辛巴达不得不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是国王见他英勇无敌、高风亮节，便赏赐了一点财宝给他，他也没有想到国王所说的一点，竟然是几百斤，当真是王者出手，一掷千金。

柯叔克船长等人好生佩服辛巴达，一些想赚大钱的水手却又是佩服又是羡慕。他们佩服的是辛巴达的英勇，羡慕的是辛巴达只赛一场马便领取了这么多金银财宝。说实话，这些金银财宝够整艘船员花十年了。

辛巴达生性豪爽，他从包袱里取出了一百斤金银财宝，船上有三十余人，辛巴达每人送上三斤金子。那些船员见辛巴达一见面就送出三斤金子作见面礼，这等豪爽，却是见所未见。

柯叔克船长等人此次出海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找上次遇海难流落海岛浪屿的船员。在大海上寻找多日却只寻回了辛巴达，知道再在大海上盘旋也是枉然。因为那次海滩至今时间相隔甚久，此时寻找，那不是刻舟求剑吗？大家想的都是今日能侥幸寻回辛巴达那就是上天给的面子，其他船员若是还活着自然有机会碰见，倘是沉到海底，那不是他们能够解救得了的事情。

柯叔克船长等人这次所带的货物没有上次得多，不过这次他们也不敢多带，他们时刻记着上次出海船翻货沉，当真是人船两失。他们再也不敢胡乱涉险，只敢带上少量货物沿途贩卖，出海前大家早有协约，一旦找回生还的船

员，应该立刻将生死船员送回家乡。

帆船折帆转航，由东返西，木桨起落，桅杆竖帆，浪推风吹，帆船平平稳稳返回巴格达大都城。



第三章

第二次航海

巨蟒缠身

辛巴达一回到巴格达，立刻他就成大富翁，他将那三百多斤金子珍宝兑换钱币，钱币多得几个大房子都装不下。辛巴达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就传遍了巴格达大都城。

辛巴达昔日那些狐朋狗友又来奉迎他了。辛巴达站在自家门口将那些混蛋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些混蛋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正视今非昔比的辛巴达。

辛巴达落难海岛又神奇地回归故里的传奇故事没过多久就扬名了天下，外地有很多人人都知道巴格达城有一个著名人物名叫辛巴达。辛巴达并不喜欢一些意料不到的荣誉和称号落到他的头上，他也不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但别人仰慕他的名声，硬是要把一些名号强加在辛巴达的头上。

没过多久，辛巴达厌烦了这种生活。他很担心他会像当年继承他父亲的遗产那样生活，到时候又把家产挥霍得一无所有。

辛巴达在海岛上生活了长达半年之久，他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那种和大自然同呼吸的自由生活。他决定再次出海远航，他还想赚更多的钱。他安排了一个对他非常忠诚的远房亲戚管理他的家产。然后他带了一笔旅费搭乘了一艘大海船出发了。

船依然向东方行驶，因为东方是富饶的地方，那里物

产富饶、商业发达，非常适合进行贸易买卖。很多到东方做买卖的商人都发了财。

船上有多人都知道辛巴达的大名，他们都来恭维辛巴达。辛巴达刚开始出于礼貌还跟他们答上了几句，到最后他实在和这些只会吹牛拍马的商人交谈不下去了，最后的最后，他见那些人不闭嘴，于是他自己闭了嘴。

那些商人见辛巴达不再搭理他们，幸亏他们还有点自知之明，料到辛巴达不屑和他们交谈，他们便不再和辛巴达交谈了。辛巴达耳根清净，心情陡然好转。

此时大海风平浪静，商船前后站立的人都大叫好天气。但辛巴达却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他认为海上风云变幻莫测，风浪随时突变，没有规律。

辛巴达放眼四周，但见远方乌云缓缓移动，堆成一座又一座的小山头。茫茫苍海，水波不兴，浪涛不起，不见鸥鸟低飞高翔，没有海鱼窜出跃摆，没有风没有浪，大海寂静得吓人，似乎所有的声音都沉到了海底。

辛巴达凭借他在大海上生活了半年的经验，立刻判断出暴风雨就要来了！当然辛巴达并没有马上将这个信息告知商船上的商人们，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任何预测任何判断都不成立，人们只相信事实。

辛巴达把他的判断告知了船长。船长不以为然，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老家伙，他对辛巴达说他在大海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他没见过，暴风雨就要来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辛巴达非常失望，知道这艘商船有这么一个船长不出事才怪。辛巴达又劝告了那个老船长几次，那个老船长到最后朝他挥挥手，示意他出去，不要再在他面前胡说八道，

烦人心绪。

辛伯达嘿嘿嘲老船长冷笑两声，说着：“我们此时都同在一条船上，本来应该同舟共济，但此时形格势禁，已经由不得你了。”老船长也冷冷地说道：“你想怎么着？”

辛巴达道：“我哪里敢在老船长面前怎么着！但暴风雨转眼便到，你身为一船之长，如果还不把这个消息散播给船员们得知，满船几十条人命都是你害的。你可要想清楚了！”辛巴达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言辞尖刻，自有一股威慑之势。

老船长心头一凛，但口里却道：“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扰乱人心。再胡说八道半句，我一掌便把你打出船去！”

辛巴达冷笑说：“你的本领再高，但未必能一掌将我打出船去！”

老船长心中恼怒辛巴达当着这些船员的面扫他威风，也不再作声，身形一晃，右掌平张，横臂拍向辛巴达的左脸。

辛巴达早有防备，也不避让，腾出左掌，向外格出，要将老船长的威猛右掌格架开去。老船长见辛巴达出手不凡，心头又是一凛，但自恃年龄辈份都比辛巴达高，明知这一掌拍出伤不了辛巴达，辛巴达左掌格出却要截伤自己左手腕，但他还是硬生生拍出了这一掌。只听“啪”的一声响，辛巴达以左掌截开了老船长的横扫右掌。

老船长右手腕关节隐隐生痛，知道辛巴达是一个厉害角色，不敢怠慢，左掌倏地从胸侧推出，他想一掌偷击辛巴达的当胸。又听得“啪”的一声响，不过这次响声却是奇大，原来辛巴达也从胸侧推出了一掌。辛伯达截击老船

长右掌成功，立即抢发一掌直击虚露的当胸。两个人都想到同一处，功夫却是如出一辙，似乎事先约好了要互打对方一掌一般。

两人掌风一碰，立时向后跃开，凝神待敌，不敢胡乱出手。他们俩个人经过这一截一推，立时试出了对方的本领都十分的高强。

就在这个时候，船身突然猛烈地震动摇晃了起来。辛巴达暗叫不好，这时船舱外跑进了一个神色紧张的水手，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暴风雨来了！”

老船长脸色立时尴尬了起来，当下转过脸去，不再着辛巴达。

只听老船长高声说道：“大家做好准备，不要害怕！要团结！”

辛巴达心道：这才是人说的话！

船员们听得老船长发号施令都依言而动，各自奔回各自的岗位，片刻之间，船员各归其位共同对付这场突发的暴风雨。

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死有命，其命却在其人。

暴风雨来得甚是猛烈，片刻之间，商船的后桅杆咔嚓从中齐腰折断。船员听得后桅杆从中折断，那折断声远远传去，却近似在耳边折断一般。

老船长以及船员都心惊胆颤了起来，辛巴达却丝毫不惊慌，他早料暴风雨随即而到，心中早胸有成竹，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当下快步走出船舱走向船甲板。

老船长朝辛巴达喊道：“你要干什么？”

辛巴达想到后桅杆既然，被暴风雨吹断，那么中桅杆

和前桅杆也有被暴风雨吹断的危险。辛伯达想拯救中桅杆，倘若中桅杆也折断，商船必然危险无比。

辛巴达不答老船长的话，只是急步往中桅杆下走去。老船长也料定中桅杆已经危在旦夕，再让暴风雨折腾几下，哪里还能支持得片刻？当下大手一挥，带上十几个水手又走出船舱和辛伯达共同拯救中桅杆和前桅杆。

老船长刚一走出船舱，忽觉头顶一股劲风压下，顿感不妙，不敢怠慢，大喝一声：“快退开！危险！”

他那个“险”字只说到一半，只听“咔嚓”一阵巨响，船舱已经被砸成稀烂。这一猛砸，只砸得船舱中鲜血迸溅，溅出舱外，和雨水掺混，老船长以及身边的几个幸存水手心头都冰凉，不知道船舱中迸溅出来的是鲜血还是雨水。

原来中桅杆和前桅杆同时折断，不偏不倚都砸在了船舱之顶，这两根桅杆都是商船主骨，原本制造得又粗又长，它们的重量加起来少数也有七八百斤，而且又是半空急遽下来，端的是大山压顶，木板做成的船舱哪里经得起两大桅杆合力一击？船舱中没有走出来。听到老船长大喝声又返回躲进船舱的船员全部被桅杆压砸而下。

忽听得辛巴达大吼一声：“还等什么？快各人抱一块大浮板，船就要沉了！”

老船长等人见辛巴达在暴风雨中死死用力推倒下的桅杆，终于他从桅杆下爬钻出来了，原来他被桅杆压住了。

众人见辛巴达如此顽强，不由得心头一热，都有了一股和暴风雨斗争到底的勇气。他们纷纷各自抱住一块木板，只等船沉立即跳海逃生。

果然正如辛巴达所料，商船开始下沉了，片刻之间，

海水已经没到胸口，众人不敢怠慢，立即放松双脚，双臂紧紧夹住木板，脚下划动，人随板浮，渐渐远离慢慢沉上的商船。

就在这个时候，狂风巨浪凶猛扑到，辛巴达他们全被冲散了。

刚才还是近在一起同舟共济，此时却是不知对方身在何处，生死如何，明知就在近处，但海浪凶猛让他们一直没有机会相见，就这十几米远，却比千里万里还要遥远。

辛巴达被海水冲往东边，他见商船西沉，自己却被冲往东方，这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此时虽然身在海水之上，但再过片刻却是不知生死如何了。

幸运的是，辛巴达被海浪冲到了一个岛屿滩边。辛巴达一爬上海滩，久悬在大海上的小心终于落归原处。

辛巴达是幸运的，他只在大海上漂泊了七八个小时，但他的那些同伴们却不知道此时还活不活着。辛巴达上了岸后，朝大海远处望了又望，哪里看得到什么人影漂浮在海上。

苍茫茫的大海，只见海水来海水去。辛巴达认定他的同伴都遇难了，他心里默默为他们祈祷。

辛巴达在水中泡了七八个小时，只泡得他腰酸背痛，身疲力尽。辛巴达不敢在海滩边久呆，他生怕海浪凶猛一不小心，他可能又会被海水卷走。越是近海危险越是繁多。辛巴达脚步加快，朝岛上走了过去。

辛巴达一上岸就发现了这个岛屿很大，有很多高低不一的山头，树木奇多，却是一个避风避浪的好地方。

辛巴达此时抖擞了精神，便大步往前方的大树林走去。他想到树林里应该有野果树，现在最主要的是先填饱肚子

再说。

辛巴达还是挺走运的，他找到了很多野果，他像猴子一样高兴得跳来蹦去，他吃得很香，吃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却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逼近。越来越近，只有二十步，十九步，十八步……

辛巴达刚刚吞掉了一个大苹果，他忽然听得背后呼呼大响，顿感不妙，赶忙回手甩出一个拳头大小的野苹果掷向发声之处，身子接连向左侧毛草丛中翻滚而去。

辛巴达翻滚进草丛中，抬头外望，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巨蟒口中咬着一只大苹果，身子却向他疾游而来。辛巴达哪里见过长达十几米的巨蟒，心中骇极，眼见巨蟒渐靠渐近，自己的手脚竟然动弹不得。

只听巨蟒发出“咔嚓”一声响，辛巴达瞥眼一看，原来巨蟒已经上下尖牙一合，那只由辛伯达掷给它的大苹果被它的尖牙利齿咬得稀烂，脖颈一起一伏，碎苹果已经被生生吞进了巨蟒腹中。

辛巴达瞧得巨蟒吞吃食物那狰狞情形，吓得冷汗直流，片刻之间，贴身衣衫尽数湿透。辛伯达立即想到自己如果被它咬住，那还不是被它尖牙利齿上下一合立时身首异处，尽成它腹中之物。想到自己惨死在巨蟒口中的情景，不禁激得求生欲望倍增。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的手脚立刻麻利了起来。

巨蟒张牙利斥地又向他咬来，距离只隔八步之遥，辛巴达识得厉害，伸手一摸，手上已经多了一块大石头。辛巴达不敢胡乱掷出这块大石头，他知道若是一击不中，不但仅此一件的防身武器一去不复返，而且还有一命呜呼的危险。辛巴达生性谨慎，他凡事总要三思而后行。巨蟒又

快速地前进了三步，辛巴达见时机成熟，瞄准了巨蟒的脖颈七寸要害，随手一掷，大石头呼呼破空砸向巨蟒的七寸要害。

辛巴达这一掷，力大势猛，休说砸中巨蟒的七寸要害，单是砸到巨蟒的任何一处，也会让巨蟒吃不消。

辛巴达掷出石块，立刻拔腿转身往后逃跑，他料到即使石块击中巨蟒的七寸要害，巨蟒虽然必死无疑，但它临死时还会死命挣扎几下，那几下厉害无比，只要挨上一下，他辛巴达哪里还有命在？但他也想到这条巨蟒实是小看不得，哪里有一块石头就取它性命的好事？辛巴达刚逃出五步，就听见了石块在空中被击得粉碎的声音，立刻又感觉到一股凌厉的劲风袭到了脑后。辛巴达哪里敢回头相望？他立时明白他所掷出的大石头已经被巨蟒的粗尾一扫击碎。想到此节他哪里敢停下脚步回望巨蟒？

剥皮抽筋

辛巴达拼命往前跑，巨蟒却在后面使劲追赶，几次辛巴达的脚根差点被巨蟒大口咬到，都被他侥幸逃过。

片刻之间，辛巴达已经跑出了一百余步，虽然如此疾速，但巨蟒却总是只离他一步之遥。说到速度，辛巴达哪里跑得过巨蟒，巨蟒久栖于此，方圆数里它早已烂熟于胸，尤其是依草飞行是它最厉害的本领，倘若在宽阔平坦的旷野，以辛巴达如此脚力或许能侥幸逃过，但在草丛奔走，辛巴达就算一步跨两米，也逃不出巨蟒的大口。巨蟒如此追它，想是久未遇到玩耍之物，便把活泼蹦跳的辛巴达当成玩物了。

辛巴达没命地狂跑了一阵，脚力渐渐不支，步伐慢慢缓了下来，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巨蟒的腹中之物，心里一急，也不知道哪里生出了一股大力，提起脚步，身轻如燕，直掠向前，把巨蟒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那巨蟒大感惊讶，觉得辛巴达不可思议，但它的疾游不减反增，猛追而上，形影相随。辛巴达此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觉脚下生风，身飞衣飘，十分有趣，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至于被巨蟒活吞还是碎尸那是不关他的事情了。

辛巴达心下坦然，心中包袱全抛给身后追来的巨蟒，不觉胸中一宽，眼见前方有一棵大树离他有五十步，但自

己身子晃动，却是五步化成了一步，眨眼间，便到了大树下。

辛巴达想也不想，右足往树身一踏，左足早向上一蹬，双足都触及到了树皮，辛巴达的身子斗然拔高了一米，右足紧跟随着在树身上一点，身子又升高了一米。

辛巴达不敢喘气，右足点过，左足早起，又是在树身上一点，身子再次凭借这一点上升之势斗然间又拔高了一米多。

这棵大树虽然长得粗高，但树皮却是无比光滑，和坚冰无异，一般人休说让他在光滑的树皮上蹬上三米，就让他双手紧抱树身爬上半米那也是不能。辛巴达一口气接连在如此光滑的树皮上登高三米，本领之强，确是惊世骇俗。

大树粗高，旁枝和主干分离处距树根有两米多高，辛巴达踏踏踏三下便轻身登上，双足稳落，已经安踩树枝，攀树成功。

辛巴达低头下望，巨蟒已经早到大树底下，它瞧得辛巴达身手不凡，不禁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之间忘了攻击辛巴达。

此时辛巴达上了树它才想起辛巴达的玩物。它游身上树，长身一匝一匝地将树身紧紧缠住。

巨蟒匝上一匝，蛇头便引攀半米，它身子长达十五六米，全部匝起，它的巨头只离辛巴达一米之遥。辛巴达吓了一跳，抓住头顶几根粗枝用力下拉，手劲一松，粗枝反弹而上，辛巴达借力跃起，身子已经跃到大树之顶，此时巨蟒却离他有七米多了。

辛巴达再次逃脱巨蟒追击，不喜反忧。要知道，他现

在身在大树之顶，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实是身陷绝境之处了。

巨蟒见辛巴达跃上了树梢，并不急躁，它似乎料到辛巴达已经成了它的腹中之物，辛巴达何时死已经取决于它。

它连见辛巴达出手不凡，自己也想卖弄一下本领，于是长身紧缠，一大树被它缠得颤颤抖动，似乎马上就要拔根而起。辛巴达身处树顶，只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要窒息了，巨蟒缠树却仿佛巨蟒是缠在自己身上一般。

辛巴达抓住树枝，探头又往下望，这一看吓得他魂魄飞天，只见巨蟒紧紧缠住树身，越缠越紧，这棵三人合手都抱不住的大树，没过多久，竟给巨蟒紧缠得树皮崩碎、树汁喷溅，树身抖抖而动。

辛巴达暗思：“这畜生的缠力怎么大！如果再加劲缠上半个时辰，这棵大树不被它缠断才怪！”

辛巴达身在高空，手抓树枝竟是丝毫不敢松懈。本来身处树梢已经是十分危险，现在加上巨蟒缠树牵动树抖，那更是险上加险，说不出的凶险了。

又过一会儿，巨蟒果然加起劲来，树皮剥剥地自行脱落，树汁喷射而出，树身被缠得渐渐缩小。辛巴达只瞧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只见巨蟒蛇眼怪翻，蛇身一缩，“嘭”的一声巨响，碎木屑粉四处溅飞，粗粗大大的树身被巨蟒生生缠断了。紧接着“咚”的一声巨响，上半截大树顺坠下，撞在地上，立刻向一旁倾倒过去。

辛巴达暗叫不好，大树从中折断，树梢紧跟着抖动，辛巴达双手一麻，手劲一松，一头撞向地面。辛巴达是笔直撞下，又听得“咚”的一声响，辛巴达撞在了巨蟒的身

上。

巨蟒等的就是辛巴达撞到它的身上，一见到辛巴达坠到它的身上，马上回转头来，张牙利齿的咬向辛巴达。辛巴达吓得双手紧抱胸口。忽觉胸口有一长形硬物，来不及细想，伸手入怀，立刻取出，一看原来是他的防身利器——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眼见巨蟒血喷蛇口咬向自己，更不敢怠慢，闭上双眼，伸手便将鞘套丢开，匕首急捅了过去。

只听得“啵”的一声怪响，匕首全部刺进了巨蟒的七寸之处，蛇血如泉水迸涌而出，溅喷在辛巴达的身上，止也止不住。

辛巴达嗅得蛇血腥臭无比，他紧闭双眼，竟然不敢看巨蟒伤势如何。

巨蟒被辛巴达一匕首刺中了它的生死要害，它睁大蛇眼竟然不相信它会死在辛巴达的手上。它临死的时候不断地摇头猛晃，想将七寸上的匕首晃出来，但它却不知越晃越糟糕，它的伤口被它越晃越大，蛇血更是惊滔狂浪般喷涌而出。

辛巴达听得巨蟒发出了咕咕的声音，以为蛇口已近在眼前，吓得更是紧闭眼睛，放声大叫，捅着巨蟒七寸要害的手劲不敢放松丝毫。

辛巴达一张开嘴巴，蛇血立时喷溅了进来，他生怕蛇血有毒，想要吐出，却已来不及。喉咙咕噜一声响，蛇血全数灌进了他的腹中。辛巴达慌忙闭上嘴巴，舌尖卷动，立时尝出蛇血辛辣苦涩，其味难当，也不知道有毒没毒，此时蛇血入肚，想要吐也吐不出来了。辛巴达只觉蛇血喝入腹中之后，虽然味道奇苦，但只过得一会儿，略行运气，

但觉呼吸顺畅，站起身来，抬手伸足之际非但不觉困乏，反而精神大旺，尤胜平时。

辛巴达觉察出这蛇血不但没有毒而且对人身体大有益补，立时知道了这条巨蟒自是非同寻常的蟒蛇，应该算得上是一条奇蟒怪蛇了，蛇血乃蛇身之精华，血都没有毒，蛇的其他东西更不会有毒了。

辛巴达睁眼望向巨蟒，这一望又是吓了他一大跳，只见巨蟒血口正狰狞地摆在自己的面前，自己鼻尖和蛇口之间只在咫尺之间，如此距离怎能不吓得他魂魄飞天？辛巴达心中大疑，巨蟒离自己如此之近为何不咬自己？此时此刻巨蟒要张口咬死辛巴达那真是易如反口，但巨蟒张口不咬却令辛巴达百思不得其解。

辛巴达再睁眼细看时，心中了然，胸怀为之一宽，原来巨蟒已经僵死了，巨蟒本来是要回头咬死他的，但蛇口伸张到辛巴达的嘴边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想要再向前伸张，那是再也不能了，便气绝僵死在辛巴达的面前。

辛巴达大叫一声：“妙得很！”辛巴达侥幸杀死巨蟒，心中又是大惊大喜。惊的是他赤手空刃和巨蟒恶斗了一场，那凶险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喜的是自己终于杀死了这条奇蟒，待会剥它的皮、抽它的筋、吃它的肉，好好饱餐一顿。

辛巴达突然想到一件大事，抽出匕首，张口便喝从巨蟒七寸要害处喷涌出来的蛇血。他一口气喝了一个大饱，精神更加充沛，劲贯全身，似乎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样。辛巴达喝饱蛇血后，只觉周身燥热非常，手背按向脸颊，着手火烫。

辛巴达料想定是宝贵稀有的蛇血在他的心里发挥起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来了，心下得意之极，忍不住仰

天纵声狂笑了三声。这三声一出他口，便似撞响的洪钟，绵绵不断地传向了远方。

辛巴达喝了蛇血后还不罢手，还真把巨蟒的皮剥了、筋抽了、肉吃了。从剥皮抽筋到吃肉这三下程序，折腾了他大半天时间。等于他把最后一块蛇肉塞进膨胀的嘴巴里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辛巴达认为蛇皮和蛇筋极有价值，便小心翼翼收好了，成了他的玩物。

辛巴达把这条长达十五六米的巨蟒处理后，便觉得自己有一种登峰造极、天下无敌的感觉，紧接着又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唯我独尊的气概。

幽谷黑影

辛巴达把巨蟒吃完后，便舒舒服服地拍了拍饱胀的肚子。他肚子容纳了那么多蛇血蛇肉，他不但不感到累人，反而欣喜无比。他不敢随便撒尿，生怕一个不留神珍贵的蛇血随尿而出，浪费了可惜。他也不敢放屁，要知道屁是气，气是体内的精华，所谓元气大伤，大概跟屁放得过多有关。辛巴达更不敢拉屎了，他生怕稀有难得的蛇肉会混掺到屎中流出，那岂不是大大浪费吗？

就这样坚持了一会儿，最后他坚持不住了，因为他不仅想撒尿更想放屁还想拉屎。最后的最后，他当然是和和气气地解决了这三件事情。

辛巴达急急忙忙捡了一些大树叶权当作纸张用，又急急忙忙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解起手来。他解手的地方是在一座小山的背阴处。他生怕蛇又从他后面偷袭过来，便站在一块高高在上的平台上，下面是几米高的陡坡。

辛巴达刚一拉上裤子解完手，忽听前面山谷人声如潮。

辛巴达心头一惊，他本来以为这座荒岛没有人生存在此，不料却是有人。辛巴达不知道山谷中有些什么人，说不定是在海上落难的同伴们。当下辛巴达不加思索，便从背阴处走了出来。往对面的山谷瞧了一瞧。

这一瞧吓了他一跳，原来山谷东侧有一个峭险的高台，高台之上站着一只又大又怪的奇鸟。奇鸟身形甚巨，比人

还高，形貌丑陋无比，双翅耸高，羽翼丰满，钩嘴弯曲，头顶生着个血红的大肉瘤，世上鸟类千万，从未见过如此古拙雄奇的猛禽。但见奇鸟迈着大步来去，双腿粗长，铁爪强壮，每根都比一般铁棍还粗，高视阔步、俨然一位王者在巡阅强将勇士一般，威风凛凛、盛气凌人。

辛巴达哪里见过这等奇鸟，一时之间只瞧得目瞪口呆，忘记了该走进山谷中还是站在原处不动。

只听得山谷中有人大声说道：“别吵了！抓紧时间选出一个人来，让这只神雕驮载着逃出这个荒岛回去搬救兵来救我们！”

立刻有人接口说道：“我最合适了！”有人插嘴道：“你他妈的合适个屁！老子才德高望重呢！”有人说道：“奶奶的，吵了这么久了，不但没吵出个屁来，还他妈的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有人说道：“不错！这神雕半年才出现一次，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啊！奶奶的，别浪费时间了！”也有人说道：“罗哩罗嗦的，来，来，拳脚下见真章，谁打胜，谁爬到神雕的背上乖乖地回家去吧！”有人吼道：“就这么办！胜者回家，败者就乖乖留在这里吧！”

辛巴达在背阴处听得清清楚楚，这些人也是一伙海上遇险落难的人，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辛巴达认识的，自然不是辛巴达的同伴了。

辛巴达听这伙人说那只怪鸟却是一头大雕，想到此节，不由得暗恨自己目光短浅，见识浅薄。辛巴达又想到了这伙人都想乘着这只神雕逃出这座荒岛外去，但可惜得很神雕一次只愿救一个人出岛，这伙人在山谷中争吵要乘神雕出岛，有人提出打架，谁胜谁乘雕出岛。

辛巴达心想：“这么多人打架，那不是打群架吗？不知

道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分晓。等到这些人打得对方心服口服的时候，神雕早拍拍翅膀飞走了，这场架不是空打了吗？”

辛巴达也想回到家乡去，他可不想一生就在这座荒岛度过。但是他不想在这个时候现身，要知道山谷中那些争强好斗的人少说也有百余人，自己和那伙人从未谋过面，突然现身，不但那些人对他敌意大增，而且还会和他大打出手。纵然自己本领再强，也强不过这上百人的合力攻击。

辛巴达此时心里想的却是坐收渔翁之利，任其鹬蚌相争，待到强敌尽除，自己再行出手，想要取胜，那是易如反掌。辛巴达虽然觉得自己这一手大有胜之不武的倾向，但想到如果不施此计，上百人向他攻来，他哪里抵挡得了？

只听得“啊呦哎呀”之声不断响起，哗啦啦地倒了一大片人，那些没有倒地之人不停纵跃趋退，显然是在躲避什么东西。

辛巴达定睛细看，原来是高台之上的那头神雕双翅张开，铁爪腾起，身形动晃，高台四周的石头石块都被它的长翅铁爪扫出或是踢飞。众多的石头石块从高台坠落，势劲强悍，大石头砸中者立时或昏或毙，小石块打中者马上受伤出血。本领高强的纷纷躲避，本领微弱的却是纷纷倒地受挨了。

神雕翅扫爪踢，片刻之间，就用高台石块石头接连伤毙了九十多人。死者脑浆迸出、鲜血长流，当真惨不忍睹。辛巴达不明白神雕为什么不爪下留情，他更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知道神雕半年在这个山谷出现一次？眼见山谷中只剩下十多个人残活在峪之中，众敌已去大半，便不惧怕他们了。

辛巴达正要走出背阴处，忽听得一个高个子说道：“这只神雕脚下的那个高台肯定藏有宝贝，我们都找遍了整个金银岛了，都没有找到财宝。现在只剩下那个高台没找了，我想财宝一定是在那个高台四周或者附近。”

这时一个矮个子说道：“大哥说得不错！肯定是在神雕脚下的高台附近。我们先把那只神雕杀了，然后再上高台夺宝。”

辛巴达立时明白了这伙人的身份，他们原来是一伙海盗。要知道在海上经商的人最恨的就是恶贯满盈的海盗了。辛巴达也是恨死了海盗，虽然海盗没有得罪过他，但他却听不少人提到过海盗，海盗的卑鄙行径令辛巴达每每想起便义愤填膺。此时在这个叫作蛇雕岛的岛上碰到海盗，这不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这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今日这伙作恶多端的海盗碰到了他这个正义之士，他哪里会放过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海盗。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想到这些，辛巴达胸口一热，心头一震，当下便大步从背阴处走了出来，直朝那伙幸存的海盗走去。

海盗中有人厉声说道：“什么人？见了我们不打声招呼吗？”

辛巴达哈哈一笑，边大步走近边大声说道：“连老子都不认识了吗？”

辛巴达的脚步好快，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身子只离那伙海盗只有十步远了。

那伙海盗从未见过脚步这等奇快的人，只说出了八个字，脚下便迈出了二十多步，这等本领当真是惊世骇俗，在场之人自是无人能及，只能望其项背，自叹不如了。

众海盗听得辛巴达出言不逊，又见这等身手知道来者不善，若是善者那自是不会来了。

那伙人视辛巴达为生平所未见的劲敌，此时大敌当前，众海盗都站在一起，肩并肩，手拉手，要共同对付辛巴达。

辛巴达见这伙海盗片刻之间由要自相残杀转变要同仇敌忾，如此善变，自是不能小看他们了。

辛巴达在离海盗们五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指着海盗们说道：“你们是一个一个上呢？还是一起上？”辛巴达自恃吞食了巨蟒本领倍增，敌人虽多，但他却不惧。早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纵然他们一拥而上他也能对付。

那矮个子海盗冷笑道：“你本领高强，我们佩服得很。那就让我们这帮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都会会你吧！”

辛巴达知道这个矮个子是奸诈之徒，又见他说出的话其余人都听从他的，知道他是群盗的首领人物。心想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先把这个矮家伙料理了再说。

辛巴达自从吞食那条巨蟒后，功力大增，有四两拨千斤的本领。他胸罗万象，这十二人举手投足的细微变化他都瞧得一清二楚。他眼见矮个子拳头紧握，脚步移出，已有抢先发招的势头。

辛巴达如此本领哪里容得他先发制人，不由分说，右足踏出左掌顺势挥出，直拍矮个子的肚腹。

那矮个子正要抢先出手，忽觉一股大力排山倒海般直攻了过来，心知不妙，正要拔腿后跃，却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啪”的一声大响，他被辛巴达的掌力震飞了三米多远，然后重重摔在地上。只摔得他疼痛难忍，五脏六腑都翻滚了起来，难受得很。就这么一掌，打得那矮个子摔倒在地上，怎么爬也爬不起来了。

其余海盗都是大吃一惊，这个矮个子是他们的二首领，他的本领在他们这里是数一数二的，但辛巴达随随便便拍出一掌便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这等本领却是无人能比。虽然矮个子摔倒在地大声呻吟，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起来。他们看到不怒自威的辛巴达哪里敢去扶被他打败的人？

辛巴达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本领竟然如此高强，一掌便将四步开外的矮个子震飞可着实令他匪矣所思了片刻，但一想到巨蟒的蛇血和蛇肉，他便觉得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辛巴达心中好生高兴，原先还忌惮海盗凶猛，但知道自己铁掌无敌后，什么高个子海盗，什么矮个子海盗，全不是自己的对手。

辛巴达想起一事，便问那伙目瞪口呆的海盗们：“你们跟神雕什么关系？你们怎么知道这里有宝藏？”

有人想说，但却被高个子海盗抢口说道：“我们跟神雕什么关系，又关你什么事？这里有没有宝藏，你也要插手抢上一份吗？要是我们这伙人不说你是想把我们全部杀人灭口？”

辛巴达暗思：“这个高个子海盗工于心计，看情形，他比那个矮个子还更难对付。难道他有什么惊人本领不成？他这一煽动，自是要联合其他海盗群起而攻之了，这一手挺阴险的嘛！”

辛巴达说道：“好！你胆子倒不小，来，来，我们过过招儿罢！”不待高个子海盗回答，五指并拢，握成空心拳，呼的一声破空响，一拳打向高个子的当胸，打到半途，拳心一松，立时由拳变掌，长臂一送，强劲的掌风紧跟着前

面打出的拳风直冲高个子的当胸要害。辛巴达这一手使得绝妙，前劲袭到，后劲紧催，助波推澜，端的是厉害无比。

那个高个子海盗哪里想得到辛巴达打出一拳半途中会生出这么多变化来。他的本领远远不及辛巴达，他亲眼看见他的二首领矮个子被辛巴达一掌打成重伤，眼下辛巴达对付起自己来了，他心中骇然，竟忘记了出掌抵抗辛巴达这半拳半掌。

只听得高个子惨叫一声，立时高个子的身子就像树叶一样飘向半空中，然后又像坠落的石头一样急遽摔撞下地。

他这一摔跟矮个子摔的不一样，他摔倒的姿势是头下脚上。

又听得“咚”的一声怪响，高个子已经头下脚上地生生撞在了坚硬的地面上，只见他七窍流血，身子倒立在半空竟然不摔倒，却是已经气绝僵立在了那里。

其余海盗见辛巴达举手投足之间便将他们的大首领和二首领都打败了，而且还让他们败得很惨，一死一伤，经此一役，谁还敢撻其辛巴达的锋芒？跟辛巴达作对，那不是嫌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吗？

辛巴达两下处理了海盗的首领，不由得雄心勃勃，意气风发，高声问那些海盗：“你们到底说不说？”

那伙海盗平时鱼肉百姓、横行无忌惯了，但今天碰到辛巴达，他们哪里还敢放肆半点？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畏畏缩缩。此时听得辛巴达高声说话，在他们耳朵里听来却似听到了霹雳一般，先是吓了一大跳，浑身发颤，冷汗涔涔而下，全身疙瘩四起，竟然忘记回答辛巴达。

辛巴达又问了那伙海盗一遍。

那伙海盗赶忙告诉了辛巴达：他们是来自西方的大海

盗。他们无意中得知了这个岛有很多很多宝藏，宝藏多得谁也数不清。于是他们便结伴乘船出海寻到这里来了。他们本来不知道这个大荒岛还有一只神雕守护着宝藏，等到他们寻到这个大山谷时他们才发现了高台之上的神雕。神雕非常厉害，力大无比，有几个同伴想爬到高台上偷袭，没想到被神雕巨翅一扫，便给扫下高台下，活活摔死了。后来又来了一批海盗，他们当中有一个独眼海盗，他告诉了大家神雕半年只救一个人出岛的规矩。别人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便三年前被神雕救出这个荒岛的人。别人立刻就明白了，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实是再次来寻宝的。大家都猜想独眼海盗肯定知道宝藏藏在哪里。大家怎么问他，他也不肯说，于是大家就把他杀了。从他身上搜出了宝藏图，原来宝藏就在高台附近。

辛巴达问明了情况，心头一喜，便不再追究其余那十个海盗的罪行。刚才自己连伤他们的大首领和二首领，已令他们魂飞魄散，想是明白了作恶便不会有好下场。神雕在高台之上大展神威，以高台上的古装和石块砸伤打死九十多个海盗，他们的罪行也算是审判得大致清楚了。至于剩余这十个海盗，辛巴达决定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遥想当年自己也是这样改过自新，虽然自己当的是浪荡公子，但十天将祖辈遗留下来的财产全部花得精光，也是大罪过。想到这里，辛巴达和这十个海盗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辛巴达要他们彻底地反省自己以前的罪行，知错就改，以后重新做人。

神雕被缚

那伙海盗自是把辛巴达这一番教训牢记在心，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漏听了辛巴达所说的一个字，自己的性命便危险了一分。辛巴达说出一个字，他们便点一下头哈一下腰，他们听着听着便不知道辛巴达说了多少字了，但点头哈腰的动作却丝毫不敢怠慢。

那伙海盗亲眼目睹他们这伙中数一数二的首脑人物连辛巴达一掌一拳都经受不起，对辛巴达的佩服自是不能用五体投地来形容了，用四脚朝天来形容也似乎不觉得过分。他们对辛巴达是言听计从，辛巴达说什么，他们便答应什么，非常的老实。辛巴达放下心来，不再担心他们再行恶。

辛巴达又从他们口中探知，这个荒岛四周都没有停泊船只。每到一艘船，神雕便会将其毁去，要断绝上岛之人的后路。

辛巴达觉得这神雕极通人性，要不然它也不会每过半年便准时出现在高台上来救走一个人出岛。辛巴达想到现在他可走运了，神雕定然会把他救出这个荒岛的。

辛巴达想到逃出这个荒岛非得借用神雕的双翅不可，这时才仔细瞧了瞧那个拔地而起的高台。

高台离谷底有二十多米，它其实是东侧山壁突兀的一个天然平台。谷侧两壁陡峭无比。一般人要想爬上这高达二十多米的高台，那是万万不能，纵然在双肩安插上一对

翅膀，升飞到半途，翅力不支也是不行。

辛巴达早有计较，他心中早有攀上这座高台的办法。当即走到高台上，深吸了一口气，运气双足，上身一轻，立时足尖一点，身子跃高了一米多高，不及喘出一口气，左足前伸，蹬了一下仞壁，身子借这一蹬动，斗然又拔高了一米多；辛巴达不待左足抽出，右足早起，又是一伸一蹬，身子如上升之箭，不断往上冲去，此时他脚步已经不停，身子不断上升，眼见他身影越来越快，高高仞壁，在他脚下却似如履平地一般。

谷底下站立的那个改过自新的海盗见辛巴达凭双足攀登峻险高台，都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只见辛巴达起脚便不凡，不由得心下为之一宽，等到越到高处，脚步越快的时候，众人只看得辛巴达的身影离他们越来越远，上升之势却似一阵风一般飘飘飞冲，脚步之快，步伐之急，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不是惊世骇俗的功夫又是什么？

大家都只能望其项背，要想步辛巴达的后尘，那是万万不能。他们纵然再练上一百年，也未必能够攀上这个高台，更别说像辛巴达那样轻舞飞扬、潇潇洒洒，只在举手投足之际便攀了十多米高。

众人都瞧见高台离辛巴达越来越近，辛巴达只要再快步登上三四米，高台便在辛巴达的脚下了。大伙儿都为辛巴达叫起好来。

就在这个时候，众人又看见了神雕在高台四周翅扫爪踢起来，紧接着大块大块的石头石块直往谷底掉落。

众人都大声叫道：“辛巴达，你要小心了！小心神雕铁爪！”话一说完，那些人赶忙往安全的地方躲避，但眼睛依然盯着身在半空之中的辛巴达，似乎他们只要一转移视线，

辛巴达便会从半空中坠落下来一般。

神雕在高台翅扫大石，爪踢蝗石，辛巴达早有耳闻，但身子已经只离高台三四米，只要提气直冲，定然能冲上高台，那时脚踏实地，纵然神雕神勇无敌，自己生存的希望还是有的，总比从半空坠下要好。

辛巴达不敢心生他念，躲避迎头砸下的石头提气上冲高台是迫在眉睫的大事。辛巴达侥幸避过几块大石头，但脚步却缓慢了下来。辛巴达也知道脚步缓慢的危险，只要在这高空缓上几下，那么难免头重脚轻，想要再往上冲那是万万不能。

辛巴达深知此节，也知自己已到了生死关头，再不往上直冲，自己必然会坠落谷底身首异处。当下打点精神，再次提气到脚，双足并用，往仞壁猛力一蹬，身子拔高一米，忽听前方破空声急响，不及细想，身子微侧，左足早在仞壁上一点，身子又拔高了一米。他在百忙之中，伸手探入怀中，立时往前甩出一物，只听“啪”的一声脆响，迎面砸落的大石块应声粉碎。

辛巴达不敢怠慢左足未抽回，右足又蹬踩而上，身子又是升高了一米。这时辛巴达已到了高台边缘。

辛巴达不敢喘气更不敢换气，右手上扬，先前击碎迎面砸来的大石块的那物件又斗然亮出，却是拇指般粗的巨蟒蛇筋。

蛇筋在高台上划了一个弧形，立时从中折回，回抱成一个圆圈，哧的一声轻响，柔韧万分的蛇筋已经缠住了高台上的神雕右脚。辛巴达在仞壁上握筋一扯，只觉蛇筋绷紧，立刻明白蛇筋已经牢牢缠住了神雕脚爪。辛巴达怕筋长变多，不敢掉以轻心，右足谨慎地在峭壁突石处一点，

手臂回缩，牵扯到了神雕右脚的阻挡之力，散气全身，身子借力上翻，连翻两个筋斗，身影一窜，双脚已经踏上高台，从此便脚踏实地了起来。

辛巴达刚一站稳，忽觉一股劲风迎面扑来，这股劲风来得又疾又猛，饶是辛巴达本领卓绝，此时身在高台边缘，稍有不慎，便也要坠落深谷。

辛巴达识得厉害，手上蛇筋不敢放松，又是大力一扯，将神雕右脚拖拉了一下。就这么一扯一拉，辛巴达已经将所有牵扯之力全送到自己双腿，立时双腿便似铁钉钉进木板一般紧紧钉在了地面上，这才安然无恙。

原来刚才那股凌厉无比的劲风便是出自神雕之翅。神雕想乘辛巴达站稳脚棍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迎面扫翅，想将辛巴达扫落深谷。要知道神雕自从踏上这个高台后从未遇到登上此处的人。今日辛巴达侥幸登上怎不让它惊讶，最后由惊讶变成愤怒。神雕已通人性，它以为辛巴达也是死有余辜的海盗，所以不想让辛巴达登上高台，接连制造麻烦施于辛巴达。

但辛巴达本领高强，机智灵变，神雕制造的大麻烦终是让他避过化解了。

辛巴达跟神雕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但神雕却屡施杀爪要置自己于死地，辛巴达修养再好，此时也忍耐不住了，右手扯住蛇筋，右足前伸，左足稳踏，呼的一声破空大响，辛巴达左掌集全身之力攻向神雕。

只听“啪”的一声大响，辛巴达的左掌和神雕的右翅对抗了一下，大掌巨翅相碰，劲力相撞，就这一下，掌翅就碰撞的啪啪大响，响声震耳欲聋，声振高空，远远传出高台，连深谷都被这一碰撞激荡得回音不绝。

谷底众人心头都是一凛，又为辛巴达捏了一把汗。生怕神雕巨翅将辛巴达扫落谷底。

辛巴达不但没被神雕巨翅扫落谷底，而且还站在原处纹丝不动。神雕的巨翅狂扫没有奈何辛伯达，但辛巴达的大掌却把神雕打得猛退了两步。

倘若辛巴达这一掌不打得神雕退后两步，神雕和辛巴达之间便不会再僵持下去，但辛巴达恼怒神雕数次要置他于死地，他存心想在神雕面挣回自己的面子，他运起从巨蟒奇蛇获得的神力，猛然一掌聚全力一拍，威力如排山倒海，别说神雕这具血肉之躯，纵然是这个坚硬的高台也要拍得晃动不止。

神雕生平从未遇到过能躲它巨翅一扫，能避它铁爪一踢的人，今日碰到举手投足之际化解它的狂扫猛踢，并且还一掌将它震退两步的辛巴达，把它的争强好胜心推高到了极点。

神雕认定辛巴达是一个大海盗，知道这个汪洋大盗本领高强，如果不把这个汪洋大盗打落深谷，不仅宝藏守不住，而且自己的性命也有危险。

辛巴达不甘在神雕面前示弱，但他也不敢小觑了神雕，神雕天生神力，自己与之抗掌本领只在伯仲间，要是是一个不小心，还不被神雕打落谷底，哪里有命在？

高台之上，神雕一味抢攻，辛巴达却是奋力抵抗。翅来掌去，爪往拳来，这人一雕打得激烈无比。

辛巴达右手拉住蛇筋，神雕右脚被缚，行动十分不便，辛巴达还凭借神雕抵抗之力站稳脚根，占尽便宜。他不用担心自己会被神雕打落深谷，要是自己不行了，还可死死用蛇筋缠住神雕的右脚，纵然不敌，也无性命之忧。

神雕虽然天生神力，但一动手便给辛巴达抢占了先机，右脚被缚，它的利爪便不能用来攻敌，单是凭一双巨翅对敌，像两只手只用上了一只手一般，尽落下风。虽然如此，但它还是一味用巨翅狂扫辛巴达。

辛巴达却暗暗叫苦，要知道他还要凭借神雕逃出这个荒岛回家乡呢。神雕狂施神力对付他，时间一久，神力也要变成无力了。神雕无力怎么能够飞翔？要生逃出这个荒岛那却是水中月、镜中花的想法了。

辛巴达不愿和神雕死力相拼，避过它的巨翅一扫之后，辛巴达右手将蛇筋一扯，借这一扯之力，右足在地上一点，身子轻飘飘跃起，身在半空，左手变爪，右手持筋，想跃过神雕的巨头落在神雕的大背之上。

神雕正要展翅往辛巴达扑去，但辛巴达身法是何等奇快，一经跃起，身子立时窜向神雕的后背。只听“啪”的一声轻响，辛巴达已经稳稳落在神雕的后背之上。

此时神雕早已张开双翅，它万万没有料到辛巴达身子如此敏捷，自己巨翅还没有扫到，他便跃落到了自己后背之上。

辛巴达一跃成功，眼见神雕展翅，时机稍纵即逝，不敢喘气，双手往外一托，已经将神雕张开的双翅托住。辛巴达知道神雕一张开翅膀便有了飞翔的欲望，他生怕神雕收回翅膀不再起飞，那时出手托翅却是为时过晚了。

辛巴达想的丝毫不错，神雕双翅被辛巴达双手牢牢托住，想要收翅却总是不能成功。辛巴达又狠狠在它屁股上蹦了一脚，神雕吃痛不起，双脚情不自禁往前急冲，双翅大展，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辛巴达狂喜不能自己。

神雕在高台上起跑了三步，待跨出第四步时，铁爪在

爪下凹陷的地方一抓，听得“砰”的一声大响，神雕铁爪上已经多了一个大包袱。

辛巴达却不知道巨翅遮掩住的铁爪已经多了一个大包袱。他双手紧紧抱住神雕的巨翅不敢放松半点。要知道此时他可是身在高空之中，稍有不慎，坠落深谷，不摔个粉身碎骨才怪呢。

众人在谷底将辛巴达和神雕的情况瞧得非常清楚，他们看到了神雕铁爪上的大包袱，都惊呼不止：“哇噻！就是那个大包袱！宝藏都在那个大包袱里！”“发了，发了！辛巴达这次可发财了！”“辛巴达真是走运极了！不仅有神雕相助，而且还得了宝贝！”“发财！发财！大家都发财啊！”

神雕已经展翅飞在空中，辛巴达回头望了望谷底的那些人，只觉得离他们越来越远，刚开始看起来还有个人样，接着变成了人影，紧接又变成了小不点，最后连点都不点了。辛巴达离开了那些人，那些人也离开了辛巴达。

神雕把辛巴达送回了家乡，留下那个大包袱，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辛巴达本来想请神雕吃一顿饭，但神雕转身飞走，想请它吃饭也没有了机会。

辛巴达怦怦心跳，他打开了那个大包袱。乖乖，都是一些珍珠钻石，辛巴达知道他一打开这个大包袱就意味着这包宝贝会让他身价倍增。

辛巴达这次从海外归来，由神雕护送，并且带回了一大包财宝，这个消息轰动了巴格达城。人们把辛巴达视为英雄，崇拜得差点要四脚朝天了。



第四章

第三次航海

暗箭难防

辛巴达在家里呆了几天，他又向往起海上历险生活了。于是他又把他的家产交给他那个亲戚管理。他只带上了不多的旅费以及一些生活必备品搭乘了一艘出海远航东方的大船，就出发了。

他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了，他总认为自己运气很旺，每次出海远航都会遇到一些和宝藏有关的奇闻怪事。他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什么好事都会落到他的头上，他要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那是易如反掌。他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原因是头两次远航出海让他尝尽了甜头，他认定海外有很多金银财宝正等着他拿袋子去装呢，开船去运呢。

不过大英雄辛巴达脑海里的这些想法，只是他在自己脑海里想想而已。辛巴达并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爱财，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到海外寻宝，是正大光明地探寻的，他符合君子的条件。他首先是一个君子，然后才是一个英雄。人们只是一叶遮目地认为辛巴达是一个探宝英雄。其实不然，辛巴达并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探宝英雄，准确一点地说，他应该是一个历险英雄。他是一个成功的历险英雄。

大船在大海上平平稳稳地行驶了三天。

辛巴达认为一切历险都是由平平稳稳的日子引发出来

的。越是平平稳稳辛巴达就能预感到往后的日子却越是不平稳的。

辛巴达有一点先知之明，自从他吞食了那条巨蟒后，他就觉得自己对大自然或者说是对整个宇宙的感受能力已经大不同往昔了。

事情正如辛巴达所料，第四天的午后，整艘船的人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了。

原来大家刚用完午餐，一阵强烈的海风袭来。这一阵海风来的时候没有半点征兆，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个时候舵手正端着碗吃着点心呢，一阵海风猛烈吹来，就把他的饭碗吹走了。他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被海风吹走了。舵手被吹到哪里去了，关于这个神秘的问题，船长以及资深的老水手们都搞不懂。最后只得下了一个定论，舵手被海风吹到海里去了。虽然他们在海面上没有发现落水的舵手，但他们还是下了这样的定论，总不会海风把舵手吹到天上去了吧。

关于舵手身在何处的讨论，他们没有讨论多久，他们不敢再讨论下去了，因为他们的船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怪风吹得迷失了方向。船本来是由西向东进发的，但此时他们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海上怪风将他们的大船紧紧裹住，时而提起，时而又从空扔下，搞得船员们心惊肉跳。他们不知道长时下去，他们还会有命在。连人带船的被海上怪风搅得昏头转向，这种怪事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船员们都这样想。但辛巴达却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待会儿船肯定会危险。

果然不出辛巴达所料，大船的尾部松动了直来，海水咕咕灌进船底平舱。立刻有跑得快的水手把这个可怕的消息

息告诉了船长。船长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听到这个要他老命的消息，他差点没有吓得屁滚尿流。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现在大船四周都是拍天大浪，大海上苍茫茫一片，哪里有半点陆地的影子？在这种看不到陆地没有援船的情况下，在这种巨浪滔天没有生存希望的环境中，除了束手待毙，就算把船长打死，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大家都万念俱灰，垂头丧气了起来。

辛巴达并没有抱着必死无疑的心态看待这场飞来大难。他在求生这一方面非常的主动、积极他亲自掌舵，虽然明知逃脱不了这场大难。但是他并没有轻易把自己宝贵的生命拱手交给怪风。

整艘船只有辛巴达一个人在和大难作斗争，其他的人包括那位孺弱的船长都畏畏缩缩躲在船舱里一个黑暗角落逃避大难的折磨。

经过辛巴达的死力掌舵，大船终于逃脱了海上怪风的纠缠，半沉半浮地往东方漂泊而去。

最后船漂泊到了一个大岛边。

辛巴达是第一个登上这个大岛的，紧接着是船长等人。辛巴达清点了幸存者的人数，原来的四十二人变成了现在的二十一人，整整少了一半。那些被大海吞没的人，都是一些贪生怕死、意志薄弱的人。至于船长是辛巴达一手把他救上岸的，要是没有辛巴达引航，这些人都不能幸免于难，哪个都将在大海上束手无策地死翘翘了。

辛巴达等人回望其船，只见那艘载着他们一行人多日的大船正徐徐下沉，最后听得咕噜一声轻响，船身尽数倾沉，再也见不到它的半点影子了。辛巴达等人心中都是一痛，此船一沉他们便再也不能从这个大岛重归故里了。

辛巴达极目四望，将这个大岛瞧了一个大概，立时胸中了然。这个大岛和其他海上岛屿没有什么两样，惟一不同的是这个岛屿大得出奇，到底有多大辛巴达却是不知道。反正现在脚踏实地，再也不用害怕葬身海底了。

船长等人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难几下折腾，人都萎顿了许多，无精打采的样子，跟病猫倒极为相似。

辛巴达怜惜他们，便大步走向岛中的一片树林想找些野果子给他们填充一下肚子。辛巴达两次出海历险，遇险后都是摘食野果填充肚子，今日又逢大难，手心又痒了起来，又想摘食野果了，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船长他们二十人躺在海滩边一边晒太阳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他们有人在叫：“我好饿啊！我要吃面包！”有人嚷道：“我好惨啊！我连面包的味道都忘记了！”辛巴达听得清楚，心里好气又好笑，但脚步却没有怠慢。

铁猴大王

辛巴达大步走进了树林，当他走到树林深处的时候，发现树林东侧有一条小路。辛巴达一眼望去，小路的尽头却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掩映在树林之中，若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辛巴达知道那个山洞一定是野兽的洞穴。他不敢惹事生非，找食物才是正经事儿。

辛伯达望了几眼，便转身往另外一处树多的地方走了过去。刚走两步，辛巴达忽觉身后有一股劲风袭来，顿感不妙，暗叫一声“不好”，那个“好”字还没有说出口，只见辛巴达身形一晃，右手伸出，只听得“哧”的一声轻响，辛巴达侧身一让，右手抓住了一枝竹箭。

辛巴达听音辨声，立时知道了这枝竹箭是从东侧那个山洞射出来的。

辛巴达暗忖：“好家伙！不知道是什么野兽竟能够射出如此强劲的竹箭？难道是长臂猿猴不成？”

辛巴达正在凝神相望那个山洞，忽觉身后又一股劲风袭来，不过这股劲风远远没有从山洞里袭来的那股劲风强劲，立时明白又是一枝竹箭射到，赶忙身子又是一侧，右手伸出，“啪嗒”一声，右手又抓住了一枝竹箭，两枝竹箭被辛巴达紧紧握住，立时脆响了一声。

辛巴达回头一瞥，看到了一头黑影在大树上闪了一下，

便不再出现，心中不再怀疑，自己刚才所见的正是一只猿猴。

辛巴达自恃：“猿猴能够射箭这可是奇事。”正想到此处，忽听“嗖”的又是一声劲响，却是背后的那个山洞所发。

辛巴达心中勃然大怒，自己进入这个树林以来，一直老实规矩、秋毫无犯，如此小心谨慎，还要遭受暗算，道理何在？

辛巴达不甘示弱，听音辨声，明白了此时射来的竹箭离自己只有两米，这次却不再转身相让，右手往后一扬。“咔”的一声响，山洞射出的竹箭被他右手上的竹箭拔转了方向，右手加劲，那枝射来的竹箭又射了回去，劲势虽消去了不少，但破空之声却是响当当的。

辛巴达已经瞄准了那棵大树，他料定山洞竹箭射出后，大树后的猿猴立时会站出来朝他偷袭，等到猿猴射他，还不如自己抢先发难，先发制猴。

果然不出辛巴达所料，山洞竹箭射出后大树后躲藏的猿猴立时闪身出来，拉弓搭箭，又要偷袭辛巴达。

辛巴达瞧得仔细，暗叫：“来得好！也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右手早甩，“嗖”的一声破空劲响，箭去猴倒，辛巴达先发制猴得手。射回山洞里的竹箭却杳无音讯。辛巴达也不在乎，已射倒一猴，心情不错。

忽听得山洞里传来一阵愤怒的猿嚎，声音奇大，辛巴达心头一凛。刚转过身来时，一个高大的黑影扑了过来。

那高大黑影却是一只长臂大猿猴，辛巴达立时明白这只长臂大猿猴本领非凡，不敢怠慢，屏声敛气，运劲到手，凝神待敌。那猿猴来得好快，眨眼间，便已经欺身到了自

己的面前。

只听得“啪啪啪啪”四声大响，辛巴达和那只迎面气势汹汹扑杀而来的长臂大猿猴互击了四掌。

这四掌只击得辛巴达手臂麻酸，暗道：“好大的力道！”

那只长臂大猿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它本来是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快速无伦地朝辛巴达头顶猛拍了四大猴掌，不但没有占到丝毫便宜，自己的长臂反被辛巴达的抵抗四掌回击得疼痛难当，差点就举不起来了。

辛巴达全力抵挡了大猿猴致命的四掌后，双掌一错，护住周身要害，后足一蹬，身子轻飘飘跃退了两米，仔细望了望那只大猿猴，这一望却吓了他一大跳，那只大猿猴长得跟人差不多，只是浑身长毛，没穿衣服，但脸面却异常光滑，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只大猿猴应该改一改名字了，应该叫大猿人。

辛巴达立刻想起一件事情，脱口而出：“猿人岛！”一脸惊惧之色。

原来辛巴达曾经听过不少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老水手说过，在通往东方的大海航道上，有一个大岛，岛上群山壁立，树木郁葱，有很多野兽在岛上活动。这些野兽中最厉害的是猿人，猿人凶残无比，非常厉害。它们杀死了岛上所有稍微有点力量的野兽，余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小兔子小羊羔之类的弱小动物。这些弱小动物构成不了对它们的威胁，但它们连这些弱小动物也不放过，肚子一饿，便捉这些弱小动物来吃。没过多久，整个大岛只剩下猿人了。有两艘商船在这个岛停泊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没有一个人活着，都被猿人杀死后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商船也被猿人一把火烧了。好在它们不出岛行凶，不然大海将不得安宁。

那个大猿人突然开口说话：“不错！这里是猿人岛，你死定了！”

辛巴达冷冷道：“鹿死谁手，还很难讲得清楚！我是客，让你几下也无妨！”

那大猿人哈哈大笑，突然收住笑声，冷冷说道：“你可知道我是谁？”辛巴达不卑不亢地说道：“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猿人岛的猿人王，对不对？”

那猿人又是大笑，道：“你还不笨。我就是猿人王孙铁猴，听过我的大名没有？”

辛巴达道：“好一个孙铁猴，你可知道我的大名？”

孙铁猴道：“我瞧你身手不凡，你不会是神雕英雄辛巴达吧？”

辛巴达伸手在胸脯上一拍，自豪地说：“不错！我就是辛巴达！不过神雕英雄却是不敢当的。”

孙铁猴笑道：“神雕是我们猿人岛的老朋友，它在我们面前说起过你，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辛巴达拱手道：“过奖了！浪得虚名而已。日后再次和我那神雕老兄相遇多多代我向它问候几声！”

孙铁猴道：“你太客气了。今天我们这场架还是免不了的。如果你害怕的话，便向我投降吧！”

辛巴达道：“就算我不是你的对手，凭你后面那句话，我也要好好跟你斗上一斗。”

孙铁猴道：“我杀人无数，从未遇到敌手。今天我连打四掌都没有伤着你，看来你就是我一生的劲敌。我的习惯是，不能有人比我强。不然我这个猿人王往哪儿搁啊！”

辛巴达自知能胜过孙铁猴，这场架打下去，他也不会吃亏，但孙铁猴提及神雕是它们的老朋友，这场架却不好

意思打下去了。跟朋友的朋友打架，那最终就不是朋友了，不是朋友便是敌人，好端端的朋友不做却要做敌人，辛巴达于心不忍。但孙铁猴却不管那么多，定要置辛巴达于死地。辛巴达知道孙铁猴本领高强，如此生死争斗，是丝毫不能马虎的。辛巴达久未逢对手，今日有强敌找上门来较量，那是最好不过了。

当下辛巴达说道：“孙大王，我跟神雕是好朋友，你跟神雕也十分交好，由此算来，我们都是好朋友，好朋友较量那就点到为止吧，怎么样？”

孙铁猴怒道：“你如果害怕便束手投降吧，没有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辛巴达道：“好！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再多说就不是人话了。请！”左手往外一探，右手平对胸口，站个弓步，静待孙铁猴来攻。

孙铁猴不再作声，身形一晃，呼呼几声，拳脚并使，直攻辛巴达胸脯。

辛巴达暗喝了一声采，孙铁猴这一顿拳脚并使，表面上看来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拳有拳劲，脚有脚力，交替攻击，威力非常。

辛巴达识得厉害，觑准孙铁猴的拳脚方位，左右两拳直捣了出去。

“嘭嘭”两声，掌脚对抗了两下，辛巴达退后了一步，孙铁猴却刹不住脚往后飞退。幸亏孙铁猴的猿尾粗长，往左侧一甩，啪的一声，猿尾缠住一棵大树，又回荡了回来，孙铁猴借这一回荡之势，又张牙舞爪朝辛巴达猛扑了过来。

刚才那两下，明明是辛巴达凭实力胜了孙铁猴，但孙铁猴不服气，要重新斗过。辛巴达早知孙铁猴有言在先不

打败自己便不会罢手。虽然胜了一场，但并不敢怠慢，运劲拳脚，以逸待劳，要后发制猿。

孙铁猴身子敏捷，臂长腿长尾巴也长，它凭借这三点优势，凭空跃起，居高临下，每拍出一猿掌踢出一猴腿，又附加遽落之势，本来只有三份力，这一附加便变成了四份力，却是大占便宜。

辛巴达是打斗行家，孙铁猴的本领和他相差甚远，孙铁猴不管使出什么招数，他都瞧得明明白白，孙铁猴不管变化什么花样，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孙铁猴居高临下，仗着身手敏捷，不断猛打狠攻，但时间一长，孙铁猴手脚落慢，终究会拳酸脚痛，从空坠落，败在自己的脚下。

辛巴达又和孙铁猴折了七八招，辛巴达招招防守，孙铁猴招招抢攻。

孙铁猴见斗了七八招仍不能挫败辛巴达，心里一急，拳脚加劲，给辛巴达增加了不少压力。但辛巴达成竹在胸、稳操胜券，孙铁猴越是拳脚加劲他越是欢喜。孙铁猴一加劲，身上的劲力就会不断减少，在高处无节制地抢攻，那自是大耗劲力，再这样大加劲力，纵然天生神力也会变成无力了。

辛巴达吞食巨蟒后身上贮藏了无穷无尽的劲力，此时自己又不是抢攻发劲，虽折招这么久，但他的劲力却是没有使出多少。孙铁猴已经处于劣势，但是它只知道没命抢攻，哪里知道这么多危险在向它靠近？

辛巴达接连退了十几步，这十几步将孙铁猴的攻击力道全部化解于无形之中。

孙铁猴只觉得自己打出去的力道不但没有伤到辛巴达，

反而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铁猴不服气，又连施几下重拳，这几下重拳打出去后，吓得孙铁猴心惊肉跳，原来它那几下重拳刚一打出，忽然却从中折回，打向自己来了。

它立时明白辛巴达先发制招，未得它的拳招使老，早出手挡回。孙铁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打出去的拳劲又返回来回打自己，这一下意念闪动，那些拳劲尽数反扑了回来。

孙铁猴防备不及，周身要害中拳，立刻觉得五脏六腑都翻转了过来，浑身无力，从空摔落了下来。

辛巴达眼见孙铁猴落败，全身中拳，从空摔下不死也得重伤，想也不想，踏前一步，早出双掌，在孙铁猴的屁股一托，手劲上翻，卸去了孙铁猴的遽落之势，平平稳稳扶着孙铁猴着地。

孙铁猴脸如死灰，叹息一声，不敢正视辛巴达。

辛巴达微微一笑，朝孙铁猴抱拳道：“承让！承让！铁猴大王本领高强，我佩服得很！”

孙铁猴低头轻声说道：“你不必客气，你杀了我吧，这个大王你来做！”说完闭目待毙，负臂让辛巴达杀它。

辛巴达哪里料得到孙铁猴会有这一着，败了便败了，怎么还要让别人杀了它？

辛巴达先前一枝甩手箭射死了一个猿人，心里一直就愧疚得很，现在又要让他杀死猿人王，他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辛巴达知道孙铁猴性子急烈，赢得起输不起，一摸清它的脾气，心下便坦然了。

辛巴达自然不会杀孙铁猴，但不杀孙铁猴，孙铁猴未必会领他的情，心里想到何不强迫它做一件难度挺大的事情，这样两不相欠，和和气气，岂不是美事一桩？当下计

较已定，便对孙铁猴说：“铁猴大王，我也不杀你，但你必须答应为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难度挺大，你敢不敢做？”

孙铁猴被辛巴达一激，哪里还沉得住气？一拍胸脯，大声说道：“我什么事情不敢做！你说，什么事情？就算天大的难事我也要赴汤蹈火为你办好！”

辛巴达一拍双掌，大笑道：“好！你这么说，就好办了！你帮我找一艘大船我要离开这个岛屿！”

孙铁猴脸色大变，颤声道：“你真的要一艘大船吗？”

辛巴达道：“不错！如果有难处便罢了吧！”

孙铁猴道：“实不相瞒，只要上了这个岛的人，都没有一个能逃回去的。”

辛巴达料想孙铁猴不会再跟自己为难，既然猿人王都不跟自己为难，那么那些猿兵猿将也不会跟自己为难了。看情形这个岛上另外还有厉害的野兽，极有可能孙铁猴它们都对付不了。

辛巴达想到此节，便又对孙铁猴说道：“这个岛上是不是有更厉害的野兽？你们都不是它的对手吗？”

孙铁猴摇头说道：“错了，错了，不是野兽，是我们的保护神。”

辛巴达奇怪地问道：“难道是天神？”

孙铁猴正色道：“是一个高大巨人。他一站起身来，能够头顶白云，手抓天上飞鸟，力大无穷，他的名字叫做卓宾拉。他经常保护我们，一遇到强敌，都是他出手打发。我们把他奉为大神，是威可不犯的大神！”

辛巴达心头一凛，料想孙铁猴所言不虚，突然想起一件大事，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是不是说巨人卓宾拉会来杀

我？”

孙铁猴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我们猿人不说，他是不会找你麻烦的。问题是你要一艘大船，就必须找他要。他手上有很多船，他从来没有把船放到过海里。他不准别人去找他，他养了很毒蛇，谁只要踏入他的禁地一步，他就会放毒蛇对付违禁的人。我们都不敢得罪他。”

辛巴达见孙铁猴说到巨人卓宾拉的时候，全身发抖，口齿不清，哆哆嗦嗦，知道孙铁猴怕极了巨人卓宾拉，辛巴达不想让孙铁猴为难，便要向它告辞。孙铁猴感激辛巴达的不杀之恩，临别时告诉了巨人卓宾拉的居住的地方，要叮嘱辛巴达小心巨人的长手和他的毒蛇。辛巴达谢过孙铁猴，头也不回，大步往巨人卓宾拉居住的东山走去。

凶猛毒蛇

辛巴达走到东山山口，便驻足不前了。因为他看见东山四周都游动着黑漆漆的大毒蛇，毒蛇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辛巴达不敢小看了这些大毒蛇，稍有不慎，被这些大毒蛇咬上一口，哪里还有命在？

辛巴达看到这些大毒蛇让他马上又想起了他吞食巨蟒的情景。他还记起双手剥蛇皮、抽蛇筋。他想到巨蟒之大他都杀死了，这些毒蛇虽然毒不可测，但又什么好害怕的呢？

辛巴达想到这里，他便从怀里取出了巨蟒蛇皮蛇筋来。

蛇皮又厚又宽，披在身上倒是一件防身奇衣，毒蛇的牙齿再厉害，要想咬破这张又厚又韧的巨蟒，蛇皮却也是万万不能的。辛巴达便把蛇皮裹在了身上，把全身包扎了个严严实实。辛巴达自己也感到非常奇怪，这张又厚又长的蛇皮穿在身上不但不碍手碍脚，反而还穿得挺合身的。但转念又想，这是生死关头，什么都顾不上了。管他什么合不合身，只要能够防身就行。

辛巴达又扯了扯巨蟒蛇筋，这根长达十余米拇指般粗柔韧无比的蛇筋，只要劲贯蛇筋，却也是一件防身利器。

辛巴达用蛇皮保护周身要害部位，又用蛇筋伺机攻击毒蛇，真是有守有攻，攻守兼备，严守力攻很是恰当。

漫山遍野的大毒蛇立刻就发现了站在东山山口穿皮扯

筋的辛巴达。也许是几天没有进食吧，毒蛇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直向辛巴达进攻。

辛巴达知道这些剧毒无比的大毒蛇都是巨人卓宾拉养的宠物，如果不事先跟他打个招呼，伤了他的宠物，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又想到自己有求于他，更是不能对他无礼。

当下辛巴达便张口纵声说道：“晚辈辛巴达有事相请巨人卓宾拉大英雄帮忙，恳请您老人家见一见我！”

辛巴达心目早把巨人卓宾拉当作了大英雄，此时说出来，却不觉有点晚了。虽然如此，但礼貌问题却是不能少的。

辛巴达本领高超，说这一句话时全身运劲，说得中气充沛，声如洪钟，声音一出口，便轰隆隆远远传了出来，方圆七八里的地方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辛巴达料定巨人卓宾拉就住在东山里面，他这一声说出去，卓宾拉定能够听见。

辛巴达等了一会儿，不见回话，心里虽然颇为失望，但自己先礼后兵，礼数一讲过，自己和他的宠物动上手，到时候也不怕卓宾拉怪罪了。

辛巴达生性谨慎，虽然本领高强但从来不轻易得罪人，今日实在是是有要事要求巨人卓宾拉，明知他不会搭理自己这个在他眼里连人物都算不上的人，但礼数却不能少了，尊敬前辈那是理所应当，做起来也并不费事，举手之劳而已。当下辛巴达又说了一遍恳求巨人卓宾拉帮忙的恭敬话儿。

辛巴达刚把这一番恭敬的话儿说完，忽觉脚下一紧，低头一看，原来有两条行速奇快的拳头大小的毒蛇抢步缠

上他的双脚，正张牙利齿要咬他的脚背。

辛巴达心头一凛，双足一点，身子拔高了一米多高，借这一点之力，双足前甩，把那两条大毒蛇甩了出去，不敢停顿，身子往后倾倒，身形一晃，在半空翻了两个跟斗，待到双足着地的时候，他已经倒跃出了东山山口五米之远。双脚刚一落地，“啪”的一声劲响，手中蛇筋在百忙之中还扬击了出去。

辛巴达蛇筋扬出，手起筋击，力透蛇筋，蛇筋碰处，再坚硬的东西也会应击粉碎，更别说头脑柔软的大毒蛇了。

辛巴达这一蛇筋击去，立时击毙了七八条黑漆漆尖牙利齿的大毒蛇。

辛巴达不敢轻敌，击出蛇筋后，立即双足跃起，手起扬出，柔韧无比的蛇筋又向那些大毒蛇的蛇头劈击了过去。

又是“啪啪啪”几声劲响，筋落蛇毙，辛巴达手腕连挥三下，一下毙了七八条大毒蛇，三下转眼间便毙了二十四条大毒蛇。

大毒蛇见辛巴达神勇无比，还未近到他的脚下，便被接连击毙了二十余条非常剧毒的同胞，虽然已方毒蛇漫山遍野，但辛巴达厉害无伦，纵然冲上也是死路，还不如不再前进，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既保全了性命，又防守了敌人，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这些大毒蛇和巨人卓宾拉相处久了，便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点人性，也知道为自己着想起来了。当下没有毒蛇再向辛巴达进攻。

辛巴达可不领它们这些毒蛇的情，接连四击不费吹灰之力便毙了三十余条剧毒无比的大毒蛇，正所谓杀得性起，如此得心应手，如此左右逢源，不乘胜追击，更待何时？

当下辛巴达又是纵身跃起，身在半空，力透蛇筋，手起筋

落，啪啪啪几声大响，挥筋击向群蛇。

毒蛇正要逃避，但哪里来得及？辛巴达扬击出的蛇筋神速无比，倏忽难测，待中击后才知自己要死翘翘了，当真是死不瞑目。啪啪啪蛇筋破空大响后，立时又有二十余条大毒蛇被蛇筋击毙。

辛巴达如此威猛神勇，群蛇都吓得掉头往山上山后逃避而去，都怕了辛巴达。

辛巴达接连得手连续大胜，终于在剧毒无比无人敢碰的大毒蛇面前扬眉吐气，胸怀为之一宽，豪迈之气填充心肺，精神大振，心情转好，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几声。笑声轰轰，胜过雷声，远远传了出去，不再回来。

恶毒巨人

辛巴达刚笑完，忽觉自己双耳嗡嗡作响，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纵声长笑余音未散，过了片刻，双耳的嗡嗡响声不但不见有变小之势，反而愈来愈响得大声。

辛巴达心头一凛，立时明白是巨人卓宾拉发出的奇特声音，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只听得悲中有笑，笑里藏悲，哀愁缠绵，徘徊难断。

辛巴达越听越是心惊，最后声音似鬼哭又像狼嚎，辛巴达再也不敢听下去了，双手食指紧紧塞住耳朵，不敢丝毫松懈，但心里却是十分担心。

过了一会儿，声音像潮水一般慢慢退去，辛巴达的耳根也清净了很多。辛巴达放松了手劲，双手侧腿而放。

突然东山里面发出天崩地裂般的脚步声，辛巴达立刻明白是巨人辛巴达来了。

只过了片刻，东山口立刻站出了一个身形奇高躯体庞大的巨人来。

辛巴达吓得目瞪口呆，巨人卓宾拉身子比二百米高的东山还要高出一个山头，他的身躯庞大得比半个东山还要大。他的手有一百米长，脚比手更长，一步能跨出五六百米，辛巴达跑一百步也不过五百多米。今日辛巴达是小英雄见大英雄了。

辛巴达仰头大声对巨人卓宾拉问道：“你就是大名鼎鼎

的巨人大英雄卓宾拉老前辈吗？”

巨人卓宾拉说道：“连你也知道我的名字，看来你今天是走不出东山了！”

辛巴达听得巨人卓宾拉的说话声大得让自己的耳朵疼痛难当。便知道巨人卓宾拉要取他性命，当真是易如反掌，只要大声朝他说几句话，不被卓宾拉的巨声震昏，也会耳聋。

辛巴达又仰头朝卓宾拉大声说道：“我不是坏人，我今天是有事才来打扰你的，请您老人家别见怪。”

巨人卓宾拉说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坏人？难道就凭刚才击毙我精心喂养的那几十条宝贝大蛇吗？”

辛巴达暗道：“我刚才用蛇筋打死他的大毒蛇，他肯定是看见了，必然怀恨在心，要借船却很难了。”

当下辛巴达又道：“我本来也不想伤害您老人家的宝蛇，但它们一见到我便一拥而上。我出于自卫，才迫不得已伤了它们。请您老人家不要见怪。我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了。”说完，辛巴达便向巨人卓宾拉作揖敬礼。

却听巨人卓宾拉冷冷笑道：“赔礼道歉已经晚了，当你杀它们的时候想到过我养的宠物吗？你现在说的都是伤人心骨的风凉话。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死路和活路。你选哪一条？”

辛巴达听得巨人卓宾拉说话越说越僵，虽然他口头上说有死路和活路之分，但稍为肯动点脑筋的人都能够分辨出卓宾拉所说的死路就是活路，活路就是死路，生生死死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但辛巴达偏偏却对巨人卓宾拉说道：“死路又怎么走？活路又怎么行？”

巨人卓宾拉听得辛巴达大声问他死路和活路的行走方法，不禁暗暗佩服起辛巴达的胆量和气魄来了。辛巴达的大声问话，颇出乎他的意料。

卓宾拉依然冷冷说道：“生路就是和我手上这条五步蛇斗上一斗，如果能胜过我这条五步蛇，我不仅放你一条生路，而且还将送上一艘大船另外附送一座金山给你。”

辛巴达听得巨人卓宾拉将生路条件说得轻描淡写，他当然知道哪里有这么容易得手成功的事情？说不定这条生路比死路还难走。

忽听卓宾拉对辛巴达说道：“你瞧清楚了，就是这条五步小蛇！”辛巴达见得卓宾拉左手突然前伸，听得“嗖”的一声劲响，衣袖波动一下，一条花花绿绿的尖头五步蛇从他长臂里钻了出来，在他的左手五根手指上游动不停。

辛巴达这一瞧，瞧得他心惊胆颤了起来，原来那条尖头五步蛇竟然比他先前杀死的巨蟒还要大出一倍，想起当时在树林里勇斗巨蟒的情景，历历在目，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尖头五步蛇的名头辛巴达是有耳闻的，它是天下五大剧毒奇蛇之一，只要被它咬上一口，走出五步，立时毙命，全身僵硬如铁，纵然神医神药疗治也不能再活命。

辛巴达识得厉害，但今日性命已不再自己手中，生死由不得自己，想到此节，心下反而坦然。辛巴达把生死置之于度外，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概对抗着巨人卓宾拉。

辛巴达又大声朝卓宾拉说道：“那么生路又如何说起？”

巨人卓宾拉说道：“生路便是将东山移到西边去填海。什么时候将东山移走，我便什么时候放你走路！”

辛巴达大声说道：“我今天命该绝，生死都一条命，没

什么好怕的。我选择死路！”

巨人卓宾拉说道：“好！有胆量够气魄！”

其实辛巴达又何尝不想求生，但卓宾拉的生路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东山如此之大，要将东山全部移到西海去，没有数十年的寒暑之功，又怎么能够办到？在这里劳困数十年后还极有可能摆不平这座东山，那么这数十年岂不是白白浪费吗？早晚都是一死，不如死得痛痛快快，千万别让巨人卓宾拉把自己看成了一个贪生怕死之徒。

但辛巴达转念又想：“我吞食巨蟒，喝了蛇血又吃了蛇肉，身上似乎早有灵蛇之性，巨蟒之毒，世上也是罕见，我身怀剧毒和巨人卓宾拉的尖头五步毒蛇相抗，大有以毒攻毒之势，尖头五步蛇说不定还没有我毒呢，这岂不是有活命的机会？”

辛巴达想到这里，心中一宽，倒也不惧怕巨人卓宾拉左手上的那条花花绿绿的尖头五步蛇了。

巨人卓宾拉对辛巴达说道：“尖头五步蛇，中毒五步死，你可要记住了！”

辛巴达昂然道：“我记着呢，放蛇过来罢！”

话还未落地，只听半空中“嗖”的一声劲响，隐隐有雷鸣之声，势挟劲风，尖头五步蛇从空扑面而来，蛇大势猛，这一扑下巨石大树也会一扑粉碎。

说时迟，那时快，辛巴达将巨蟒蛇皮往全身一裹、蛇筋扬起挥出，一连串动作只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完成。

只听得“唰”的一声脆响，蛇筋击空，辛巴达猛觉蛇筋一沉，缓缓垂落。辛巴达抬头细看，原来尖头五步蛇不知以什么方法避过了辛巴达刚才那一下蛇筋连击，身侧头移，蛇身已经缠绕住了辛巴达的手中蛇筋，迅速沿蛇筋游

向辛巴达，张牙利爪亲咬辛巴达的持筋右手。尖头五步蛇有守有攻，不急不躁，后发制人，端的是厉害无比。

辛巴达见尖头五步蛇缠上了他的防身利器，心中大骇，丝毫不敢小觑了尖头五步蛇，想也不想，运劲到臂，臂传手腕，手上加力，力贯蛇筋，劲透筋头，用力左右挥甩，作游动状，劲弹力击，要将尖头五步蛇震甩出手上蛇筋。

巨人卓宾拉居高临下，早已知辛巴达一举一动观察得透透彻彻，眼见尖头五步蛇缠筋速下，以为辛巴达自顾性命非撒手弃筋不可，不料辛巴达不但不撒手弃筋，反而还运劲大力震甩尖头五步蛇，如此临危不乱的定力，他不得不佩服。

辛巴达这一运劲聚力猛甩狠震，力道是何等奇大，这一击可以视为辛巴达集全身之力搏命一击，生死再此一击。

这一击果然厉害无比，尖头五步蛇虽然身粗势猛，但辛巴达奋力反击却是大大出乎它的意料，它身子临空，没有借力之处，身在高空，心可是悬着呢！一个措手不及对付在它的身上，它哪里承受得了？

只听得“呼”的一声破空大响，尖头五步蛇被辛巴达大力甩挥了出去，远远摔落在地，只摔得落地处尘土飞扬，草木折断，可见辛巴达余劲之大。

好在尖头五步蛇身粗皮厚，这一摔落倒没让它皮开肉绽，但内心里却翻滚得厉害。尖头五步蛇翻过身来，正视辛巴达不敢胡乱进攻。

辛巴达一个甩手劲大举成功，心下一宽，精神大振，信心倍增，只要尖头五步蛇再向他攻击，他手上的蛇筋可不会留情，定叫可恨的尖头五步蛇有来无回。

当下尖头五步蛇只敢正视辛巴达，不敢轻举妄动；辛

巴达凝神待敌，随机应变，要后发制蛇。敌我双方僵峙不下，久久不敢攻击对方。

忽见尖头五步蛇利尾往上一翘，一块大石头“呼”的一声破空从尖头五步蛇后疾飞而过，气势汹汹砸向辛巴达的当胸。

尖头五步蛇利尾后甩之力准头厉害，大石头大可砸向辛巴达的头部，但尖头五步蛇认准辛巴达会避过，倘若辛巴达侧头避过，那么当胸却要全暴露了出来，尖头五步蛇再甩出一块大石头击向辛巴达的当胸，辛巴达哪里来得及避过，一中大石，必死无疑；倘若辛巴达低头避过那是更加危险，待到第二块大石头砸到，辛巴达纵然腾出双手抵抗，也不能幸免于难。

尖头五步蛇万万没有料到辛巴达会一跃而起，左足踢出，右手蛇筋又是大力扬击袭向尖头五步蛇的脑部。

哧的一声裂石响，辛巴达左足踢碎了迎头砸来的大石头，右手蛇筋同时击向尖头五步蛇的脑部。

尖头五步蛇存心要和辛巴达的蛇筋较量较量，眼见柔韧无比的蛇筋当头击来，并不惊慌，身子往后一缩，利尾反翘甩出。啪的一声脆响，辛巴达的蛇筋和尖头五步蛇的利尾碰交了一下。

这一碰交只震得辛巴达手臂麻酸，险些拿捏不住手中蛇筋，尖头五步蛇也并不好受，它生生挨了辛巴达一蛇筋，不仅尾巴疼痛不止，而且连腹部也疼痛了起来。

这一碰交，双方都使出了全身力气，丝毫不亚于死命一搏。

辛巴达一经交上手，手劲便源源不断了起来，不将这些，手劲挥击出去，心中颇为不痛快。他自恃身披巨蟒蛇

皮，身怀巨蟒大力，手持巨蟒蛇筋，有这些利器辅助，就算再多一条尖头五步蛇，他也丝毫不惧。

辛巴达蛇筋甩击后，手上加劲，步伐不停，挥挥洒洒，筋头像雨点般向尖头五步蛇的头脑七寸要害处猛击过去。

尖头五步蛇见辛巴达的攻势凌厉无伦，自己万万不是他的对手，再不躲避，哪里还有命在？身子倏忽闪避，虽然经过巨人卓宾拉的特殊训练，但要闪避辛巴达这许多凌厉无伦的猛力狠击却也并非易事。饶是它闪避得急快，但身上还上挨了七八下辛巴达的大力蛇筋。

辛巴达扯筋回收，待要再次出去时，忽觉脚背隐隐一痛，往下一看，这一看只瞧得他心中骇极，魂魄飞天，暗暗叫苦：完了，完了！这下可得死翘翘了。

原来辛巴达低头看见那条尖头五步蛇已经死死咬住了自己的脚背，脚背流出了漆黑如墨的血，辛巴达的血再也不是鲜红的鲜血了，他全身的血都变成了又黑又冷的毒血，辛巴达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剧毒无比的冷血动物。

尖头五步蛇数次进攻都被辛巴达打得大败，最后几下打得它剧痛无比，皮都开了，肉也绽了，惨败难堪。尖头五步蛇恼怒无比，它乘辛巴达收筋之际，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到辛巴达的脚背一口咬了下去。辛巴达被它咬了一个措手不及，脚背没有被巨蟒蛇皮裹住的地方，被尖头五步蛇咬伤，毒液出自尖头五步蛇之口，立刻传遍了辛巴达的全身。

辛巴达渐渐感到全身忽冷忽热，最后是热少冷多，最后的最后全身都冰冷了起来。辛巴达的心情也似自己的身体一样冰凉了起来，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忘记了。

尖头五步蛇一口咬伤了辛巴达，它心中大喜过望，张

嘴又狠狠在辛巴达的脚步上咬了四口，前前后后咬了五口。

辛巴达刚开始被尖头五步蛇咬一口的时候，这不觉得怎么疼痛。紧接着尖头五步蛇得寸进尺狠狠在他受伤的脚背上咬了四大口，此时咬得他疼痛无比，再也忍不住，倏地伸手下捉，将粗重的尖头五步蛇捉在手上，张口就往它的七寸要害狠狠咬了过去。

辛巴达痛恨尖头五步蛇接连咬他四大毒口，它只要咬上自己一口便要了自己的性命，怎么接连不断又连咬自己四口，难道是永世不让自己超生吗？如此剧毒心狠的尖头五步蛇当真是可恨，自己不以牙还牙，那怎么能够解心头大恨？

辛巴达接连在尖头五步蛇七寸要害处咬了五口，咬完狠狠五口后，他便收口闭了嘴，不再以牙还牙，和尖头五步蛇口口计较了。

就在这个时候，巨人卓宾拉在半空发出了霹雳般的大吼：“口下留情！口下留情！”辛巴达心头一凛，手劲一松，那条尖头五步蛇应手而落，重重摔在地上，萎靡不振，再也不能动弹半分了。

巨人卓宾拉长手一伸，便将离他手臂处相隔百米的尖头五步蛇捉到手掌心里。只听得巨人卓宾拉颤声道：“你好大的胆子，敢反咬我的宝蛇五口！”

辛巴达听得巨人卓宾拉声音严厉无比，心想自己不好好解释清楚，巨人卓宾拉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自己一死不足惜，但就怕巨人卓宾拉恼恨自己咬伤了他的宝贝五步毒蛇，一时愤怒，便将自己的四肢撕裂，那真是惨不忍睹，自己别说能够含笑九泉了，就算是死而瞑目也是万万不能了。

辛巴达向巨人卓宾拉解释说道：“我不是故意要咬伤你的宝贝奇蛇的。你也看见了它连咬我五口。它咬我一口便要了我的命，但它连续不断咬我四口，这不是要我永世不得超生吗？”

巨人卓宾拉怒道：“好小子！你胆大包天，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快快走上了五步去死吧！”

辛巴达心想：“我不走出五步，我便不会死，我为什么要走出五步寻死去！”当下运劲双腿，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

卓宾拉突然怪叫一声：“啊呀！我的宝蛇死了！我的宝蛇死了！”声音凄惨无比，好像碎了心肝一样，当真是撕心裂肺的哀号。

原来辛巴达早身怀巨蟒剧毒，尖头五步蛇咬伤他吐射毒液给辛巴达，却让辛巴达受益匪浅，五步蛇的剧毒和辛巴达体内的剧毒互相抗击，不过一会儿，辛巴达饱受以毒攻毒，忍不住张口作呕，他这一张口立刻将全身之毒会聚在口中，恰巧张口咬到五步蛇七寸要害处，双重剧毒咬住五步蛇，这条尖头五步蛇哪里承受得起这双重剧毒，立时中毒毙命。但辛巴达却幸运得很，他不仅将昔日巨蟒的剧毒全数解去，还将尖头五步蛇咬伤他的剧毒也尽数除去，旧毒新毒全部进入尖头五步蛇的七寸要害，哪有不死之理？

巨人卓宾拉见辛巴达被他的宝贝尖头五步蛇连咬五口都还没有中毒身亡，不禁令他大吃了一惊，觉得辛巴达这个人当真是鬼神莫测，令人不可思议。

辛巴达听得巨人卓宾拉说尖头五步蛇已经死了，心中高兴得差点没让自己的双脚跳起来。

辛巴达心头虽喜，但却不露声色，口头说道：“现在我

胜利了，你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说过的话，应该算数吧？”

巨人卓宾拉明知辛巴达在激他，但他一直以来便自视清高得很，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放辛伯达走，但口头却说道：“我怎么说话不算话！放你走便是！”

巨人卓宾拉伸手入怀，立刻从怀中出两艘在他手里是微不足道的小船但在辛巴达眼里却是不可小看的大船来。

卓宾拉右手托着那两艘船问辛巴达：“这里有两艘船，一艘是空荡荡的空船。另一艘却是沉甸甸的金船。你可以随便选取一艘船。”

辛巴达想也不想，脱口而出：“我选用那艘空船！”

巨人卓宾拉大声叫道：“好一个辛巴达！接住了！”卓宾拉话还没有说完，便将那艘大船翻掷向辛巴达。

那艘大船从百米高空翻掷下来，势道是何等猛急，丝毫不亚于一座大山压落下来。

辛巴达不敢怠慢，知道巨人卓宾拉对自己咬死他的尖头五步蛇一直耿耿于怀，记恨在心，现在借送船之际，有心要置自己于死地。巨人卓宾拉如此轻视自己，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却不能让他更加小看，不在他的面前显露一手，卓宾拉轻视自己这口气又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当下辛巴达弓背稳稳下蹲，运劲在臂，只待大船翻落下来，便双掌推出，纵然不能将大船托住，也能双掌将大船打到一边去。

只听“嘭”的一声大响，辛巴达双掌外推内托，已经将从空翻落下来的大船稳稳托住。

巨人卓宾拉对辛巴达大声说道：“好小子，真有你的。看来我再为难你，那便是以大欺小了。给你一艘船再给你

半船金子，回家去吧！”

卓宾拉说完便伸出长手，食指和拇提轻轻捏住辛巴达提到右掌上平摆着的大船上，大步走出东山往西海滨岸走去。

辛巴达此时已经有临空飞跃的感觉。巨人卓宾拉奇高无比，肩膀上还有云雾缠绕，身子一动，那些缠绕在肩的云雾便往后退去。辛巴达虽然身在船上，但是真实之境却在天上。小时候梦想在天上飞翔，此时梦想成真，若不是身临其境，哪有飞天的感觉？

巨人卓宾拉只走七八步。西海便在辛巴达的眼前。辛巴达望着苍茫的西海，想到待会儿乘船回家，心中真是激动不已，心里有千万句话要说，但此时却兴奋得说不出口。

巨人卓宾拉一只脚踩到了大海里，另一只脚却踩在海岩边，入海的那只脚海水已经没至他的膝盖上了。这时卓宾拉对辛巴达说道：“我送到这儿便不再送你了。记住不能对其他人讲你来到过这里，更不能带人来这里。否则，就是这样！”

巨人卓宾拉那个“样”字还没有说出口，只见他右手向前大力了甩，辛巴达脚下所踩的大船立刻像离弦的强劲之箭，直往大海里飞插而去。

辛巴达听到巨人卓宾拉后面的话是越说越僵，知道不妙，立刻双手大力紧紧握住主桅杆。主桅杆是这艘船的主骨大架，倘若这根主桅杆有失，整艘船便会毁灭。辛巴达航海历险时日也不短，深明此理。

大船因为有辛巴达死力握紧主桅杆，虽然摔落之势猛急，但速度却没有事发时那样疾速了。

大船从百米高空坠落而下，若是寻常人手自是连人带

船一起栽进大海里去了。但今天大船却碰到了本领高强的辛巴达，辛巴达拯救了这艘船。

眼见大船离大海只有三十多米了，坠落之势越来越猛疾，但见辛巴达双手在主桅杆一搓，身子跃高，右手和左手交叉用力不停在主桅杆来回抓握，身子围绕主桅杆旋转了起来。大船被辛巴达的旋转大力提升牵扯住，坠落之势缓慢了起来。

辛巴达不敢怠慢，连气都不敢喘一口，身子越转越快，旋转之力越来越大，大船此时像秋叶一般轻飘飘落下。

只听“啪”的一声大响，船落水起，浪花四溅，大船晃荡了几下，马上就停止了摇晃动荡，已经平平稳稳泊在海面上。

辛巴达在桅杆上旋转了多少圈，连他都搞不清楚。大船一落稳在大海上，他也停止了在主桅杆上旋转。“啪”的一声，辛巴达右掌在杆上一推，身子借力跃出，在空中潇潇洒洒翻了一个大跟斗，稳稳站在甲板上。

辛巴达生怕巨人卓宾拉另生奇变，不待卓宾拉说话，抢上一步，右手抓起帆绳奋力往主桅高杆扬去。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宽长的风帆被辛巴达扬起升高，升势奇快，转眼之间便升到主桅高柱之顶。海风吹到，风帆迎风张扬，辛巴达左手扯住帆绳，左肘猛地下沉，帆绳被辛巴达的左手扯得绷紧，风帆更加张扬，猎猎作响。船身一动，大船立刻像离弦之箭，嗖的一声乘风破浪驶向西方。

巨人卓宾拉在高处将辛巴达扬帆扯绳等一系列快速绝伦的动作尽收眼底，心里不得不佩服辛伯达的本领。突然在这个时候又想一件事情，立刻朝辛巴达大声说道：“喂，好小子，还没有奖金山给你呢！接住了！”说完，右手食指

朝辛巴达的方向一弹，又是“嗖”的一声劲响，一块比大船还大的金块向辛巴达砸去。

辛巴达心里暗骂：他妈的，你卓宾拉还有完没完！心里虽然这么说，但却不敢小觑了卓宾拉远远弹来的大金块。

但见辛巴达扯住帆绳，双足一点，身子沿着帆绳飞梭而上，待到挨近桅杆之顶，后足一蹬，呼的一声，辛巴达已经飞跃到了高空，立时双掌推出，大喝一声：“去你妈的！”紧接着“嘭”的一声巨响，巨人卓宾拉弹出的大金块被辛巴达双掌大力一推，反推而回，倒戈飞向卓宾拉。

辛巴达双掌推出后，借和大金块相撞的反弹大力，连续在高空中倒翻七八个大跟斗。

卓宾拉弹出的大金块力道是何等奇大，辛巴达若要硬拼猛弹而来的大金块，那是万万不能。但是辛巴达连借帆绳摇晃之力、后足蹬桅杆高顶之力，再加本身强猛无比的阳刚之力，硬是将大金块推了回去。

辛巴达借着在高空中连翻七八个跟半的机会卸去了反弹到他身上的强力，再次轻轻巧巧稳稳落在甲板上。气不急喘，脸不胀红，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端的是气定神闲。

辛巴达不敢再停顿，扬帆扯绳，催船前行，离卓宾拉远远而去。巨人卓宾拉在岛上哈哈大笑，辛巴达听得笑声越来越远，知道巨人卓宾拉再也没有什么花样要在他身上使出了。于是放心返航，回归西去。



第五章

第四次航海

五怪吃人

辛巴达从海外归来带回了半船金子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巴格达城。这次来巴结他的人身份都很显赫，其中有不少人是王公大臣。辛巴达最是头痛这些人了，他觉得这些人俗不可及。

他讨厌这些虚情假意的人，他决定不和这些人来往。于是他又把新赚回来的金子交给他那个远房亲戚管理，自己带上很多钱，雇了一些航海经验丰富，勇敢坚强的水手，乘上他从猿人岛带回来的那艘大船往东方而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辛巴达他们的大船在大海上行驶了七天，这七天他们都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是到第八天一大早的时候，他们的大船却被一阵莫名其妙的怪风倒吹了几十海里，一个不留神，他们的船触礁了。

大船马上倾沉了，船员们都掉落到了大海里。不幸中的万幸，船员们都依然活着。他们精通水性，只要不起狂风大浪，一时三刻他们还是死不了的。

他们在大海上漂泊了一上午，最后有人看见大海的东方，也就是在前面的不远处有一个岛屿。他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信心倍增，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往那个岛屿游去。

在辛巴达的带领下，他们平安地登上了海岸。一登上海岸个个都萎靡不振了起来，倒在地上便不停地喘气呼吸。

他们在海上漂泊了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太累了。虽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的响，但都没有食欲，他们累得连嘴巴都张不开了。

岛上的风光不错，但是辛巴达他们都没有心思去欣赏，他们都把眼睛闭上了。辛巴达整整休息了一天，他的精力才重新恢复了。但其他人却没有辛巴达那样的本事，他们依然累得站不直身子。

辛巴达他们一无所有，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都一起追随那艘大船徐徐沉入海底。情况非常紧迫，他们必须靠自己了，自立更生，自食其力，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辛巴达决定为他的水手们找一些吃的东西。他吩咐那些水手不要随便离开，等他拿食物回来，大家一起共用。水手们都很感动，他们在心目中把辛巴达当作了救世主。

辛巴达一个人大步朝岛中的树林走去。这个岛跟辛巴达以前遇到过的岛一样，岛上都是树木成荫，郁郁葱葱。

辛巴达刚走进树林几步，立时听到后面有人的脚步声。辛巴达还以为是他的水手在后面跟着他呢，他没有在意，继续往前走。

辛巴达又走了十几步，发觉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多，辛巴达暗思：“难道所有人都跟着来了吗？”于是他转身回望。他这一瞧，只瞧得心惊肉跳，原来紧紧跟随他的不是水手们而是五个长嘴獠牙的似人非人的怪物。

辛巴达看到那五个怪物一身是血，有两个怪物的獠牙上还挂着人的衣服。辛巴达心中大惑不解，仔细一看那两个怪物獠牙上的衣服，不是水手们的衣服还会是谁的？

辛巴达心中一痛，义愤填膺，他立刻就明白了他那些累得站不直身子的水手们都被这五个怪物全部吃了。这五

个怪物吃人的速度当真是快，水手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呼救声就被怪物们活活吃了。

辛巴达强忍巨痛，渐渐心平气和了起来。他知道此时大敌当前，心情好坏往往决定胜败输赢。辛巴达知道仇越深，心情应该更加平静，脸色更应该显得浑若无事。

辛巴达冷冷地对那五个长嘴獠牙似人非人的怪物说道：“海滩边上的那二十五个水手是不是都被你们吃了？”

一个身材高瘦的怪物说道：“那些人血色不好，血气不足，吃了也是白吃，他们二十五人哪里比得上你一个人？”

那个怪物身旁的一个矮小点的怪物说道：“那二十五个人的肉也不好吃，水份太多，哪里像他这么肌肉结实，四肢发达。”那怪物说到这里伸出长毛大手指了指辛巴达。

这时其他三个怪物却急道：“大哥、二哥，你们都别为你自己打主意了。这个身强体壮的家伙是献给国王的最好礼物。说不定国王一高兴，便赏我们兄弟几个小官儿也是有的。”说完，五个怪物都仰天哈哈大笑了起来，俨然把辛巴达视为了盘中餐食一般。

辛巴达不以为然，冷笑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岛就是恶名远扬的吃人岛了。你们五个怪物便是恶贯满盈的吃人五怪了？”

那高瘦怪物嘿嘿笑了两声，说道：“你倒是有点见识！今天你被我们五兄弟看上了，你是乖乖束手就擒呢？还是要我们兄弟几个动动手脚？”

辛巴达道：“动动手脚那是最好的了！”

那矮个子怪物眉毛一扬，说道：“报上名来，你死了我们也好向国王交待一句，世上还有你这个人！”

辛巴达心里有气，说道：“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辛巴

达便是我。你们也报上名来吧！”

高瘦怪物大声说道：“大怪笑哈哈就是我！”那个矮个子怪物接口道：“二怪哈哈笑。”立刻有怪物接口：“三怪哈哈笑”“四怪哈哈笑”“五怪哈不笑”。

辛巴达听得吃人五怪自报姓名，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姓名取得如此怪异。

辛巴达说道：“你们吃人五怪是并肩作战还是一个一个挨着上？”

忽听五怪哈不笑大声说道：“他妈的！我们吃人五怪这么名声在外，如果对付你这个只要一指都能戳死的人还要并肩齐上的话，以后还让我们混是不混？”

辛巴达见他们五个怪物眨眼之间便吃完了他二十五个水手，本领实是鬼神莫测。倘若五个怪物一并杀来，实无胜算的把握，只有试一试其中一个怪物的本领，想他们五兄弟年龄都相若，试出一个的本领如何，其他四个怪物的本领便也大致不相伯仲了。

辛巴达决定先试一试五怪哈不笑的本领，但这次辛巴达却是试错了，他不知道五怪哈不笑的本领在五怪之中是最厉害的。吃人五怪年纪越大，本领反而越低，辛巴达从未和他们见过面，自然不知道这一点了。

辛巴达对五怪哈大笑说道：“我就首先向你这位老兄讨教几手吃人的功夫，还望赏拳赐教！”

其他四大怪都暗笑辛巴达自找苦吃，偏偏找最厉害的人较量。

五怪哈哈大笑两声，也不再作声。身形一晃，左拳早出，右拳后掩，一前一后两路刚猛长拳迎头向辛巴达重打了过去。

辛巴达识得这两拳的厉害，但身不动，脚不移，拳不出，掌不发，站立原处，要挨五怪哈不笑的这两路厉害重拳。

笑哈哈等四怪见辛巴达不避不躲等待哈不笑的厉害重拳打来，都暗恃：“难道这个辛巴达便这么没本事么？连躲也不会吗？”

只听“嘭”的一声大响，五怪哈不笑左右两拳同时打在了辛巴达的当胸，辛巴达却纹丝不动，眼睛望着五怪哈不笑不动。

笑哈哈等四怪此时都暗想：“糟糕，五弟把辛巴达打死了，辛巴达僵立在那里，怎么向国王交待呢？”

原来就在辛巴达和他的水手们分开的时候，吃人岛国的国王哭不死带着一干手下到海边游玩，恰巧碰到了辛巴达的水手们，国王哭不死本领超群，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吞吃了二十五个水手。吃人五怪也是国王哭不死的手下，他们见国王哭不死把几只残剩的人腿丢弃在海滩上不吃，他们便捡了个便宜，抢着吃人腿来了。国王哭不死怒斥了他们一番。然后伸手往树林里一指，指着继续往树林深处走去的辛巴达然后给他们兄弟五人下命令，要他们五个人去把辛巴达捉起来，奉献给他吃，如果办不好，就要拿他们五个问罪。吃人五怪当然不敢得罪国王哭不死，领令后立刻从后面追赶了上来。国王哭不死以为吃人五怪能够捉回辛巴达，于是他便带领其他手下回王宫去了。

五怪哈不笑本来以为辛巴达这个凡人受不了他的大力双拳。当他大力双拳打在辛巴达的当胸时，他还以为辛巴达会被他打飞。没想到辛巴达不但没有被哈不笑打飞，而且还用胸肌紧紧夹住了五怪哈不笑打在他当胸的两个大拳

头。

五怪哈不笑打出两拳后，想收回他的大力双拳，没想到不管自己如何使劲都不能把双拳从辛伯达的胸肌里拔出来。他不拔倒罢了，没想到越拔越紧。哈不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都不能得手，只拔得他面红耳赤，哪里敢正眼看威风凛凛、神闲气定的辛巴达？哈不笑一脸愧色，也不敢回头去望他那四个兄长，更不敢开口向他们四人求救。

幸亏辛巴达大声对笑哈哈四怪说道：“喂！来，来！帮帮你们这位兄弟，他打拳太投入，双拳打进我的肌肉竟然不好意思拔出来了！”辛巴达说完便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句话虽然扫尽了五怪哈不笑的脸面，但这却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就算丢尽自己的脸面也要把父母分配给自己的肉拳抽回来啊！

笑哈哈等四怪听了辛巴达这句话都是大吃了一惊，纷纷跑上前观察情况是否属实。上前仔细一看，果然和辛巴达说的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出入。

笑哈哈等四怪心里都为五怪哈不笑着急了起来。要知道哈不笑在他们五个当中本领是最强的，哈不笑都不能抽出自己的双拳，纵然加上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辛巴达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事，当即哈哈一笑，对笑哈哈四怪说道：“你们四位做哥哥的袖手旁观便不对了。现在你们的小弟弟有难，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哈哈笑说道：“你这个外岛人怎么能这么跟我们吃人五怪说话呢？不是我们四个做哥哥的不想救他，而是他一个人能应付的了。我们横加插手，这不是脱掉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辛巴达笑道：“好，你们四个做哥哥的便问问你们的小弟弟是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够应付得了？”

哈笑哈马上便凑到哈不笑的嘴边问道：“五弟，五弟，你是不是一个人应付不了啊！咦？你脸红什么呀？你倒是说话呀？”

此时哈不笑正在大力回拉自己打在辛巴达胸肌上的双拳，越是用力越是抽不出来，越是抽不出来，他越是用力，他就是这个脾气。

笑哈哈也凑到哈不笑的嘴边问道：“五弟，五弟，你别怕，有我们在这里为你撑腰，这个外岛人辛巴达不敢对你怎么样！你说要不要我们帮忙教训他！”

哈不笑被他的这两个哥哥问得哭笑不得，他正在全力抢回他的双拳，但他的俩个哥哥却在自己的左右帮倒忙，越想越气，想到委屈的地方便哭了起来。片刻之间便泪如雨下。

笑哈哈立刻明白五弟哈不笑受的委屈实在是不小，大喝一声：“他妈的，少废话，帮五弟一帮！”说完往五怪哈不笑的身后一站，左右两手在哈不笑的双肩上一搭，劲送手上，手上加力，便抓住哈不笑的双肩往后拖拉了起来。立刻二怪哈哈笑也如法炮制，不过他抓住的不是哈不笑了，却是笑哈哈。接着二怪哈哈笑、四怪笑哈哈也加入拖拉哈不笑双拳的阵列中。五兄弟排成一队，使劲往后拖拉，但都不能得偿所愿。五怪越是用力哈不笑的双拳被辛巴达夹得越紧，越是夹得紧，他们反而越是用力。辛巴达突然大吼一声：“都去你的吧！”身子后倾，胸肌一松，立时便将吃人五怪联合抓在自己胸肌上的五股大力像放单的水一样放走了，此时心胸为之一宽精神大振，又长笑了三声。

吃人五怪忽觉一股大力向自己的当胸猛地倒撞而来，各自的手劲都是为之一松，脚下松垮，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便向后倒退了三四步。滑稽的事情发生了，五怪哈不笑向后一倒退，后足踩在了大怪笑哈哈的前足，身子后倒压在了大怪笑哈哈的当胸之上；大怪笑哈哈前足被五怪哈不笑紧紧踩住，前足虽然动弹不得，但后足却敏捷得很，早将二怪哈哈笑的前足紧紧踩住。身子毫不客气地压在了哈哈笑的当胸之上；二怪、三怪如法炮制，最后却苦了四怪笑哈哈，四位兄弟毫不留情地压在他的当胸之上，心中不平之气哪里透得出来？被压得上气不接下气，下气难接下气，真是有苦说不出，苦不堪言。

辛巴达见吃人五怪落得如此下场，忍不住哈哈大笑。但突然想到和他同来的二十五个水手都惨遭横祸，立时开心的笑容便僵住了。

辛巴达大手一伸，连提四下，将压在四怪笑哈哈身上的四个吃人凶怪一一狠狠提起大力甩了出去。

那四怪本领远远不及辛巴达，此时被辛巴达抓了措手不及，来不及防备，身背虚弱无力，被辛巴达大力一提又大力向外甩出，都纷纷应手落地，四怪摔得很惨，每个人都被辛巴达摔了个狗吃屎，尘土飞扬，屁滚尿流，当真是惨不忍睹。

四怪笑哈哈被他的四个兄弟压迫了有一段时间，心中恼恨得很，眼见他们四人一一被辛巴达摔得悲惨难看，心中便似自己亲手将他们一一摔落一般，心里高兴得很，忍不住拍掌大笑道：“摔得好！摔得好！他妈的！怎么没有摔成小狗小猫啊？他妈的，有趣得很啊！”说完，双手在地上狠狠一抓，力透深土，手起灰去，四把飞扬的灰尘扑向了

他那四个兄弟。

笑哈哈等四怪哪里料得到四怪笑哈哈会有这么一手，当真是防不胜防，个个脸上是灰尘回灰尘，厚积成了一层灰垢，更是脸面难看。

最后的最后，辛巴达把他们吃人五怪制得服服贴贴，没人敢不听他的命令。辛巴达命令他们吃人五怪各自打自己一个巴掌，他们马上飞快在自己脸上打上一个脆响的耳光，倘若他兄弟出手不快，他们便会帮忙帮他们的兄弟打上一打，和气团结得很。

吃人五怪毫不隐瞒地把吃人岛国国王哭不死挥手之间吃了辛巴达的二十五个同伴的事情告诉了辛巴达。

秃头国王

辛巴达又听吃人五怪讲述了一些哭不死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只听得义愤填膺、目眦欲裂。辛伯达听得国王哭不死连无辜的三岁小孩都活吞下腹时，忍不住大吼了一声：“真他妈的不是人！”辛伯达骂人的技术不高，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不过这个水平也是不低了，吃人五怪都以为辛伯达不会骂人，突然听得辛巴达骂出了这么一句，心中颇感惊讶。

辛巴达要吃人五怪带他去找国王哭不死算帐。辛巴达对吃人五怪说他要亲手杀了无恶不作的哭不死，辛巴达还说他要亲手剥哭不死的皮，辛巴达还要继续说下去，吃人五怪马上就知道他还要说什么了，例如亲手抽哭不死的筋，例如亲手挖哭不死的心。

后来吃人五怪对辛巴达说：“大英雄，你太伟大了！我们要追随在你的屁股后面，充当候补正义君子，请你成全我们。我们五个愿意为你带路去找国王哭不死算帐！”

辛巴达等的就是他们这句话。

吃人五怪把辛巴达带到了岛中心的阴森无比的吃人岛国大王宫。王宫四周堆满人骨，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吃人五怪原先跟着国王哭不死混日子，还不觉得大王宫阴森，此时追随着辛巴达只站了一刻便觉察到了。他们立时便体会到了做坏人和做好人的区别，为虎作伥，狐假

虎威，血肉百姓，横行无忌，便是坏人的真实写照。吃人五怪天天以人为食，他们没有做过一天好人，但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他们的自我感觉总是这么良好。

辛巴达命令吃人五怪向王宫里的国王哭不死叫阵。吃人五怪哪里敢向吃人恶魔哭不死叫阵？

辛巴达凝神待敌，丝毫不敢小觑了吃人大恶魔哭不死。他见吃人五怪不敢向哭不死叫阵，也不想再为难他们，便自己朗声说道：“哭不死敢不敢出来和我辛巴达较量较量？出来！”

辛巴达中气充沛，立刻将声音轰轰隆隆地传送进大王宫里。声音如此洪亮，国王哭不死没有理由听不到。

果然一会儿王宫里便有了回音：“鼠胆包天的辛巴达你不要命了吗？”话音未落，只见殿楼宇之顶立刻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高高瘦瘦的怪人来。但见那怪人几下纵落便跃到了辛巴达的面前。

辛巴达心头一凛，暗思：“这个怪人哭不死果然本领高强，刚才几下纵跃真是奇快无比，实在是一个劲敌！”

怪人哭不死一头长皮遮住了他的面孔，辛巴达见他脑后头发稀少，快要秃顶，想是面目丑陋，故以长发遮掩，手臂比常人长出一半，但却十分枯瘦，十指又长又尖，稍一弯曲极似鹰爪。外表极为恐怖，内心更是鬼神难测。

辛巴达知道怪人哭不死不仅本领高强，而且城府也是极深，越是古古怪怪的人，越是难以对付。

忽听怪人哭不死冷冷说道：“你当真不怕死吗？吃人五怪你们胆子倒不小啊！就不怕我把你们兄弟五个交给拜火教的人吗？”

辛巴达不愿和吃人大恶魔哭不死多说一句话，他生怕

王宫里还深藏有本领极强的怪人，自己和他们一一单打独斗还有几分胜算的把握，但要以寡敌众却是万万不能了。

辛巴达大喝一声：“少废话，先挨我几拳！”声去拳出，呼呼几声快速打出了三拳。怪人哭不死冷冷说道：“好！来吧！”身子不退不避，手掌上下翻飞，化成几道弧形，护住全身要害，从容对抗辛巴达打来的三拳。辛巴达未等招数使老，打到半途，立时察觉哭不死已经严严实密防护守住了周身要害，纵然拳劲全部打出，想也不能打伤他，不如收拳聚力，另觅战机。

怪人哭不死见辛巴达拳劲奇大，知道厉害，不敢怠慢，全力对抗，正要与之对抗几下，不料辛巴达中途收拳，心中骇极，要知道他生平还从没遇过拳劲打出能够挥洒自如半途收回的人，不想今日在自家门口遇上了，怎么不令他骇极？怪人哭不死把辛巴达视为劲敌，不敢丝毫轻敌，打点十二分精神应付着辛巴达的攻击。

辛巴达见拳劲不能伤哭不死，立刻脚不停顿，运劲在腿，大力横扫向哭不死的双腿。这一变招倏忽难测，倘若一腿扫中哭不死，哭不死不被扫成重伤也会扫得落败摔倒。

哪知吃人恶魔哭不死的本领实在太强，眼见辛巴达一腿横扫过来，立时身子陡然跃起，后背虚力，前胸倾劲，借这一跃之势，百忙之中还打出一记重拳。

这一拳来得好快，辛巴达一腿未扫伤哭不死，刚要收腿重来，忽觉面门一股劲风袭到，不及细想，挥拳便往外打去。“嘭”的一声巨响，两人碰交了一拳。哭不死借力打力，身子又居高临下，打出的拳势自是非同小可。

辛巴达本来一腿扫中出尽了先发制人的战机，但哭不死反应极快，身子跃高，陡然间自己又落下风。虽然吞食

巨蟒奇蛇增加了不少劲力，但哭不死这居高临下的一记重拳确实是不简单，拳劲一撞，身子由不得自己接连倒退了两大步，顿脚收力才勉强站稳。

怪人哭不死见辛巴达受不住自己的重拳，心中自是欣喜若狂，身子刚一着地立时又跃起，怪叫了一声，手指成爪，当空狠狠抓向辛巴达的头顶。

辛巴达心头一凛，眼见哭不死来得又快又猛，不敢怠慢，打点十二分精神，双拳运劲，左足前踏，后足跟进，使的是以快打快的招数。

怪人哭不死双抓齐下，早将辛巴达脑部诸大要害笼罩在爪风之下，自恃劲力浑厚，当世之人恐怕没有几个能接受得起他这双抓齐下的威力。不想辛巴达双拳护顶不顾危险直冲至自己爪风之下，心中不解，但这双抓还是抓了下去。

辛巴达这次不让他占尽居高临下的优势，不待哭不死双抓抓到，双拳早出，直捣哭不死的手指，右足又顺势上踢，一心想要将哭不死的屁股踢飞。

怪人哭不死双抓而下，半途碰到一股上冲大力，知道是辛巴达全力所发，哪里能讨到好处去？正在收力回抓，忽又觉屁股上又是一股大力冲到，心中骇极，哪里还敢停顿，身子往前一翻，已经翻跃出了三米开外，这一跃当真是疾快如风。辛巴达心中暗暗为他叫好。

怪人哭不死双足刚一着地，身子都还没有站稳，立时又感觉双股大力折腰撞来。此时他气还未喘出，这几下突来其变也忙得他手脚失措，他哪里料到辛巴达会不断向他痛下杀手？怪人哭不死已经无力跃起，纵然反手出掌也挡不住辛巴达从背后出其不意打出的双拳。

怪人哭不死只觉得自己后背彻骨奇痛，前胸五脏六腑都快要翻吐而出，心中难受得很，嘴巴情不自禁要张吐什么腥热的东西，忽觉喉咙有一物直往上冲，忍不住张开嘴巴，“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原来辛巴达右足上踢没有踢中怪人哭不死的屁股，料定他会往前躲闪。余劲尚在，立时转身回打两记重拳，借力打力直冲怪人哭不死的后背。怪人哭不死本领终究不及辛巴达，辛巴达在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之际攻了怪人哭不死一个措手不及，打得哭不死大吐鲜血，再也振作不起来。

吃人五怪见怪人哭不死被辛巴达打得鲜血狂吐，知道这个吃人大恶魔再也不是辛巴达的对手了，忍不住欢声大叫：“辛巴达！辛巴达打啊！打死吃人大恶魔哭不死！快打死他啊！”

此时怪人哭不死身受重伤，身子已经萎靡不振，不一会儿像烂泥一样倒在地上。长长的头发沾在地上那一口他自己吐出的淤血上，嘴角边还不停流出鲜血，显然已经奄奄一息了。

吃人五怪见怪人哭不死如死蛇般软倒在地上，心中大喜，都纷纷凑上前去瞧瞧怪人哭不死伤势如何？看看死了没有。

吃人五怪平时都非常忌惮喜怒无常、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漱口的吃人大恶魔哭不死。他们五兄弟在哭不死手下当差，每天过的都是随时会被他吃掉的日子，整日提心吊胆，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总想找一个时机杀了哭不死，但天公不作美，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下手。现在有辛伯达帮他们处理了这个大恶魔，他们非常感激辛巴达。

吃人五怪嘻嘻哈哈地走到怪人哭不死的面前。辛巴达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立时醒悟，脱口而出：“小心哭不死！”立时抢步而上。

辛巴达话音未落，突见怪人哭不死身子陡然跃起，长发飘飘，双手成爪，呼的一声，右手利爪，往吃人五怪当头横爪而下。

吃人五怪哪里会料到怪人哭不死会装死作假暗中偷袭？只因为他们五兄弟哭不死太近，再加上本领远远不及哭不死，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五怪哈不笑本领稍强，加上又是走在最后，见到怪人哭不死突然跃起，知道不妙，慌忙身而退。

只听得“哧哧哧哧”四声怪响，吃人四大怪已经被吃人大恶魔一抓毙命。五怪哈不笑正欲转身回逃，忽觉喉咙一紧，早被哭不死左手大爪抓住。哭不死左手抓住哈不笑立时回手一提，呼的一声，向前打出了右拳。辛巴达已经近在哈不笑的身边，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步，他见哈不笑落入敌手，心中一急，双手成爪要去抢哭不死抓过去的哈不笑。忽见哭不死右拳朝自己当胸打来，知道这一拳的厉害之处，不敢怠慢，右拳和哭不死的右拳对抗，左手却不停顿，直往哈不笑抓去。

“嘭”的一声，辛巴达右拳和哭不死的右拳对抗了一拳，两人都是全力出击，两股大力相撞，声势浩大得很。

只听得怪人哭不死哈哈两声怪笑道：“有种的，便跟着来吧！”

哭不死一笑即退，片刻之间便远在四米开外。

辛巴达心头一凛，刚才自己出全力和哭不死拼了一拳，不想哭不死借力打力，虚打了一拳，自己倒帮了哭不死一个大忙。哭不死借辛巴达右拳之力，将自己倒推出去，他

知道辛巴达右拳之力是刚悍无比，把自己倒推七八米都还有剩力，但左手提了个哈不笑，身子重量加重了一倍只倒推了四米，但这四米也帮了他极大的忙，要知道高手过招，只差毫厘，哭不死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虽然左手提着哈不笑，但是脚步却并不缓慢，几下纵跃，已经远远而去。

辛巴达内疚万分，只因为自己慢了一步，吃人五怪已经被哭不死杀死了四怪，虽然这件事情和他没什么关系，但自己近在眼前，空负一身本领却救不了四个改邪归正的人于情于理都是不该。

辛巴达内心深处想到的是：虽然吃人四怪不是他亲手所杀，但是却和他亲手所杀没有什么两样，自己眼睁睁看见吃人四怪死在哭不死的利爪之下，便和自己见死不救更是没有什么两样。辛巴达越想越是内疚，望着吃人四怪惨不忍睹的尸体怔怔发呆，竟然不知所措了起来。待到听得哭不死的挑畔声音，辛巴达才猛地惊醒了过来。

辛巴达本来想先埋了吃人四怪再说，但哭不死本领极强，此时他又领先逃出了十几米，倘若不紧追而上，时机稍纵即逝，却是再也追不上哭不死，再也没有机会救危在旦夕的哈不笑了。此时已有四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哭不死生生杀死，如果又让哭不死杀死活生生的哈不笑，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辛巴达强忍悲痛，伤心地望了望四怪的尸体，再也忍不住，大吼了一声：“哭不死我一定杀死你！”双足一点，身子胜过脱弓之箭，嗖的一声劲响，紧追哭不死而去。

辛巴达越奔越快，身子渐轻渐飘，最后双足提起离地半米，御风而行，端的是疾速绝伦。

哭不死刚奔出几十米还大占上风，但越到最后，却是

力不从心了。哭不死心中不由得焦急了起来。他哪里不知道都是自己左手提着哈不笑的原因，但因为辛巴达实在是比自己本领强过许多，不抓住哈不笑作为人质要挟，辛巴达哪里还会忌惮他？若要和辛巴达硬碰硬，他哭不死自然不是对手，只得使点阴谋诡计苟且偷生罢了。

哭不死眼见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座危峦险峰，心中大喜，不由得信心倍增，精神大振，脚上加劲，步伐快了起来，径往危峦险峰攀去。

辛巴达一直不敢停息，脚步越来越快，离哭不死越来越近。眼见前面出现了一座危峦险峰怪人哭不死的步伐突然变快，知道这座峦峰大有蹊跷，不敢松懈防备之心，边向前狂奔边凝神防备四周。

忽听前面哭不死怪叫一声：“给你吧！”呼的一声，哭不死左手往后一掷，一个人影直撞向辛巴达。辛巴达知道飞来的人影是哈不笑，他见哈不笑直挺挺朝自己当胸撞去，心中一痛，知道不妙，慌忙缓下步伐，双掌平平推出，稳稳托住了飞来的哈不笑。

辛巴达一探哈不笑的鼻息，哪里还有气息，早已经毙命。辛巴达心里一沉，全身悲凉了起来，只觉胸口好难受，想张口吐呕出来却又张不开口，泪水终于淹没了他所有的情感。

辛巴达看见哈不笑的喉咙紫黑，立时明白哭不死把哈不笑掷向自己的时候，早已用阴险毒辣的左手大爪扭断了哈不笑的脖根，然后又用大力一招，哈不笑顿时被掐死。辛巴达悲愤难克，双手抓住哈不笑的手臂往后肩一甩，将哈不笑背在背上，脚上加力，猛追已攀到半山腰的哭不死。

哭不死乘辛巴达接住哈不笑之际，一溜烟直往峰巅顶

窜去。

辛巴达后背上虽然背着已经死去的哈不笑，但是脚力却丝毫不懈。辛巴达本来劲力就浑厚，身上再多背一个人就如在背上加一件披衣一般轻松，哪里像哭不死提着哈不笑那样费力。身轻脚快，踏草踩石，片刻之间便只离哭不死五六米。

险峰奇人

吃人恶魔哭不死身子敏捷灵活，没过多久，他便轻身登上了危峦险峰的巅顶。辛巴达不敢托大，他要腾出一只手来拉住伏在他后背已经死去了的哈不笑，只剩一只手攀崖援藤，虽然劲力深厚，本领高强，但给这么一形格势禁，攀援速度便缓慢了下来。但辛巴达心想要为吃人五怪报仇，为和他一同前来的二十五个水手报仇，他肩负刚死不久的哈不笑，便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松懈万万不能轻易饶恕吃人恶魔哭不死。正所谓诚心所至，金石为开，辛巴达坚持不懈追杀哭不死，虽然稍微落后，但哭不死无论怎么逃窜，都逃不脱辛巴达的追杀。两个人的距离总是一前一后只隔四五米。哭不死刚一攀上巅峰，他也马上形影相随，紧跟而到。

待到辛巴达跃上巅峰的时候，他立时看见哭不死往一棵大树逃去。

辛巴达瞧得哭不死逃上了大树，心中反而一宽，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

原来峦峰之巅是一个宽大的大平台，大平台比二十艘大海船还要大，平台四周都没有长树，只有平台中心长有一棵参天古柏，古柏挺立在中心，却好像一把奇大无比的遮阳大伞。

辛巴达“咦”地叫了一声，他看到大树前面五米远的

平地上圈地坐着五个白眉白发的老翁。那五个老翁都闭着眼睛，一声不吭，似乎在闭目养神，又似乎在等待什么。

忽听东首那个白眉老翁沉声说道：“时候到了！”话音未落，其他四个白眉老翁倏地各出一掌，往五人圈地中心的一堆事物上挥打过去。只听得呼的一声，辛巴达只觉眼前一亮，一堆篝火燃了起来。辛巴达这时才将大平台四周附近的景状瞧得一清二楚。

篝火燃起的时候，正值是星稀云淡，钩月斜挂之时，辛巴达没有瞧清五个白眉老翁围坐着的是一堆干燥的柴薪。这倒不令辛巴达如何惊讶，最令辛巴达惊讶无比的是五位老翁各出一掌便将那堆柴薪点燃，本领之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辛巴达哪里不知单凭一人一掌是万万不能将那堆柴薪点燃的，但令他钦佩的是五人心灵相通，知道所发的掌力强劲程度，倘若没有天衣无缝的配合，掌握不好掌力，就算十人联手出掌也未必能将这堆柴薪点燃。

那五位老翁将篝火燃起后，纷纷站立了起来，睁开眼睛，都往辛巴达身上望去。

辛巴达见五位老翁的眼睛都是精光四射，眉宇间透露出一股雍容平和的大气，又见他们五人身材清癯，微风拂来，衣袖飘飘，俨然是仙风道骨般的隐世高人。

辛巴达见五位老翁把所有目光都向自己望来，知道自己冒犯了他们，连忙拱手作揖说道：“晚辈辛巴达，冒犯之处还望包涵见谅！”

只听东首那老翁高声说道：“哭不死，你今日难逃此厄，从树上滚下来吧！”

辛巴达心头一凛，暗思：“这五位前辈果然非同常人，

哭不死一声不响藏身上树终究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立时大树上跃下一条人影，正是哭不死。哭不死一跃下树，便跪到那五位老翁面前口称：“师父救我！师父救我！”

辛巴达听到这里，大吃了一惊，暗道：“原来这五个隐世高人是哭不死的师父，今晚要杀哭不死却并非易事了！”辛巴达料定哭不死和这五个老翁关系密切，哭不死有难，他们五个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但转念又想天下人行事都抬不开一个理字，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便是要人们做事理字当先，以理服人。

当下辛巴达朗声对五位老翁说道：“五位前辈是哭不死的师父那是最好不过了。今日我有几件大事要五位前辈评理。”说到这里，辛巴达便将已死去多时的哈不笑从背上托下，小心翼翼将哈不笑放在地上，便对五位老翁讲了哭不死残忍地吃了他的二十五个同伴又残忍地杀死吃人五怪等惨无人道的事情。

辛巴达刚说完，那五位老翁都哈哈大笑了起来。辛巴达从他们五人的笑声听出他们对哭不死所做的这些恶事都不以为然，心中不由忿怒了起来，对他们五人的好感立时从脑子里硬生生挤了出去。

辛巴达傲然道：“我不管你们是他的师父也好，还是他的朋友也好，今晚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天下无辜的人们报仇！”说到这里，又拱手问道：“倘若五位前辈要帮哭不死，我也不会怕了你们。报上你们的名儿来！”

那五位老翁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并不回答辛巴达。哭不死从地上站起来，得意洋洋对辛巴达大声说道：“说出来怕吓坏你的胆子！我这五位师父是大名鼎鼎的拜火神教的

五大护法。他们本领胜过你百倍，各自威震一方。他们的大名你听好了！”说到这里，伸手一指，指着东首那位老翁又大声说道：“这位是拜火神教德高望重的大护法东方不败！”接着依次介绍了其他四位师父的名头。这五个老翁的名字最后都有一个“败”字：东方不败、西方求败、南方守败、北方侯败、中方等败。想是他们五位高人从未遇过对手，感叹之余，便以败字自娱自乐。

辛巴达听得这五人的辈位都很高，都是拜火神教的大护法，不由得心头又是一凛。辛巴达暗忖：“这五人本领之奇、性情之怪、辈位之高，实是令人不可思议。今晚要取哭不死的性命那是难上加难了。”但转念想到二十五个水手、笑哈哈五兄弟的惨死，再也忍耐不住，脱口而出：“来吧！都一起上吧！就算你们师徒六人群起而攻之，我也丝毫不惧！”说完双足在地面上狠狠一顿，左拳右划，右掌左撇，左拳外护，右掌内守，攻守兼备，防护得十分严密，出手不凡，挥拳便是高手风范。

东方不败等五人又是哈哈大笑，笑声甫毕，西方求败身不动、脚不移，倏地探出右手抓住了哭不死的后领，高举过顶，对辛巴达说道：“接住吧！瞧瞧收拾得了吗？”

辛巴达见一个人影朝他飞掷而来，知道是哭不死，心中恨死了这个吃人大恶魔，手上加力，有心要以这一对肉掌将哭不死的血肉之身躯震碎，力行劲横，只待哭不死掷到，便要取了他的性命。

哭不死早料到自己这五位师父不会助他对付辛巴达，也想到了他这五位本领高深莫测的师父会手为难自己，他哪里料得到他的师父说出手便出手，事先没有半点征兆，当真是鬼神莫测，出其不意，突其不备。哭不死被西方求

败抓了一个措手不及，想要还手，但却被西方求败将自己高高举起，哪里能伤得着西方救败？倘若胡乱拳脚挥踢，和小孩缠斗蛮横又有什么两样！他也知道他在西方求败的手上讨不了好处去，便任由西方求败抓着。

哭不死听得西方求败要将自己掷向辛巴达，心中忍不住一宽，想到终于还是有机会逃脱西方求败的棘手，不由得心下狂喜。忽觉身子一轻，自己已经被西方求败飞掷了出去，身在半空，手脚得以自由，立时争强好斗之心再次横生而起。一眼瞥见辛巴达正凝神摆着斗架等待着自己，知道辛伯达这一架式的厉害，不敢怠慢，借西方求败一掷之力，身子一侧，双拳运劲，集一身之力，捣出双拳，狠狠击向辛巴达。

哭不死和辛巴达都使出了全身劲力对抗敌方，使的都是奋不顾身、近身肉搏的险招。

只听得“嘭”的一声大响，辛巴达和哭不死硬碰硬地交了一招，四拳相撞，拳撞声响，威势非常霸道。

辛巴达发拳和哭不死硬对了一招后，身子骨骼格格地响了几声，身不动，脚不移站在原处纹丝不动。但哭不死和辛巴达硬对了一招后，他的情况却和辛巴达实是有天壤之别。他被辛伯达全力一搏，打得他在半空中连续不断地倒翻了三个跟斗，双足刚一着地，本以为站稳脚根，不料辛巴达打出的拳劲却是一波未尽第二波又到，第二波还没有出完，第三波又紧随而到，一波强比一波，力道是越来越猛急，只怪哭不死功夫还没有练到家，双足一落到，接连还被后劲余力将他推倒了七八米。哭不死被辛巴达这一击，击得大吃了苦头，跌撞得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惨不堪言，实是哭不死生平从未遇到的大败大挫大折。

东方不败五人都“咦”地怪叫了一声，似乎觉得辛巴达一击将本领不弱的哭不死倒摔了七八米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事情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哭不死几次刚想站稳但却莫名其妙地摔倒在地。知道是辛巴达的那一击之力在捣鬼，虽明就理却依然挨了一顿痛打。

最后站起，哭不死以为辛巴达的余劲还有，不敢怠慢，情不自禁地又往后倒退了几米，这一倒退，立时明白辛巴达的余劲终于消弥于无形之中，再也不用担心辛巴达的余劲，当下双脚在坚硬的地面踩上一脚，大声说道：“辛巴达你的本领也不过如此嘛！来啊！再来！你打得过，但你打得过我的这五位本领天下无敌的师父吗？”

辛巴达和东方不败等五人都知道这是哭不死的挑拨离间之计，各人想到此节都不以为然。

哭不死见辛巴达没有和东方不败等人交手，一计不成，立时又生一毒计，当下又傲然道：“我是威震天下的拜火神教五大主教的高徒，今天高徒被一个无名小辈打得灰头灰脸，我的脸面扫尽不足挂齿，但大名鼎鼎的拜火神教五大主教也跟随着我而倒上大霉了。当徒弟的不行倒罢了，真没想到五个做师父的也是不行，还贪生怕死，还惧怕一个外岛来的无名小辈。”说到此外，哈哈的狂笑起来，笑声中充满热讽冷嘲，自是没将东方不败、西方求败、南方守败、北方候败、中方等败放在眼里。

亡命天涯

哭不死这一毒计果然狠毒无比，东方不败等五人都勃然变色。

西方求败踏出一步，对辛巴达说道：“我们刚才五个老得不中用的人都瞧见了辛大英雄的本领，果然是名不虚传，老朽不才，便向辛大英雄讨教几招，还望不吝赐教！”

辛巴达听得西方求败说出这样客气的话来，心中忍不住又是一凛，知道像西方求败这等人物，出手前越是客气越是不会手下留情。哭不死是他们的徒弟，本领尚且如此高强，当师父的那更是厉害无比了。自己虽然不惧怕东方不败五人，但倘若真动起手来，未必能胜过东方不败等人，一个人尚且难以应付，何况一共有五大高手。转念又想到，自己和东方不败等人近来无仇，往日无冤，犯不着生死相拼。当下便拱手对西方求败等人朗声说道：“你们五位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论威望和本领我哪里及得上你们五位的万分之一。这一场架必是我输，不比也罢，请五位前辈包涵！”

东方不败哈哈大笑道：“辛巴达小友很给我们面子。我们也不跟辛巴达小友为难了。这一场架便不打也罢！免得日后别人说我们倚老卖老，为老不尊！”

西方求败也笑道：“好，就这么办！”

南方守败道：“现在有闲功夫了，我们便代表死在哭不

死口下的无辜百姓宣判哭不死的死刑吧！”

北方侯败道：“不错！当年我们五个老家伙错收了这个孽徒，教了他不少本事，他心怀鬼胎还要秘密杀死我们吸尽我们五个老家伙的元气宝血。嘿嘿，不料事情败露，被我们发觉，将他打成重伤，困锁在这个树上暴晒太阳。”他说到此处，便向平台那棵参天古树一指，以示向辛巴达解释。接着又说道：“没想到那天晚上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狂风暴雨降临，这个孽徒便借机逃下了山去。他深知我们五个老家伙有一个古怪规矩，那便是除非自己死了被人抬下这巅顶，否则绝不踏下巅顶一步。他便捡了我们不会下山找他清理门户的大便宜，私自在岛上借我们的名头干起惨无人道的坏事。他仗着自己本领高强，杀进吃人岛国王宫，杀死了极得民心的老国王，自封为吃人国国王。天天以吃人为乐，他所干的这些背师叛祖、滥杀无辜的恶事，真是人人得而诛之。他只要多活在这个世上一天，不知道有多少善良无辜的百姓要被他吃掉。倘若你不出现，倘若你不找他报仇，倘若你的本事不比他的大，他怎么会不顾性命地跑回巅顶向我们求救。他以为我们会饶恕他，嘿嘿，他无恶不作还有这么多痴心妄想。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机一到，即刻就报！”

北方侯败说到此处，中方等败立时身形一晃，片刻之间便欺身到了哭不死的身边，手起掌落，只听“呼”的一声大响，中方等败大力一掌往哭不死的头顶拍落。

哭不死想抽身而退，但中方等败来得好快，自己后脚还未抬起，中方等败便气势汹汹欺身晃到，没办法，只得运劲抵抗，正要运劲，忽觉头顶一股凌厉无比的大力大山压顶般疾压了下来，这一下吓得他心中骇极，知道命在旦

夕，但仍不肯束手待毙，赶忙伸手往头顶格防而去，忽听喀的一声脆响，手臂被中方等败一掌击断，疼痛都还没有来得及触到，紧跟着头昏脑胀了起来，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到了，什么也想不起了，最后是想也想不起来，冰凉之意从头顶一直凉到脚根，双眼翻白，口吐淤血，知道自己死翘翘了。

辛巴达见哭不死毙在了中方等败的手下，心中一宽，长叹了一口气，终于亲眼看见哭不死惨死的模样，终于为他那二十五个无辜的同伴、改过自新的笑哈哈五兄弟报了仇雪了恨。辛伯达朝东方不败五人鞠了一躬，转身头也不回往峰下而去。

西方求败喝道：“站住！难道我们拜火神教的圣地拜火顶是随便让别人要来就来，要走便走的吗？”

辛巴达一怔，转身问道：“怎么？”

南方守败喝道：“什么怎么！我们要你留下！”

辛巴达大惑不解道：“我和各位前辈没有恩怨，为什么要我留下，不准我下这巅峰？”

北方候败也大声喝道：“你当我们拜火神教的圣地拜火顶好玩吗？”

辛巴达拱手道：“不敢！晚辈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贵教圣地来撒野呀！”

中方等败喝道：“嘿嘿，要说到你的本事，在我们五位眼里那是不值一提的！”

辛巴达暗思：“这几位前辈也太托大了吧！我瞧他们的功夫也强不过我多少，怎么如此小看我？难道我真好欺负吗？”心里虽然这么想，但口头却说道：“老前辈说得对，像我这种萤火之光哪里及得上你们五位的明月之光。让你

们见笑了！见谅！见谅！”

东方不败冷笑道：“你倒拍起我们的马屁来了，但我们偏不放你走！”

辛巴达从未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人，心中恼怒了起来，傲然说道：“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西方求败哈哈一笑，说道：“我们想推选你当我们拜火神教的教主！”

此言一出，令辛巴达大吃了一惊，也忍不住要跳起来，颤声说道：“什么？不会吧！叫我当拜火神教的教主？”

南方守败听得辛巴达有不愿意的意思，心中勃然大怒道：“什么？你竟敢小瞧了我们拜火神教，我们五位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让你当教主是瞧得起你，你别不识抬举，别给你脸你却不要脸！”

辛巴达刚要开口争辩，北方侯败立刻大手一挥，挡住辛巴达开口说话，自己却说道：“你别说了，我们跟你有缘，真所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再加上你的本领也是响当当的，你跟神雕为友，和巨人卓宾拉为敌，纵横汪洋大海，海上群岛，大洋诸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的名气大着呢。我们拜火神教有你这样的教主，来年必定是兴旺无比了。那时候扬名海外，威风八面，妙不可言。”

只听中方等败却大声说道：“你也别求他，还拍他的马屁哩。今天这个教主辛巴达是不当也得当，这个教主他是当定了！我们好不容易选择他这样一位天资聪慧的人材，怎肯轻易错过！”

其他人都欢声叫好，非要辛巴达当这个教主不可。

辛巴达好生为难，他可不愿意在这个大平台上当一辈

子不下峰的拜火神教教主，他的理想是去闯荡，纵横湖海，那才是他的志向。

辛巴达要他们五位前辈听他的解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都侧头偏耳不理睬他。

辛巴达口里不停地列举他不能胜任拜火神教这个大任的多个理由，东方不败五人已经铁定心除了要辛巴达做他们的教主，哪里肯定辛巴达那么废话。但是辛巴达坚持不懈地说了下去，本来理由不多，但是他凭着他有一副好口才绝妙的口才，硬是将理由列举到了五十多条。

东方不败等人越听越烦，见辛巴达越往后说越讲得津津乐道，还口若悬河还口沫横飞。东方不败等人大生厌烦之感，都忍不住纷纷伸手以指塞住耳朵不理睬辛巴达。

辛巴达突然灵机一动，身子一跃，倒飘出七八米。然后双足在地上一蹬，身子再次跃起，往来时上峰之路扑了过去，片刻之间便跃到峰边，手足并用，紧紧捉住长藤，溜溜直下，转眼间已到了半山腰。

辛巴达在半山腰上听得峰顶之巅轰轰传来东方不败五人的声音：“好小子！溜得好快！”“能在我们面前溜走，嘿嘿，了不起！哈哈！哈哈哈哈！”

辛巴达想到东方不败等五人自恃身份不会下峰来追自己，不由得心下为之一宽，长长吁了一口气，下滑轻溜的速度便慢了下来。又想到自己刚才没命逃跑急下巅峰的情景，仍是心有余悸，要不是自己机灵，乘他们五人以指塞耳的时机溜脱，走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倘若正古八经要在他们五人的面前溜脱哪里跑得出来？

辛巴达下得拜火顶来，心情大好了起来。月光渐稀，东方发白，太阳就要出来了，一个新的早晨又要到来了。



第六章

第五次航海

黑熊引路

辛巴达回到吃人岛国的时候，吃人岛国的老百姓都非常感激辛巴达，他们拿出了许多金银财宝要送给他。辛巴达坚决不肯收下，因为他也知道这些无辜的老百姓这些年饱受哭不死的欺压敲诈，穷得连饭都吃不起。那些金银财宝定然是祖上传下来，他们一点都不舍得用掉，就算饿死也坚决不会祖宗留给他们的遗产。这个情形让辛巴达想起他的父亲他的爷爷，觉得自己和这些知恩图报的善良百姓大是投缘，哪里还好意思去接受他们的钱财？

辛巴达想起了哭不死当年居住的王宫。想到哭不死如此贪得无厌，在他的王宫里一定收藏了很多金银财宝，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哭不死的私人财产都是善良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汗帮他堆积起来的呀。

辛巴达决定打开王宫，把王宫里所有的钱都分给善良穷苦的老百姓。

辛巴达大手一挥，带领大家来到了哭不死当年的王宫。

辛巴达挥掌打开了宫门，他们找到了哭不死的寝宫。

他们往寝宫里面睁眼一瞧，啊！满地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有些钱币上还保存着老百姓的血迹。

辛巴达把所有的钱都平分给了贫困穷苦的老百姓，他真心希望他们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辛巴达的这一举动，立刻更深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他们纷纷推选辛巴达当吃人岛国的国王，辛巴达当然不干了。他婉言拒绝了老百姓的好意和诚心。

辛巴达对他们说立不立国王都一样，只要人民富足，岛国平安就行，不要分什么等级，大家都是人，应该互爱相敬。

辛巴达这话说得老百姓更是心服口服，差点把辛巴达尊奉为神。

后来辛巴达平安离开了吃人岛国。吃人岛国的百姓把岛上最大最好的那一艘船送给了辛巴达，还送给了辛巴达很多钱和在巴格达城买不到的物产。

辛巴达满载而归。他回到巴格达后，每天上门拜访他的人不计其数。辛巴达又厌恶起眼前这种极为无聊的生计来了。他又把他新近带回来的财宝交给了他的那一位远房管家，自己带上了一笔钱后，乘着那艘从吃人岛国带回来的大海船又出海去了。

本来巴格达城有很多人要跟随辛巴达一同去海去闯荡到海外寻宝的。但是辛巴达想起了上次聘用的二十五个水手不幸惨遭横祸，客死他乡，他带人共同出海的雄心立刻消弥于无形之中。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难料，辛巴达不敢再冒这样的大险。辛巴达宁肯死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大海船刚一出发便遇到了大麻烦，船抛锚了。但这等小事哪里能难住辛巴达。

辛巴达此时的航海经验之丰富，丝毫不逊色于在大海上打滚了几十年的老水手。他马上就抛锚那件事情摆平了。大海船一如继往朝富饶的东方驶去。

麻烦的事情不断在辛巴达的身上发生。大海船在大海

上航行的第六天，麻烦从空而降，一头比大海船还要大两倍的大苍鹰，一直在辛巴达的头顶盘旋不去。

辛巴达知道苍鹰的意思，大苍鹰把他视为了猎物，要把自己吃掉，去填充它那巨大的肚子。

辛巴达自知单凭自己一个人是对付不了天上紧随不舍的大苍鹰的。于是辛巴达便四处寻找，避难的对手，他希望立刻见到一座长有许多大树的海岛，因为只要他一上岛，钻进大树林里，大苍鹰便很难捉住他了，那时候他或许可能逃以一命幸免于难。

但是天公不作美，他在苍茫的大海上放眼四望了很久很久，也没有发现半点陆地的影子。

于是辛巴达想到了跳海躲避。他正要这么做，大苍鹰早已巨翅一展，从空俯冲而下，双翅将大海船紧紧裹住，双爪齐下，船首船尾被它的利爪抓起。“啾”的一声响，大海船被大苍鹰抓起提到半空，往东方而去。

辛巴达正要跳海，但大苍鹰的两只巨翅一左一右将大海船左右两侧紧紧裹住，已经没有任何空隙让自己跳海了，只得将跳海逃跑的计划收回，任凭大苍鹰提着大海船往东方飞去。

大苍鹰虽然提着大海船，但丝毫不显得累，翅膀越扑越快，辛巴达只觉脑后生风，“船速”疾快了起来。辛巴达不知道脑后刮起的大风是苍鹰巨翅扑闪产生的大风还是“船行”疾飞产生的大风。但不管怎么说，辛巴达觉得这样很好玩，十分有趣，大海船在天空中“航行”他还是头一回碰到，怎不令他兴奋难抑。真恨不得自己的背后也生长出两只翅膀，像这只目前不知是敌是友的大苍鹰一样自由自在天空中飞翔。

大苍鹰大概让辛巴达在天空中兴奋了一上午，待到正午时分，大苍鹰便开始让辛巴达吃起苦头来了。

大苍鹰的双爪不停在半空中摇晃大海船，它这一摇晃力道是何等奇大，可能在大苍鹰眼里它这随随便便的几下摇晃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在辛巴达的心目中，这几下摇晃实在是不亚于在大海上碰到暴风狂浪的猛掀狠摧，实在是恐怖得很。

辛巴达很担心自己的性命，同样他也很担心这艘大海船的命运。他此时此刻有任人宰割的感觉。虽然他也不愿意自己这样想，但是这种想法自从被大苍鹰提起那一刻起便伴随着自己的大脑，一直都脑海里沉浮起伏。

大苍鹰的摇晃并没有对辛巴达造成致命的打击。辛巴达一直都紧紧地抱住主桅杆不放，不论大苍鹰用多大的力道摇晃，也不管大苍鹰把大海船摇左还是晃右，他一直都死力抱着主桅杆不松懈半点，他把这根主桅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为整艘船只剩下主桅杆还没有损坏半点。

苍鹰高飞振空，辛巴达也不知道此时身在何处，只觉得身子越来越飘浮，呼吸越来越困难。辛巴达不知道这只大苍鹰到底要把自己怎么样，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想到生死由命，区区一死有何俱怕，索性便不再担心自己的性命如何了。

苍鹰在高空又飞了一会儿，辛巴达立时觉得脚下的大船陡然一松，再往上望时，那只大苍鹰已经松开了双爪，将自己和大船从空扔掷而下。

辛巴达早料到大苍鹰会有此一招，只觉得脑后生风，知道下坠之势猛无比，心想倘若大船撞在大海里后果还可以设想，但如果大船摔坠在一个岛上那就不堪设想了。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际，辛巴达不敢怠慢，双足在大船甲板上一跃，身子脱飞出船，倾向前方，在半空中提了一口长气，张臂伸腿，如大鹰展翅般轻轻飘落在地上。也就在他平安落地的时候，听得身后“轰”的一声巨响那艘大海船从空坠下，摔撞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原来辛巴达在大船下坠的时候，看到下坠的地方不是大海而是一个大岛，心知不妙，立刻猛提一口气，从大船上跳跃了出去，总算躲过了和大海船同归于尽的厄难。对于大海船的坠毁，辛巴达只是叹了一口气，便没有在乎了。他想自己能够侥幸地捡回这条命已经是很不错了，至于大海船以及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计较那么多干什么。

辛巴达放眼四处，但见这个岛屿却和自己所见过的岛屿大不相同，这个岛屿到处长的都是树，没有突起的高山，也没有坑洼的湖泊。树林成荫，但树都长得不高，最高的树也不过三米，最矮的树却是矮得出奇，只有辛巴达一半高，辛巴达凭借自己丰富的航海经验立时觉察出这个岛屿十分古怪，令人不可思议。

辛巴达的肚子饿了，他想找一些填充肚子的野果子，他已经习惯用野果子来打发自己饥饿的肚子了。他向前走了过去，他看到前方有几棵他经常在一些海岛上见到的果树，果树上的果子当然是野果子了。辛巴达摘了许多，虽然不好吃，但此时饥饿凶猛，不吃是不行了。辛巴达暴吃了一顿，吃得饱饱的，早把一身的疲劳、惊吓以及饥饿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辛巴达正要把地上散落的那些野果子重新捡到一起，准备留着下顿吃。突然前面林子口有一个声音朝他怒吼：

“喂！你是哪里来的怪物？干吗摘我们的果子吃？”

辛巴达特声望去，前面林子口走来了一头大黑熊。辛巴达自思：“难道刚才对我说话的就是这头大黑熊吗？怎么大黑熊也会说话？”

忽听刚才的声音又传进了辛巴达的耳朵里：“喂！你这个怪物看什么看？难道不把我放在眼里吗？我又不是人，你千万别把我当人看！”

辛巴达坚信不疑了起来，不是这头大黑熊说话还会是谁？

大黑熊走到离辛巴达五米远的地方便停下了脚步，不再前进。辛巴达并不惧怕这头大黑熊，他见过的庞然大物多着呢，神雕、巨人卓宾拉、巨蟒、百年奇鱼等等。说实话这大黑熊跟他所见过的庞然大物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辛巴达并不惧怕大黑熊，大黑熊也没有要跟他为难的意思，这样辛巴达就觉得大黑熊憨态可鞠了起来。辛巴达转念一想：“这头黑熊会讲人话，那么就可以断定这个岛上一定有人居住。这个人的本领可是大得很，竟然将这样凶猛的庞然大物驯得如此温和，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

辛巴达笑着对大黑熊说道：“好！我听你的话，我不把你当人看。你本来就不是人嘛，对不对？”

大黑熊也笑着说道：“你刚才还以为我不会说人话呢！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辛巴达道：“你当然厉害啦！我看你们这个岛屿也很厉害！”

大黑熊听得辛巴达称赞自己和自己的岛屿，心里高兴得很，忍不住又笑着说道：“嘿嘿，你这个人脑爪子也挺厉害的嘛！说到厉害的人物，我还算不上呢，真正算得上厉

害人物的却只有两位，一位便是我们百兽岛的岛主、百兽之王，另一位便是我们百兽岛的军师九尾灵狐先生。”

大黑熊提到这两位人物，忍不住大熊爪往上翘了两翘，得意之极。

辛巴达暗想：“原来这个岛叫百兽岛，岛主却不知道是什么厉害的角色，难道是老虎或是狮子吗？百兽岛的军师九尾灵狐想必是一只行走如飞、鬼神莫测的九尾狐狸。”

大黑熊问辛巴达：“你是从哪里来的？说出来听听！”

辛巴达将自己的来历原原本本跟大黑熊讲了。大黑熊听得辛巴达的经历曲折多多，心里好生佩服，不禁悠然神往。

听到最后，大黑熊大熊爪又是往上翘了翘，说道：“你才真正算得上一个厉害人物，但我们的岛主本领似乎比你强，我们的军师也丝毫不逊色于你，你信不信？”

辛巴达笑道：“熊兄你过奖了，我这点微末功夫怎么能跟你们的岛主和军师相提并论。”辛巴达并不想跟这些野兽相提并论，口头上客客气气，但说的话却是大实话。

大黑熊正色对辛巴达说道：“你知不知道提抓你的大苍鹰是什么来头？”

辛巴达早就想探听大苍鹰的来头，但苦于没有机会探听，现在这个机会不请自来送上门来，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中他的下怀。辛巴达笑道：“请熊兄指教！”

大黑熊顿了顿，一字一字地说道：“大苍鹰是我们百兽岛的大叛徒。三年前，百兽岛评选百兽之王的时候，它也参加了。论到名望和本领它在我们百兽群中是数一数二的，它一心想当百兽之王。那天在百兽擂台上，它爪下不留情，

伤了不少野兽，就连雄狮猛虎也被它的利爪抓伤了，败下了擂台。”

大黑熊说到这里，辛巴达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他想到雄狮猛虎祖辈曾是威风八面的百兽之王，但时过境迁，现在的雄狮猛虎却做不了百兽之王，不禁感叹了一番。

大黑熊不以为然，继续说道：“大苍鹰如果下手不那么重的话，大伙儿都会服。但它得胜后，骄傲飞扬得很，根本不把大伙儿放在眼里。虽然它本领高强，但要把我们全杀了的话，它的本领却还不济事。在我们岛主和军师的带领下，我们大伙儿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几下便把大苍鹰打跑了。这几年它一直都不敢回来，想来是在外面养伤。今天它又卷土重来，而且一露脸便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它肯定是来报仇来了！”

大黑熊说到这里，突然失声叫道：“不好！大苍鹰今天露了一次脸，又突然不见，肯定大有阴谋，我得马上回去禀告岛主和军师。”说到这里又对辛巴达说道：“你也跟我去见岛主和军师吧！”

辛巴达叫道：“好！”

九尾灵狐

大黑熊立刻带着辛巴达穿过树林，径往岛中心而去。

辛巴达和大黑熊刚穿过树林，突然看见前方一个影子一溜烟奔了过来。大黑熊正要说话，那个迅速无伦的影子一晃而到，在大黑熊的面前一跃而起，蹿高半米，登上大黑熊的头顶，又一跃而起。辛巴达抬头上望，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好！”

原来辛巴达和大黑熊走在林荫小道的时候，大苍鹰正悄无声息从空利爪扑向辛巴达和大黑熊，九尾灵狐早就看见了盘旋在天上的大苍鹰，知道它要对付辛巴达和黑熊，立时飞奔来救。九尾灵狐眼见大黑熊和辛巴达笼罩在大苍鹰的利爪之下，而大黑熊和辛巴达却不知道危险正向他们靠近，不敢怠慢，展开飞狐纵跃，几下起落便抢在大苍鹰利爪伤人之前迎上。

九尾灵狐在大黑熊头顶后足一点，借势跃起。此时大苍鹰利爪抓到，九尾灵狐正好跃上大苍鹰的利爪边，不待大苍鹰利爪伤它，早攀飞而上。它身子轻小灵巧无比，当真是轻若羽毛，滑似溜冰，大苍鹰哪里能抓到它？

大苍鹰知道九尾灵狐极为难斗，被它缠上，实是后患无穷。事已至此，大苍鹰哪里还敢分心对付辛巴达和大黑熊？倘若能将九尾灵狐甩脱，那就是万幸了。

九尾灵狐沿着大苍鹰的利爪直攀而上，眨眼间便攀上

了大苍鹰的大翅，狐爪狠抓，鹰翅上的大片羽毛应爪而落，纷纷飘飞。

幸亏大苍鹰的翅膀羽毛厚多，不然九尾灵狐那几下狐爪狠抓早把翅肉都爪下了。饶是如此，九尾灵狐的这几下狐爪抓得它痛入骨内。

大苍鹰吃痛不起，为了防止九尾灵狐的狐爪再次抓它的翅膀，立刻将翅膀猛拍了起来。

九尾灵狐早料到大苍鹰会使出这一招，不待它的大翅收拢，四足在它的大翅上狠狠往后一抓，借这一抓之力，身子纵跃而起，几下起落，已经到了大苍鹰的头顶。

只听得大苍鹰怪叫了一声，原来九尾灵狐纵跃之前的一狠抓，抓中的正是它刚才脱手的地方，这次重抓，就算大苍鹰的皮肉再厚，也经受不起九尾灵狐的大力一抓。

“哧”的一声轻响，大苍鹰的翅肉立时抓住了好大块皮肉，正是鹰毛共鹰血同扬，鹰肉与鹰皮齐飞。

大苍鹰勃然大怒，翅膀虽然受伤，但却猛拍不停，全身运动，上下撞冲，左右摇晃，一心想把九尾灵狐从身上甩落下来，要将九尾灵狐摔死，为自己出气为伤翅报仇。

九尾灵狐当真是厉害无比，它接连得手，信心倍增，精神大振，在大苍鹰的头部起落纵跃，虽然凶险无比，但此处是大苍鹰的要害部位，只要伤得大苍鹰头部一处要害，丝毫不亚于在它的伤翅上再狠抓几爪。

只听得大苍鹰又怪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得凄惨无比，想是头部要害被九尾灵狐抓伤。

辛伯达和大黑熊在地面上瞧得高空中九尾灵狐和大苍鹰越斗越猛，虽然亲见九尾灵狐连连成功抓伤大苍鹰，但九尾灵狐只要稍为不慎，便会从大苍鹰身上坠落，凶险程

度和受伤的大苍鹰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场狐鹰高空恶斗，只瞧得辛巴达和大黑熊心惊肉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手上早捏出了一把冷汗。

又过了一会儿，大苍鹰越飞越低，想是支撑不住了。但见满天都是血腥横袭，残毛纷飞，碎肉飘扬、鹰影跌落。

辛巴达仰头望见大苍鹰的羽毛被九尾灵狐抓落得所剩无几，大苍鹰一身是伤，但翅膀却仍然死力拍张着。辛巴达知道大苍鹰大势已去，必败无疑。

大苍鹰空负一身惊世骇俗的本领却奈何不了在它身上纵跃起落接抓伤它的九尾灵狐。九尾灵狐出爪如风，只抓得大苍鹰无还手之力，更无招架之功。九尾灵狐已稳操胜券，但攻击凶狠毒辣的大苍鹰时不但不留余力，反而爪力大增，越抓越狠。

邪怪老翁

辛巴达见大苍鹰翅膀渐拍渐慢，知道它过了不了多久便要坠下来。大苍鹰坠落撞死不要紧，要紧的是九尾灵狐不能跟着大苍鹰同归于尽。

辛巴达身在地面之上，九尾灵狐却身处高空，彼此距离相差甚远，辛巴达不知道该怎么救九尾灵狐，心里焦急万分，一时之间，竟然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只听得东北方向发出“嗖”的一声劲响，立时一枝狼牙长箭破空激射，紧接着“咻”的一声响过，狼牙长箭洞穿大苍鹰心胸，一穿而过，余势未尽，又往上射出几米，才坠空而落。

大苍鹰中箭而死，直坠而下，九尾灵狐在死鹰身上起落纵跃，借此减弱下坠之势。死鹰离地面只有三米的时候，九尾灵狐从死鹰身上脱离了出来，轻轻着地，安然无恙。

九尾灵狐一经着地，立刻往东北方向奔跑了过去。

辛巴达亲眼看见大苍鹰被一枝狼牙长箭射死，发箭之处却是出自东北方向。辛巴达隐隐约约觉得一箭射死大苍鹰百兽岛除了那位鬼神莫测的百兽岛主外再无第二人。

辛巴达正在疑惑之际，突然看见东北方向的树木中走出一个白发苍苍但身子健壮的老翁，老翁身后却是黑漆漆一片。辛巴达定睛细看，这一看倒吓了他一大跳，原来老翁身后黑漆漆那片不是其他事物而是一些野兽。老翁走在

最前头，九尾灵狐走在老翁之后，狮虎却在九尾灵狐之后，狮虎屁股后面是豺狼豹象依次跟随。

辛巴达见那白发老翁形相清癯、丰姿隽爽、萧疏轩举、湛然若神，心中好生敬佩。

大黑熊一见到领头老翁立刻疾步走了过去。大黑熊向领头老翁说了辛巴达来到百兽岛的情况。

领头老翁走到辛巴达面前问道：“你就是和神雕为友、与巨人对抗的辛巴达？”

辛巴达恭敬说道：“正是晚辈！和神雕为友、与巨人对抗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足挂齿，让老前辈见笑了！”

领头老翁脸色立时沉了下来，冷然说道：“连巨人卓宾拉都不足挂齿，阁下的本领想是已经达到了高深得不可测量的地步了。”

辛巴达听得这位领头老翁语气大变，心头不由得一凛，只得轻声说道：“不敢！还望老前辈多多指教！”

领头老翁声音更是冷然，只听得他说道：“好得很嘛！一上得岛来便要跟我单挑！”

辛巴达急声道：“您老人家误会了！”

领头老翁大手一挥，斥道：“好家伙！是我冤枉你了？”

辛巴达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脾气有点怪邪的老翁，知道多说也是也一益处，便不再说话。

大黑熊也搞不清楚辛巴达怎么会一下子便得罪了百兽岛主，想要从中当个和事佬，但自己身份卑微，在百兽岛主的面前哪里有，它说话的地方？大黑熊心里着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

九尾灵狐等群兽久闻神雕和巨人大名，得知辛巴达和

它们交往甚密，料想辛巴达必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像，但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起，群兽倒想瞧瞧。百兽岛主要和辛巴达动手正中它们的下怀，所以各个都一声不吭，既不劝阻百兽岛主息怒，也不为辛巴达说情，袖手旁观，站在一边。

辛巴达立时明白眼前情形已经对自己十分不利，百兽岛主本领卓绝，以一枝狼牙长箭将大苍鹰一箭射死，如此本领当世罕见。辛巴达念及九尾灵狐救了自己和大黑熊的性命，心中甚是感激，想到马上就要和领头老翁一决生死，倘若技不如人，一掌给领头老翁打死，到时候想要对九尾灵狐说两句感激的话也是万万不能了。

当下辛巴达便拱手作揖对九尾灵狐说道：“灵狐军师本领高超，救我性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到这里又向九尾灵狐作揖敬礼。

辛巴达正要再次向九尾灵狐作揖，忽听得领头老翁冷然道：“你有完没完？”

辛巴达道：“好！待会儿动上手来，还望手下留情。”

领头老翁怒道：“你是不是还想问我的名字？”

辛巴达笑道：“倘若我胜了你一拳一脚，记住你的名字也好跟人说起我曾经和你这位大名鼎鼎的百兽岛主交过手啊！”

辛巴达本来也没有想到百兽岛的百兽之王竟然会是一个白发老翁。但白发老翁对他似乎极怀敌意，自己没来由被人欺辱，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正是士可杀不可辱，辛巴达想到自己堂堂男子汉竟然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着百兽的面侮辱得脸面扫地，怎么不让他愤怒不平。

领头老翁听得辛巴达的答话，不由得勃然大怒，脸色大变，但过了片刻，又恢复了平静，沉声道：“阿里巴巴的

名字你听过没有？”

辛巴达听到“阿里巴巴”四个字，忍不住脱口而出：“你就是名震海外的阿里巴巴老前辈？”阿里巴巴“哼”了一声，并不答话。辛巴达却是激动无比，要知道阿里巴巴当年名震海外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出世呢。阿里巴巴是阿拉伯国著名的大富商，他富可敌国，买卖做到了西欧诸国和东方各地。阿里巴巴为人仁厚，好施乐善，经常救济一些没有饭吃的贫苦人。他极受人们的推崇，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辛巴达从小就听父亲讲过阿里巴巴的事迹，对他仰慕得很。

辛巴达正想问阿里巴巴怎么会到这里来，但见阿里巴巴怒视着自己，刚涌上喉咙的话又生吞下了心里，终是没有说出来。

阿里巴巴说道：“只怪你自己不走运今天碰到我！”

辛巴达问道：“怎么？”“么”字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阿里巴巴左掌已经倏忽打到，直拍向自己当胸。

辛巴达吃惊不小，暗思：“我跟他无冤无仇，怎么一出手就要置我于死地？”不敢怠慢，后足往后踏退，身子倾移，往后退去，右掌大力拍出，抵挡阿里巴巴凌厉无比打来的左掌。

“啪”的一声大响，辛巴达倒退了三步，阿里巴巴身子只是微微晃了晃，二人对打了一掌，胜负已分。

阿里巴巴虽然一掌将辛巴达震退了三步，但内心深处却是惊讶不已，想到自己集全身之力，又抢先发难，仍然只把辛巴达震退三步，要是辛巴达也同时出掌，情形那又是大不相同了。

阿里巴巴一掌试出了辛巴达的本领，知道两人的本领

只在伯仲之间，不由得感叹万分，想不到辛巴达如此年龄本领就这等高强，当真是后生可畏。原先对辛巴达的小觑之心立时消弥于无形之中，再也不敢轻视眼前这个本领高深莫测的对手。但阿里巴巴哪里想到辛巴达如此功力全拜巨蟒所赐。

辛巴达被阿里巴巴一掌震退三步，心中并不感到惊讶，成名百年的阿里巴巴如果大力一掌不把他震退三步，那才让他感到惊讶无比呢。

阿里巴巴又踏前一步，后足还未落地，右掌又大力劈空拍下，击的是辛巴达的右肩。他料到这一掌伤辛巴达不得，只要辛巴达右肩往下一避，或是往左一躲，他立即可以中途变掌，横扫辛巴达的颈上部位，虽然是平平常常的一掌，但一经阿里巴巴拍打出来，威力却是大得惊人。

辛巴达哪里不识阿里巴巴这一掌的厉害之处，心里虽怕，但右掌却是不慢，左肩右挪，右掌左牵，呼的一声破空劲响，一掌疾拍了出去。

又听得“啪”的一声大响，辛巴达又被阿里巴巴一掌震退了，但这次他只退了两步，在离成名百年的阿里巴巴三米远的地方稳稳站住，脸不红，心不跳，气定神闲，浑然无事。成名百年的阿里巴巴虽然身子未向后退，但全身却颤动不止。辛巴达被阿里巴巴一掌震退了两步，这一场掌拼又是辛巴达输了。

阿里巴巴第一掌拍打辛巴达的时候，用上了七成劲力，他生怕使上全力伤了辛巴达。阿里巴巴第二次提掌拍打却使上了九成劲力，一心想将辛巴达震飞出去。不想第一掌的七成劲力不但没有伤到辛巴达半根毫毛，反而让他大丢面子。拍打第二掌时，他不敢托大，使上九成劲力，不料

这次更糟糕，不但辛巴达没有被自己掌力震飞，反而令自己全身颤动不止，辛巴达由原先的倒退三步，到现在的倒退两步，不但没有后退，反而还前进了一步，倒显得自己七成劲力不如九成劲力了。

成名百年的阿里巴巴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两次使大力未尝得手，在百兽面前大损威风，日后哪里还有脸面再统帅百兽纵横森林？

旧伤新恨

阿里巴巴又猛地吸了一口长气，运劲在臂，移力到掌，想凭最后这一掌将辛巴达毙于掌下。

其实辛巴达接连顶住了成名百年的阿里巴巴的两掌是迫于无奈，两次都想退避，但阿里巴巴掌力威猛疾快，哪里有时间躲避开去？

阿里巴巴第一掌打来虽未出自己所料，但因阿里巴巴实在是太厉害了，人快掌快，人强力强，高手过招，胜负只在毫厘之间。阿里巴巴抢先发难，就算辛巴达本领再强，也要落败。辛巴达自从一跟成名百年的阿里巴巴见面，就没把阿里巴巴小觑过，总以为阿里巴巴成名百年本领自是鬼神莫测了。眼见阿里巴巴抢先发出一掌，辛巴达哪敢怠慢，运集全身劲力抵挡，本以为自己一定会被辛巴达一掌震飞，不料却只被震退三步，立时知道阿里巴巴掌下留了情，心中又是感激又是佩服，更是把阿里巴巴视为高人。阿里巴巴第二掌拍打而来，辛巴达立时觉察这一掌威力尤甚第一掌，更是不敢怠慢，右掌牵动全身上下劲力死命抵挡阿里巴巴拍来的一掌。这次因为辛巴达有了准备，出掌之时，阿里巴巴没有抢先，辛巴达也没有落后，两人同时发掌，辛巴达只被震退了两步，比之第一掌却是前进了一步，虽败犹荣。

辛巴达立时知道阿里巴巴还会拍出一掌，这一掌的威

力会更甚前面两掌，生死在此一掌，辛伯达哪里敢马虎应付？辛巴达稳扎脚步，双掌排山倒海般猛推了出去。

只听得“嘭”的一声大响，辛巴达站在原处纹丝不动，阿里巴巴却在空中连翻了两个大跟斗，落到了三米开外的地方。

只见阿里巴巴站在那里脸无血色，垂头丧气，良久才说出一句话：“罢了！我输了！”

辛巴达接了阿里巴巴这一掌后，心里五脏六腑都翻滚了起来，难受得很，正想用劲压住，忽觉喉咙只咕咕响了两下，一口鲜血忍不住吐了出来。

辛巴达脸现愧色，说道：“是我输了！”

阿里巴巴说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我三次出掌，第一次还震退了你三步，第二次却不行了，只震退你两步。嘿嘿，到了最后一次，不仅没把你打退，反而自己倒摔了两个跟斗。”说到这里，阿里巴巴仰天惨笑了几声。

辛巴达却道：“我双掌迎接老前辈的一掌，这一掌好生厉害，打得我身受内伤，这口鲜血却是不吐也得吐了！”

阿里巴巴好生佩服辛巴达，对他的敌意立时消弥于无形之中。见辛巴达吐了一口鲜血，心中惭愧，对辛巴达说道：“惭愧得很，累得你受伤！”说完长叹了一口气。

辛巴达抹去嘴角血迹，说道：“承让！承让！多谢老前辈掌下留情！”

二人从此英雄敬英雄，惺惺相惜。

百兽亲眼瞧见亲伯达和岛主阿里巴巴斗了个旗鼓相当，心中也好生敬佩辛巴达的为人和本领。

辛巴达问及阿里巴巴为何一见面便似见了仇人一样要动手拳脚下判生死。阿里巴巴遥望西天，又是长叹了一口气。

气，讲了自己一见到辛巴达就要痛下杀手的来由。

原来二十年前大富翁阿里巴巴和他的生死至交阿拉伯共同出海经商。那一次他们的买卖可做得大了，有半大船的钻石珍宝，他们聘雇了很多武士护船。正是千防万防，家贼难防，阿里巴巴万万没有想到打这笔财宝主意的却是阿拉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一天晚上阿里巴巴他们都沉睡了，但是阿拉伯却没有睡。他带着他的几个心腹秘密把船上的武士杀死了。他们正要暗杀阿里巴巴的时候，阿里巴巴惊醒了。阿里巴巴的本领比阿拉伯强，但双拳难敌四手，又被阿拉伯等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在迷迷糊糊之中，他身上被阿拉伯等奸贼连刺了七八匕首，鲜血长流，身受重伤，情急之中，他纵身跳入海中，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紧接着他漂流到了百兽岛。伤好后，他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击败大苍鹰做了百兽岛的首领。从此以后，阿里巴巴再也不愿见人，他也不愿别人见到他，他只要一见到有人登上百兽岛，他立即会出手杀死。要不是事先得知辛巴达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英雄，哪里会一掌一掌拍击？依他的性子，早就一阵快刀斩乱麻了。

阿里巴巴非常欣赏辛巴达，他希望辛巴达留下来，一起逍遥生活。不料辛巴达反劝阿里巴巴重回家乡，重振雄风。

阿里巴巴在岛上居住了五十多年，他已经不舍得离开百兽岛半步了。他感谢辛巴达的好意。

最后阿里巴巴送了一艘大船给了辛巴达，另外又送了一些辛巴达从没有见过的宝贝。

辛巴达开始只接收了阿里巴巴的大船，不肯拿那些百

兽岛的宝贝，但阿里巴巴一定要辛巴达收下，辛巴达盛情难却，于是便收下了。辛巴达扬帆启航，离开了百兽岛，返回巴格达。



第七章

第六次航海

骑鲨报仇

辛巴达一回到巴格达后，立刻将那些财定交给他那个远房亲戚管理，带上充足的远航物资，乘上那艘百兽之王阿里巴巴赠送给他的大帆船，往东方再次扬帆直驶大进。

辛巴达这次远航颇为顺利，到达印度洋中部的时候依然四平八稳地行驶在大海上。这些日子，大海一直风平浪静。

辛巴达每天看到的景色总是海鸟轻飞，水波不兴，海浪不起，日出日落，日明日暗，涛来波去，潮起汐伏，朝朝幕幕，一帆风顺。

待到第十一天的时候，辛巴达一大清早就看见了前方有一个很大的黑点。辛巴达以为是一艘大海船正迎面驶来，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大海岛。

到了中午的时候，辛巴达身随船行，终于看清了大海岛的面目。海岛上树木葱郁，山石叠垒，景色不错。辛巴达惊奇地发现岛边东侧浅水处停泊着几只独木小舟。辛巴达料想有舟必有人，这个大海岛一定有人居住。辛巴达想到此节，心中欣喜非常。急忙跑回船舱，大力掌舵，大驱船行。恨不得马上就抵达大海岛。

眼看离前方那个大海岛只有七八海里了，辛巴达在船舱里听得大海上传来一阵凄惨的哀号，隐隐约约听得是“把船留下！把船留下！”听到这里，辛巴达心头一凜，暗

道：“难道碰上海盗了吗？”

辛巴达急急忙忙从船舱里跑了出去，跑到船首，四处张望。刚才声音明明是从西边传来的，此时声音却从东边传了过来。

辛巴达暗忖：“好家伙！难道东西两面都有海盗出没吗？”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脱口而出：“原来刚才从东西两面传来的声音都是一个人所发。这人的速度好快！怎么一下子便从遥遥西面跑到东面去了？难道这个人是在海上飞吗？”辛巴达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想到发声之人在大海上飘飞，这等本领却是令人只能望其项背，不由得悠然神往。

又过片刻，“把船留下！把船留下！”这凄惨哀号声却是不见其少，反见其多。前声未传，后声又发，一声接一声，就像潮涨时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推一浪；悲声一出，哀声又至，音推声，声推音，声音越来越多，悲哀越积越沉，霎那间，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似声音发处，又像声音落处，纵横交错，仿佛在大海上织起了一道无形的声音网。只一会儿，大海上到处都是悲音哀声，连海水都粘上了这凄惨无比的哀号之声，海水渐起渐伏，似乎要掀风滔浪。

辛巴达听得心神不宁，赶忙运劲压住心神，任凭那悲声哀音从自己双耳自由进进出出。

又过了片刻，那一阵悲惨哀号才渐渐四散而去，大海也慢慢平静，辛巴达的心神才得清宁。

忽听得南边海面远处传来一声猛喝，辛巴达慌忙寻声望去。只见南边海面上，一个白须飘飘的怪老头身子跃在半空，突见他双足飞起，双足像车轮般疾速滑在海面上，

眼见他就要一头栽进大海里，但见他右足在海面上轻轻一点，前足早起，身子借这一点之力又向前滑飞了半米，那身形尤甚蜻蜓点水。只见那个怪老头在海面上依法炮制，片刻之间离自己的船不过十米远了。

辛巴达只瞧得目眩神驰，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怪老头的水上功夫竟是如此精纯卓绝。

再一细看，眼着一片雪亮，原来他看见怪老头每当足点海面的时候，就会有一黑物从海底浮上，怪老头乘机在黑物上伸足一点，身子借力跃起，跟着又是伸足点中黑物，身子再次跃起，又向前滑飞了半米，远远望见，便似他伸足点水一样。饶是如此，也令辛巴达好生佩服那个怪老头，怪老头虽然借物跃起，但凭着一口气，径自直跃，在大海上滑飘了数十米，这等本事的确是惊世骇俗。

那怪老头越飘越近，辛巴达终于看清了他伸足点水时碰到的黑物，不是木板之类的东西却是一头张牙利齿的大黑鲨。

辛巴达大吃了一惊，就在他挤舌不下之际，那怪老头从海面上一跃而起，猛扑上船。

辛巴达见那怪老头来得凶猛无比，赶忙跃身闪开退到一旁。只听得“当”的一声重响，怪老头稳稳站在甲板之上。

辛巴达一眼望去，见怪老头在甲板上稳稳这么一站，当真是有若渊停岳峙，气势非凡，不由得暗暗吃惊：“此人果真了不起！”

辛巴达上下打量起那个怪老头来，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衣服碎得东挂一片西扯一声，海风微微一吹，那些碎衣便似蝴蝶一般翻飞不定，连衣服里面的皮肉都露了出

来，极为不雅观。辛巴达看到怪老头的双脚时，忍不住吃了一惊，只见怪老头双脚穿的却是一双生了锈的铁鞋。辛巴达暗恃：怪不得他刚才着落甲板上踏出了当的一声大响，原来是这双铁鞋起的作用。这怪老头举止行为可真是怪得很！不知道是什么来头的人物？”

却听怪老头怪叫道：“看什么看？连名扬海外的阿拉伯都不认识吗？”

辛巴达大吃了一惊：“难道这个怪老头就是百兽岛岛主阿里巴巴的生死仇家阿拉伯吗？”转念想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同名同姓的这世上多的是。辛巴达生怕错认了人，不敢胡乱断定这人便是阿里巴巴的大仇家阿拉伯。

辛巴达问那怪老头：“你当真叫阿拉伯？你认不认识阿里巴巴？”

此言一出，那怪老头突然怪叫了一声，立即四目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

怪老头边找边问：“阿里巴巴在哪里？阿里巴巴在哪里？难道他也来了吗？”声音甚是恐怖，仿佛见了鬼怪一般，吓得惊恐不定，心神不安，手脚失措，全身发颤。

辛巴达瞧得怪老头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又听得他语无伦次的声音，心下再不怀疑，此人必定是阿里巴巴的大仇人阿拉伯。

辛巴达怎么也不相信阿拉伯如今会是这样一副模样，此时与疯子无异。怪老头阿拉伯寻找一阵没看到阿里巴巴，心下稍宽，立时又恢复了他上船时那副威风凛凛的模样。

阿拉伯怪眼一翻，望了辛巴达一眼，森然说道：“你是谁？你竟然抢走我的宝船？”

辛巴达知道阿拉伯已经疯了，神智不清便当他刚才这

一句话是废话，没有回答他。

阿拉伯忽地怪眼又是翻，诧异无比地说道：“奸贼！你中我一脚还没有死，果然厉害！再吃我一铁脚吧！”话音未落，双足在甲板上一蹬，身子陡然拔高了三米，两只铁脚同时踢向辛巴达。

辛巴达见阿拉伯只在甲板上随脚一蹬，便跃高三米，脚上功夫实是厉害无比，当下不也怠慢，身子轻轻往侧一跃，避过了阿拉伯踢来的铁脚。

阿拉伯平时虽神智不清，但和敌人动起手来，却是机智得很，出脚不凡、身手敏捷。

阿拉伯早料辛巴达能躲过他这一踢，觑准辛巴达着脚之地，未等脚招使完，立时双掌在地上一撑，铁脚转向，紧踢辛巴达。

辛巴达不再躲闪，站稳脚根，脚踏实地，运劲在臂，移力到掌，双掌在胸前划了一圈，呼的一声，猛地向外推出一掌，掌力凌厉，势挟劲风，端的是厉害无比。

只听得“砰”的一声大响，阿拉伯人在半空，无从借力，顺着辛巴达掌势翻了半个跟斗，向后落下。辛巴达却稳站原地，身不动，脚不移，居然行若无事。

当下两人都是大吃了一惊，辛巴达本来以为阿拉伯的本领纵然不在阿里巴巴之上，也应该只在伯仲之间，要不然，阿拉伯是万万不能在大海上提力连跃数十米的。

辛巴达料定阿拉伯铁脚无敌，这一脚踢来之力，实是聚集了阿拉伯全身的劲力。这全力一脚不但没有伤着自己，反而令阿拉伯倒翻了半个跟斗，如此反差，怎不让辛巴达大吃一惊。阿拉伯本来以为自己这全力一脚定能将这个年轻小伙踢得肝肺震碎而死，万万没有想到，对手只平平一

掌便打将自己打退，以他如此本领，竟然输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如何不令他大吃一惊。

辛巴达虽然得胜，但阿拉伯刚才踢来的那一铁脚实在是厉害无比，掌脚相抗时，没觉得手臂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过了片刻，立时一阵剧痛从掌心迅速传向手臂散及全身，辛巴达忍不住打了个激灵，慌忙运劲抵抗这一阵剧痛，过了片刻，剧痛渐渐缓解，最后才消弥于无形之中。

两人都忌惮对方了得，再也不敢轻易出手攻击对方。

阿拉伯问辛巴达：“你叫什么名字？本领倒是高强得很嘛！”

辛巴达早就从百兽岛主、自己的忘年至交阿里巴巴听说过阿拉伯不少恶迹，当时义愤填膺，时刻想替阿里巴巴找阿拉伯报仇，今日见到阿拉伯的情形已不是当时残害阿里巴巴的模样了。此时此刻的阿拉伯已经白发苍苍，身子虽然健壮，但终究是上了年纪，皱纹满额，一脸沧桑，似乎经历了无数大苦大难一般，一身尽显枯老之态。辛巴达觉得阿拉伯十分可怜，此时孑然一身，更显落魄悲哀。

辛巴达道：“我叫辛巴达，我的本领却是不值得一提的。”

阿拉伯说道：“你是不是阿里巴巴派来追杀我的？几十年了，我躲也躲够了，是我对不起他！”

辛巴达叹道：“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阿里巴巴老前辈这说明你还不忘旧情，我想阿里巴巴老前辈得知定然会欢喜得很。”

阿里巴巴一直是阿拉伯不解之结。不论阿拉伯走到哪里，也不管阿拉伯神智多么不清，在他的心目中阿里巴巴是一个不可亵渎的神。正是因为阿拉伯觉得愧欠阿里巴巴

甚多，所以他才会念念不忘当年被自己残害的阿里巴巴。

突然阿拉伯怪叫一声，飞指横戟对辛巴达说道：“你假惺惺和我套近乎，但我不会上你的当！我知道你是谁，你不是奸贼聂斯威便是欧洋思闻，对不对？”阿拉伯说到此处，声音尖利无比，喉咙里似乎要喷出火来，差一点阿拉伯就要叫嚷得歇斯底里了。

辛巴达见阿拉伯目眦欲裂望着自己，仿佛自己跟他有深仇大恨一般。辛巴达生怕阿拉伯暴起发难，暗暗凝神防备。辛巴达一边运劲一边说道：“我不是奸贼聂斯威。我是辛巴达，我是阿里巴巴的好朋友辛巴达。”

阿里巴巴怒道：“好家伙！还不是你这个奸贼吗？聂斯威，你就算烧成灰我也认得你。还有你欧洋思闻，你这个狗贼，你狡诈得很，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你”字阿里巴巴说得咬牙切齿，声音拖得好长好长。

致命一刀

辛巴达心头一凛，暗忖：“阿拉伯又神智不清了，这下可麻烦得很。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明白了，正是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当年出毒计叫你谋害阿里巴巴，对不对？”

阿拉伯道：“不错。那天晚上，他们想将宝船上所有的金银宝抢走，但却害怕阿里巴巴发觉。那个时候我财迷心窍，我也想将一船的财宝全部占为己有。他们俩个人找到我，于是我们三人便谋杀了船上所有的人。我们最后谋杀的目标是阿里巴巴，我们为什么不先将他杀了呢，因为他本领实在是太强，我们怕还未把他杀了，便被船上其他人发觉，我们害怕全船的人对我们三人群起而攻之，所以才决定先把容易杀的人杀掉，免得碍手碍脚。

我们带着一身的血污，走到了阿里巴巴的床边，我们正要三把匕首同时插下，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希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在这个时候，阿里巴巴从床上一跃而起，躲过了我们的猛刺。我们见到阿里巴巴就好像见到威不可犯的天神一样。我做贼心虚，我又记起了我和阿里巴巴以前相处的日子，以前阿里巴巴凡事总是让着我，今天晚上这场恶斗他还会不会让着我就敢想象。我当时想我如此对待他，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没想到他最后还是放了我。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后，立即向我们各拍了一掌，虽然没有拍中我们，但却跟拍中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你想想，我们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抢先发难，他不但有时间躲避，而且还有时间反击我们，他拍出一掌倒还罢了，没想到他一口气拍出三掌。我们知道我们的本领远远不及他的，再斗下去，我们必然会毙命在他的掌下。当时我们三个人就想到了逃跑。没想到他身形一动，早先抢到了舱门边拦在门口，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聂斯威、欧洋思闻三个人当时窝囊得很，我们正要跪在他的面前救他饶我们一条狗命，我们哭着求他放我们一条狗命，我们说我们卑鄙得连苍蝇都不是，我们还说了我们连苍蝇的屁股都不是。

阿里巴巴看到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念及当年情谊，他对我说：‘好！阿拉伯你我兄弟一场，我们的交情从此一笔勾销，我以后再也不用看到你了，你走吧！’

他说到这里，突然厉声对聂斯威和欧洋思闻说道：‘你们俩个人最是奸诈狡猾，一看你们俩个贼头贼脸的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你们是自行了断，还是要我动手？’

就在这个时候，阿里巴巴为我让开了半边门，他要放我走，我立刻就站了起来，再也不敢正视阿里巴巴，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

当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就是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我虽然和阿里巴巴只有半步的距离，但我却觉得我已站在了千里之外的地方。我虽然能够看到阿里巴巴，但是我再也不能跟他走在一起了。

我惭愧万分地走出了舱门，我不敢回头去望阿里巴巴，虽然我感觉背后有一双期盼的眼睛在望着我，那双眼睛是

多么希望我回头啊！要知道改过自新，回头就是岸呐！但是我哪里有脸面回头，我拿什么回头？难道就拿我这颗肮脏的心吗？

我突然听见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的声音‘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日后你也会把我们的恶事告知天下，不如杀你灭口省事！’

这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打了很多次旋转，我又知迷忘返了。我害怕阿里巴巴日后将我所做的恶事大告于天下。我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我们有钱人把名誉看得很重，我害怕我会身败名裂。

我当时糊涂极了，我忘记了阿里巴巴是一个忠厚本份的人，什么事只要过去了，他都不会记在心上。

哎！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这一念之差，我害了阿里巴巴。

我忘恩负义地朝阿里巴巴背后刺了一匕首。当时聂斯威、欧洋思闻两个奸贼正拿着锋利无比的匕首正负隅顽斗着。

这两个狗贼的本领也是不弱，若论单打独斗他们哪个都打不过阿里巴巴，但那天晚上是决定他们生死时刻，他们疯狂了起来，胡缠乱打，再加上有利器相辅，一时之间他们和阿里巴巴折了十几招。但他们很快就渐渐力不从心了，阿里巴巴却是越战越勇。

阿里巴巴哪里料得到我会从背后偷袭他。我知道他本领比我高出许多，如果我一旦偷袭不成功，那么下面再阴险再毒辣的招术也伤不了他。所以我用上全力，走到他的背后，锋利的匕首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背脊上。

本来我是不能得手的，恰好那时聂斯威、欧洋思闻见

久斗阿里巴巴不下，便孤注一掷了，他们把手上锋利无比的匕首掷向了阿里巴巴的左肋和右肋。阿里巴巴不敢小看那两把匕首，他双手不知如何一伸一抄，便将那两把锋利无比的匕首拔落在地。此时我的匕首已经深深插进了他的身躯之中，顿时鲜血迸溅而出，我的手上、我的身上、我的脚上都沾满了阿里巴巴的鲜血。

我看到阿里巴巴的血我就吓呆了。本来我是准备匕首一刺出后立即跃开，不管刺中与否，我都必须跃开躲避，我实在是太忌惮阿里巴巴的功夫了。

我想我从背后偷袭他，他不反手出掌伤我才怪。但是我见到阿里巴巴鲜血长流，我就吓得不知所措了起来，我忘记了躲避，我忘记了我应该向后连跃出三步。

阿里巴巴背上受伤，立即大力向身后拍出一掌。我当时目瞪口呆，我怔在了地上。阿里巴巴掌拍出一半，见到是我，他立即快速绝伦地收回了掌力。他怎么想也没有想到从后面偷袭他的、把他刺成重伤的竟然是他以前的生死至交，竟然是他刚刚放走的人。

他颤声道：‘阿拉伯，怎么会是你！’

就在这个时候，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突然一左一右推掌袭向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当时身受重伤又在聚精会神和我说话，他哪里来得及躲避别人卑鄙无耻的偷袭。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我看见阿里巴巴的身子撞破了船舱，直跌入大海中去了。

聂斯威和欧洋思闻这两个狗贼的本领也当真是厉害，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他们使的是狗急跳墙的卑鄙手段。我的手段则比他们更卑鄙。

就这样那一船宝贝都成了我们三个人的。当时我们都以为阿里巴巴死在了海底，我们再也无后顾之忧，我们就分起船上的财宝来。我们将所有的财宝平均分成三份，我们每个人一份。分好后我们各自把自己所分得的财宝搬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都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猜疑，都忌惮对方会偷袭自己独夺所有的财宝。我们都把自己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每天拿着沾满了别人鲜血的匕首守在门口保护自己的财宝，生怕别人将自己杀了，夺去财宝。

我们三个人的本领都差不多，但我没有想到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又狼狈为奸了起来，他们联手将我打成重伤。情急之中我纵身跳进了大海里。他们得意洋洋驾驶那艘堆放着很多金银珠宝的船扬长而去。”

辛巴达说道：“原来你们四人之间有这么多恩恩怨怨，那奸贼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后来又怎么样了？”

阿拉伯伸手往前面那个大海岛一指，恨恨说道：“那两个奸贼便躲在那个生死岛！”

辛巴达道：“原来前面那个岛叫生死岛，这个名字取得好！”

阿拉伯“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道：“是吗？嘿嘿，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我要他们逃上岛时是生的，逃出岛来却是死的！”

阿拉伯紧接着又说道：“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抢走了那一船珠宝后，并不敢逃回故乡。要知道阿里巴巴名扬天下，他们跟阿巴巴一同出海远航，但此时却只有他们俩个人回来，别人肯定会询问阿里巴巴哪里去了，他们答不上来哪不是死路一条吗？阿里巴巴生平广交朋友，天南地北都有

他的好朋友。要是让他们知道阿里巴巴死在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的手上，他们一定会找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算帐报仇。纵然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本领再高强，但阿里巴巴的好朋友群起而攻之，他们哪里还有命在。所以他们不敢逃回家乡去发财，便逃上了生死岛苟且偷生着。”

辛巴达问道：“你被他们两个奸贼打成重伤纵身跳海后，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拉伯仰天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也是我命大，我水性精熟，我刚游出不远便看到了前方有一处珊瑚礁。于是我便游上珊瑚礁上去喘气休息。我看到聂斯威和欧洋思闻乘着大船离我越来越远，我心里难受极了。我真恨不得长上一对翅膀，追上他们将他们那两个狗贼碎尸万段。但当时我身受重伤，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我只能望船兴叹啊，他妈的那时候当真是鞭长莫及。”阿拉伯说到当日的情形还恨恨不已。

辛巴达插上一句：“不错，那时候他们俩个狗贼嚣张猖狂得很！”

阿拉伯道：“我当时就想好了，也下定了决心，如果不亲手杀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这两个狗贼，我会死不瞑目的。我活了下来。我每天靠捕鱼填饱肚子。也当真是老天爷有眼，它格外给我开恩，一定要让我杀了狗贼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才死。我在珊瑚礁上生活了五天，五天后一阵狂浪将我带到了生死岛。”

阿拉伯说到此处，辛巴达忍不住“啊”的叫了一声，辛巴达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之巧，阿拉伯和聂斯威、欧洋思闻竟然又同处一岛。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阿拉伯说道：“当时我也和你现在这样，万万料想不到

我居然又和他们两个恶贼相处在一起。但事情却又往往意料不到，真是上天自有安排，我住在岛西，他们俩个住在岛东。生死岛是一个大岛，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居住在岛上。就这样我们在生死岛上平安无事地生活了十年。

第十一年春天的某一天，具体是哪一天我忘记了，我们同时在岛中心的树林里相遇。十年不见的我们都苍老了很多。我们立刻认出了对方。我一见到他们那两个奸贼就想扑上去杀了他们，哪怕是最后用牙齿决生死，我也要咬死他们。

我们动上了手，这十年我们的本领都大不同当年了。我的本领虽然没有阿里巴巴的高强，但此时要将他们两个狗贼杀掉，却是绰绰有余。我也不知道他们俩个狗贼本领不但没有进步半点，反而还不如当年这是为什么。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辛巴达惊道：“难道他们俩个人后来又反败为胜了？”

阿拉伯叹道：“看来你本领高强，但使诈用计你却是不行的！”

辛巴达问道：“怎么？”

阿拉伯说道：“我当时一人一掌便将那两个狗贼杀了。我对他们恨之入骨，我恨不得把他们生吃活吞了。于是我就剥起他们的皮来，这一剥皮吓了我一大跳！”

辛巴达脱口而出：“小心！有毒！”

阿拉伯见辛巴达为自己紧张的样子确实出自内心深处，没有丝毫半点虚伪作假，心里甚是感动，朝辛巴达感激地望了一眼，缓缓说道：“毒是没有的，要是他们身上有毒，那不早就将他们毒死了吗？我一剥他们的脸面时，觉得他们的脸皮厚得很。我用大力连剥了几下都没有剥开，我当

时觉得他们的脸皮有点古怪。

我仔细一察看，原来他们化了妆，戴的是假人皮。这两个小贼根本就不是聂斯威和欧洋思闻，他们只是替死鬼而已。我发觉我杀死的不是罪魁祸首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我愤怒极了，我又被他们俩个奸诈无比的小人给欺骗了。

俗话说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承认我不是君子，我是个小人。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报到仇，我觉得上天太不公平了。于是我指东骂西，将天地万物，芸芸众生都骂了个狗血喷头、牛屎盖背，那一天我骂得很爽。我一边骂，一边抽那两个死在我掌下的人的筋，筋没有抽出来，两副贱骨头软骨头反倒被我抽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团团包围了。那些人都不是好东西，不是长得尖嘴猴腮，便是奸眉鼠眼的，高高矮矮，大小不一，都是一伙狼狈为奸的鸟贼。我当时觉得这伙拿着兵器的狗贼肯定和聂斯威他们有关系。

只过了一会儿，我便从东侧听到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的奸笑声，声音由远及近，片刻之间他们就现身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这两个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出现了。

我看见了十年不见的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容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苍老了许多。我瞧见了他们远远前来的身影，本领比以前更加厉害了。我想单是聂斯威和欧洋思闻两个奸贼就很对付了，此时四周还围绕了数十个附加敌人，今天要想取狗贼的性命却是很难了。

这时聂斯威得意洋洋地对我说：‘阿拉伯，这些年来你住在岛西的老鼠洞里可过得好吗？’

当时我打了个激灵，暗思：‘原来他们早就发现了我的行踪和藏身之所。’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上了生死岛后不敢住在显眼的地方。我害怕别人发现我。阿里巴巴的朋友都是靠航海发家的，他们一生都干的是这个行业，他们经常到富饶的东方去做买卖。我想要是哪天被他们路过生死岛发现我的行踪，我哪里还能躲得过他们的追杀。嘿嘿，天下虽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为了安全起见，便住进了一个极偏僻阴暗的小穴落。

欧洋思闻更是猖狂，他嘲笑我：‘你这个老不死的，怎么不跟阿里巴巴那个死鬼一起来啊？你们以前不是生死至交吗？不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朋友吗？’说完他仰天打了三个哈哈。

欧洋思闻侮辱我没关系，但是他恶意攻击阿里巴巴，我岂能放过他。

我忍住了心中的怒火，冷冷对他们两个狗贼说：‘你们是两个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

我双手同时运劲，咔嚓几声脆响，那两个被我一掌一个击毙的小贼的骨架全被我的劲力捏碎了。我特地留下了那两对白骨手。我选了一对白骨手留给自己当兵器用。

聂斯威、欧洋思闻他们那伙狗贼看到我双手只在脚骨上轻轻一捏，便连着背骨、头颅、臂骨都给捏碎了，从脚到头无一处幸免我这一捏，他们肯定是十分忌惮我的本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这一捏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先声夺人都可以形容我当时震慑群贼的气势。”说到这里，阿拉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目光深远，似乎在追忆当年孤身一人威震对手的情景。

过了一会儿，阿拉伯又继续说道：“当时聂斯威便伸出大拇指一翘，说：‘阿拉伯，想不到你的本事越来越大了，

好得很！’

我没有理睬他，这个王八蛋十句话有九句半是假的。我只想找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报仇，但其他人如果要横加插手帮聂斯威他们两个狗贼，我也不怕。

于是我便朗声对站在聂斯威他们俩个狗贼身后的那些人说道：‘诸位，冤有头，债有主，我跟各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以前没有过节，现在也没有冲突。如果还给我阿拉伯一点面子的，便请袖手旁观，如何？’

我这句话大起作用，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被我说动了，想我阿拉伯以前闯出的名头还余威尚在，别人还买我的帐，我心里自然高兴了。

这时欧洋思闻突然站出来说道：‘大伙儿千万别轻易相信这谋杀好朋友的小人。他连好朋友都谋杀，这种人还有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吗？阿拉伯，你承不承认你在阿里巴巴的背上捅了一冷刀？你又承不承认阿里巴巴因你而毙命葬身海底？’

他这两句话问得我无地自容，事实确实如此，我还能说什么？

这时欧洋思闻又添风加火地说道：‘大伙儿都看见了，阿拉伯这出卖朋友、谋杀朋友的卑鄙无耻的小人终于低头默认了！对于这种奸诈小人，我们还跟他讲什么公道不公道的。上啊！大伙儿一起把这个阴险狗贼铲除啊！为阿里巴巴报仇啊！’

站在他们身后的那伙人都纷纷拖棍带棒地蜂拥而上，向我群起而攻之。他妈的，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对付着四五十个人，十分痛快。

刚开始，我一味地退避躲闪，我被欧洋思闻揭去了旧

伤，心里伤心得很，当真是旧伤新痛，气为之一夺。他们人多势众，棒来棍往的，我身上接连中了十多棍的重击。

我躲避够了，他妈的，我在阿里巴巴面前可以趴下长久不起，但要我在这些小贼的手下趴倒，却是休想。

我使出了我的本领，手上持着白骨爪，脚足猛踢，远的敌人用白骨爪攻击，近的敌人用脚足招呼。那一对白骨爪却是好兵刃，爪尖锐利无比，一旦被抓中，不是皮肉绽开便是血肉横飞。我的脚上功夫也非常厉害，敌人虽然手上有兵刃挡架，但一碰到我的脚足无不应脚而折，当真有摧枯拉朽、攻坚破强之势。

我猛烈反击，一会儿便打死打伤十几个小贼，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却丝毫未损，他们一直躲在最后督战。他们卑鄙无耻得很，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会偷袭我。

那个时候，我已经势若疯虎，当真有万夫不挡之勇，爪抓脚踢，所向披靡，无人能挡。我虽然又被敌人击中了二十多棍棒，但我却杀死了二十几个敌人，划算得很。

我一直不敢停下来，我生怕我一停下攻击，便给他们乘机四处逃跑，到时候，我到哪里找他们报仇算帐去？

我紧接着又杀了七八个敌人，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却依然毛发未损半点。我渐渐感到气喘力竭了。虽然我一口气狂杀了三十多个敌人，但我的劲力却消耗了不少。我知道我真正的劲敌是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我不敢再浪费我的劲力了，我生怕还没把他们俩个狗贼杀死，自己反而先死在他们的手上。我并不是贪生怕死，我苟且偷生了这么多年，留着这把老骨头，留着这口气，便就是为了杀死他们俩个奸贼给阿里巴巴报仇。如果我如愿杀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我立即会自刎以死直面阿里巴巴。

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终于出手了，又是并肩而上，又是一左一右分头攻来，当年他们偷袭阿里巴巴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使出了一股刚猛无比的大力，运劲在臂，送力到掌，双掌由内向外划了一圆圈，怦然猛推了出去。

只听‘嘭’的一声巨响，聂斯威和欧洋思闻被我一掌打退了七八米。这一掌威力之大，掌劲之强，不但我一个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且连聂斯威等人也是感到匪夷所思。

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等人都以为我越斗越勇，越到后头越厉害，他们都料想我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功夫还没有使出来。就这样一念之差，我倒反败为胜，大占上风了。

聂斯威他们不敢再跟我斗下去了，都怕了我。只听得欧洋思闻怪叫一声“走人！”剩下的那伙小贼立即四散逃窜。

小贼逃走了算不了什么，但狗贼是万万不能让他们跑掉的。我看见聂斯威和欧洋思闻跑进了前那座树林里去了，我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如果让这两个狗贼逃脱了性命，我怎么对得起阿里巴巴？

嘿嘿，他们虽然脚步跑得快，但再快也没有我跑得快。我五步化作一步地猛追了上去。我看到他们逃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去了。我拼命地跑了过去。

突然，我觉得从头到脚都麻了，我立即醒悟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我一定是被绳网网住了。我侧头往后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张柔韧无比的大渔网把我死死网住了。我被高高地吊在了四棵大树之间。

这时我听到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的奸笑声。他们两个狗贼分别从大树背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秘密铁人

我一看到他们两个狗贼就破口大骂了起来：‘王八蛋！你们有本事就别用这些毒计陷阱！我要杀了你们！’

欧洋思闻哈哈笑道：‘阿拉伯，要论阴险毒辣我们哪里比得上你！从背后偷袭别人是你的得意本领，我们只是向你学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难道错了吗？’说完他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在网中大骂他们：‘好你个狗贼！有本事放我下来，再决一死战！我要杀了你们俩个鸟贼为阿里巴巴报仇！’

聂斯威也在树下哈哈大笑道：‘为阿里巴巴报仇的事情就交给咱哥俩吧！你从背后冷刺阿里巴巴厉害得很嘛！’

我在网中听得他们俩个在树下一唱一合，气得连肺都快要气炸了。只是网绳厉害，不论我们怎么挣脱都挣脱不出来。看情形我只能束手待毙了。

聂斯威撮唇长啸，啸声刺耳，远远传了出去。没过了一会儿，树林四周闪身出现了二十多个凶神恶煞般的人来，原来他们这伙鸟贼早就埋伏在这里，专门等我落网。

那些小鸟贼们把我从树上放了下来，但并没有为我解开网绳，反而又在我身上加上了一副大渔网。有几个小鸟贼阴险得很，他们在我的身上捅了几记冷棍。我知道他们忌惮我的本领厉害，生怕我逃脱，于是又在我身上裹紧了一副大渔网。

他们嘿哟嘿哟地抬着我走了半个小时，最后来到了岛东。

我这十年从来没有到过岛东，岛东有些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岛东跟我的岛西实是有天壤之别。我在岛西住的是穴洞，这伙岛贼住的却是城堡。真是十年岛东十年岛西，十年不见。聂斯威和欧洋思闻这两个鸟贼倒开山立柜，当起了海盗大王，干得红红火火，好生兴旺，一座城堡在他们的手下就这样建了起来。嘿嘿，这座贼城堡倒是又坚固又宽大。

在城堡中央有一个大广场，大广场上架起了一座擂台，想来是他们平常较量拳脚时用的。他们将我摁倒在大擂台上。聂斯威踩住我的左肩，欧洋思闻踩住我的右肩。另外还有两个鸟贼分别将我的双脚踩住，他们害怕我暴起发难。

忽听欧洋思闻大叫一声：“拿上来！”立时我就听到了七八个拖着什么镣铁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撞得一路响当当的。我当时心头一凛，暗骂：“他妈的！难道要对老子用酷刑吗？”我知道这伙鸟贼都是一些杀人目不眨眼、抽筋不皱眉的大魔头，对别人滥用酷刑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好家伙！他们拖来的是大脚镣、大手铐、大头盔、大背壳等等诸多刑具。

那些刑具都是用精钢铸成的，别说用手掰了，就算用大斧头大钢刀也砍不缺那些精钢铸成的大手铐、大头盔。

嘿嘿，他妈的，这伙鸟贼有心要整死我，他们七八个人一个将大精钢手铐铐在我的双手上，一个将大精钢脚镣锁住我的双脚，一个将大精钢头盔硬生生往我头上塞进，其他人分别将大精钢前后背壳套在我的前胸和后胸。

没过多久，立刻有人兴冲冲地跑上台来，笑着对聂斯

威说：‘大王，牙盒也赶造出来了！’

欧洋思闻奸笑道：‘好得很好好孝敬这位阿拉伯大爷！’

那个小鸟贼也奸笑道：‘知道，一定合他的胃口！’

说完后，在场之人都轰然大笑。

立刻有两个鸟贼将我的嘴用铁棍撬开，那个小鸟贼迅速将两排黑乎乎的东西塞在了我的上下两排牙齿上。

当时我觉得我的嘴巴里似乎有一盆雄火在燃烧。我想咬紧牙根忍住，但是我刚一咬牙，我就发觉我的牙全没了。

我立时就明白了，刚才那个小鸟贼塞进我嘴里的那两排黑乎乎的东西是刚刚出炉的大精钢牙排，这东西将我的牙齿全部砸坏了，硬生生嵌镶在我的嘴里。

他妈的！这下他们这伙鸟贼将我全副武装了，不仅身上武装得密密缝缝，而且连牙齿也武装好了。好鸟贼！将我武装得天衣无缝，武装到牙齿了。他们有心要我有嘴不能进食，有脚不能走路，要我受尽折磨而死。

他们将我精心安装好、准备好之后，只听得聂斯威大喝一声，说道：“把这个家伙扔到大海里去！”

我想我是完了，这一身精钢铸成的玩意儿少说也有三四百斤，将我扔进海里，这不是要我带着这三四百斤精钢一同沉入海底嘛！我想我这下可真要死翘翘了。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口头里却硬得很，我大声说道：‘狗贼们！我做了鬼也要来找你们报仇！’

那些鸟贼只是哈哈大笑。

有十二个人一起嘿唷嘿唷地抬着我走下大擂台，刚走出几步，忽听聂斯威狞笑道：‘慢！再给这家伙做一双铁鞋。他妈的！他的脚上功夫不是很厉害吗？看他以后怎么抬得起脚来！’

立刻有几个跑得快的小鸟贼领命去叫铁匠打造去了。那十二个人抬着我不再前进。那时候我被十二个人抬着抬得好舒服啊！爽得很！

只听得欧洋思闻得意洋洋地奸笑道：‘亏你想得出来！这笔买卖我们就亏大了！’

聂斯威问道：‘亏在什么地方？’

欧洋思闻道：‘这家伙身上的精钢少说也有四百多斤吧！四百多斤的精钢你说值多少钱？’

聂斯威道：‘他妈的！这笔帐又没算到，对，又亏了几十斤黄金！’

其他大小鸟贼们都轰然大笑了起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被他们这些鸟贼抬得久了，我有点手脚麻木，腰酸背痛了。

于是我大声说道：‘聂斯威狗贼，你他妈的能不能叫你的手下快一点，大爷我等得急了。你他妈的怎么当大王的？’我那个时候想干的事情就是骂人了。

聂斯威还没有开口，欧洋思闻就抢口说上了，他说：‘你这个家伙死到临头还嘴硬，等会儿有你好受的！’

我哈哈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全身都颤动了起来，抬着我的十二个人小鸟贼竟然抬不稳我了，都大叫：‘大王啊！我们快支持不住了！这个家伙重得很呐！快压死人了！’

立刻又有七八个人上来抬举我。我可不敢当，于是我笑得更大声了，没办法，又上来了七八个人，这样一来，就有二十八个小鸟贼在抬举我了。我笑够了，我就闭上了嘴。

这个时候，忽听聂斯威恶狠狠地说道：‘他爸爸的，现在就让你尝尝这双特地为你赶做的铁鞋的厉害！’

我立刻觉得天昏地暗了起来，一股钻骨裂心的剧痛从脚根直传到我的大脑里。我嗅到了皮肉烧焦的臭味。我连哼都没有哼一声。我不想让这些小鸟贼看见我叫苦。

我觉得我的双脚沉重了起来，我的心也跟随着沉重了起来。

欧洋思闻走到我的面前奸笑道：‘老兄，合不合脚啊？’

我把一口久积在嘴里的浓痰吐在了他的脸上，我说我呸死你这个狗娘养的！

欧洋思闻怒极，忍不住一拳打在我的脑袋上。我不但没有受伤，反而还觉得很舒服。而欧洋思闻却连声怪叫“啊呀哎唷”原来他打在了精钢头盔上了，他这一拳出了大力，这一拳打得他拳骨都折了。本来想一拳将我打死，没想到把自己的手却给打折了。

我哈哈大笑，笑得铁鞋相碰，铁镣相撞，发出了响当当的声音。

我被扔进了大海里。”

决战生死岛

辛巴达听得阿拉伯被聂斯威的手下扔进了大海，忍不住“啊”的叫了一声，连忙问道：“后来怎样？”

辛巴达本来想说“后来怎样，是不是沉到海底去了？”但看到阿拉伯好好的活在自己面前，后面那几个字硬是吞回肚子里面去了。

阿拉伯捋了捋自己的胡须，笑道：“我知道你其实想问我，是不是死在了海里？但我偏偏要告诉你我不但没有被淹死在海里，反而还碰到了一件大好事。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阿拉伯向辛巴达续讲了他的奇遇：

“原来那天我被扔进大海里后，立时就往下沉了去。我以为自己这次死定了，只得认命，任凭自己下沉。我闭上了眼睛。

突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咬住了我，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觉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顿时手慌脚乱了起来。我几次都碰到了柔软油腻的东西，我立时明白，我被吞进大鱼肚子里面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一条大黑鲨。

我幸免于难地在大黑鲨大肚子里生存了下来。我在大黑鲨肚子里不可思议地生活了五年，我终于从精钢套中脱身了出来。

大黑鲨和我成了生死至交，它每天都让我住进它的大

肚子里面，又为我捕鱼食。说实话，我这条命是大黑鲨给的。”

辛巴达拍掌大笑：“妙得很！妙得很！恭喜您老人家得此奇遇啊！”

阿拉伯摇摇头，叹声不断：“不妙，不妙，聂斯威和欧洋思闻那两个狗贼早发现我没有死，他们想把我杀了。嘿，这个想法不错，但却要问我的鲨兄弟同不同意？”说到这里，阿拉伯撮唇作啸，啸声刚响，立刻船的左侧响起了“哗啦”一声，那条大黑鲨破水而出，跃过船侧，在半空停顿了几秒钟，扑通的一声，大黑鲨重新回归大海。

阿伯达一指水波未平的海面，说道：“你说我这位鲨兄弟会让聂斯威他们那伙鸟贼动我一根指头吗？”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神情甚是得意。

辛巴达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说道：“你这位鲨兄弟把生死岛上所有的船都咬沉了，只留下了那几只不成气候的独木小舟吗？”

阿伯达伸手在辛巴达的肩膀上一拍，大笑道：“你聪明得很！七八艘海盗船在我那位鲨兄弟嘴里还算不了什么，那不是七大嘴八大口的事情吗？”

辛巴达又道：“你特地留下三只独木小舟是好让他们从大海上逃走，对不对？”

阿拉伯又在辛巴达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笑得更欢，道：“不错！”

辛巴达越说越想往下说，他激动地说：“你的鲨兄弟虽然厉害，但是要上陆地帮你对付聂斯威和欧洋思闻却是不行。”

阿拉伯点了点头。

辛巴达又说：“聂斯威和欧洋思闻他们靠以人多势众取胜，您老人家孤身一人，却是好汉不敌众贼了！”

阿拉伯冷冷说道：“要讲人多，聂斯威他们有一百多人，的确是人多；但论起势众的话，嘿嘿！”

辛巴达道：“怎样？”

阿拉伯不答，左手拉着辛巴达的手，右手往大海一指，辛巴达往风平浪静的大海一望，并无异状，转头问道：“老前辈有何指教？”

阿拉伯仍是不答，又撮唇作哨起来，立刻船身四周及其稍远的地方“哗啦”大响了一阵，千百头大小鲨鱼纷纷破水而出，气势宏大，景色壮观。

辛巴达一股冲天豪气油然而生，忍不住脱口而出：“好！”立刻拍掌言欢。

阿拉伯淡淡一笑，道：“如何？”

辛巴达大声说道：“聂斯威他们仗着人多，你却有这么多鲨鱼相助，果然声势浩大！”

阿拉伯又道：“现在生死岛上的海盗每天都在死三个人的速度减少！”

辛巴达问道：“难道他们得重病死了吗？”其实辛巴达心里早料想到了凭阿拉伯此时的本领进出生死城堡那是易如反掌，一天杀几个小海盗并非难事。但聂斯威和欧洋思闻两个人本领不在阿拉伯之下，他们二人联手，阿拉伯自然奈何不了他们，只得杀几个本领稍弱的海盗发泄发泄。辛巴达怕伤了阿拉伯的自尊心，便故意给足他面子。

阿拉伯道：“若单打独斗，生死岛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但论群起而攻之，我却不是生死岛众贼的对手了。于是我就想，我每天进堡内杀三个海盗，他们总共才一百来

个人，让我杀上两个月，瞧他们有多少人让我杀！”

辛巴达说道：“老前辈这法子妙得很！只要坚持杀上一个月，生死岛上的海盗准会被你杀得精光。但他们却奈何不了你。”

阿拉伯说道：“我已经杀了二十九天了，总共杀了八十六人。”

辛巴达问道：“你应该杀了八十七的怎么少了一个人？”

阿拉伯叹道：“惭愧！昨天我一整天只杀了两个人！”

辛巴达自思：“前面杀的一些本领不高的海盗，越到后面本领就越高了，自然是难以对付。阿拉伯前辈本领虽强，但二十多个好手群起而挡之，要在二十多个本领高强的好手面前杀掉其中一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听阿拉伯又说道：“昨天晚上我走进城堡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城堡的门。我立刻被一群毒蛇围住了。小小几条毒蛇怎能伤得了我，我挥掌击死了几条毒蛇。就在这个时候，聂斯威他们出现了，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持着一条巧小的毒蛇。我知道他们手上那些毒蛇都是剧毒无比的东西，他们知道寻常兵刃根本就不能伤我，所以便改换兵刃了。

我一跟他们交手，立时就觉得不妙，要知道他们手上的毒蛇灵活无比，不用他们指挥便知道我的要害所在。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像多了一只威力无比的手掌一样，当真是收发自如，得心应手。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都没有杀到！

辛巴达此时此刻已经把阿拉伯当作了生死知己，再说他也是一心要为阿拉伯报仇。俩个人都想到一块上去了，不知不觉便心意相通了起来。

辛巴达对阿拉伯诚恳地说道：“如果老前辈不觉得我碍手碍脚的话，便让我也参加剿灭海盗的战斗中去吧！杀死聂斯威！杀死欧洋思闻！为阿里巴巴报仇雪恨！”

阿拉伯等的就是辛巴达这一句话，他年纪比辛巴达大，辈份也比辛巴达高，自然不好意思请求辛巴达帮忙了。辛巴达自己说出来，正合他的心意。

阿拉伯道：“你的本领虽然高强，但是聂斯威、欧洋思闻他们那一伙海盗心狠手辣，又有毒蛇相助，我怕你会受伤，害怕连累你，你还是别去吧！”

辛巴达说道：“我本领再不行，也可以为你壮胆嘛！”

阿拉伯听得辛巴达语音大变，知道自己伤了他的自尊心。要知道辛巴达的本领和阿拉伯的本领只在伯仲之间，而辛巴达对阿拉伯却是谦恭得很，如此为人令阿拉伯大为折服。阿拉伯见辛巴达颇为不平，心中好生懊悔，当下便轻声叹道：“我是一个快见上帝的人了，死不足惜，但你却年轻得很，犯不着赶这趟浑水。”

辛巴达“哼”了一声，不再和阿拉伯说话，快步进船舱，飞快地掌起舵来。船行帆张，片刻之间便前行了一海里，又行片刻，离生死岛越来越近。阿拉伯知道辛巴达心意已决，自己如何劝阻也是劝阻不了，只得依了辛巴达。

阿拉伯带着辛巴达上了生死岛，阿拉伯吩咐辛巴达要小心聂斯威和欧洋思闻他们使诈。辛巴达点头答应。

两个健步如飞，片刻之间便来到了生死堡大门口。只见堡门紧闭，想是群贼都已经藏身在城堡里负隅顽斗、背水一战。

辛巴达取出怀里的巨蟒蛇筋，右手一扬，只听“啪”的一声大，蛇筋扬击，砸落了城堡高墙垛上一块坚硬的大

砖头。

阿拉伯见辛巴达仅凭一根拇指般粗的蛇筋扬手一击，便将一块比蛇筋大数倍的大砖头砸落，这等手劲非自己所能比，再一细想，不由得越想越惊讶，要知道城堡高墙高达十余米，大砖头深深紧嵌在墙垛上，辛巴达这一由下往上而击，难度奇大，城垛之高，却是鞭长莫及了；砖头深嵌之紧，却是力所不及；但这两个大困难都在辛伯达挥手之间解决，更是不容易了。

阿拉伯想到这些，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他此时才知道辛巴达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功夫好手，连声叹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辛巴达见自己露了这一手绝技仍然没有惊动城堡里的人，心中勃然大怒，想到敌人以逸待劳守在城堡里，有心要让自己和阿拉伯爬上高墙耗去一些力气，这等卑鄙，却是见所未见。眼见不远的墙垛上立有一杆大旗杆，杆上海盗旗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

辛巴达右手扬起，“嗖”的一声，长长的蛇筋向那杆旗杆卷缠而去。

又听得“啪啪啪”的几声脆响，柔韧无比的蛇筋已经在旗杆上缠了一个死紧的结。辛巴达运劲一拉，甚是牢固，不由得放下心来。

辛巴达对阿拉伯说道：“我先上去！”阿拉伯哪里不知道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危险无比，聂斯威等人久久不出现在城头上，定是隐伏在城墙下，只要辛伯一上高墙，立时变会丧身于聂斯威等人的偷袭之下。想到此节，阿拉伯急忙抢过蛇筋，说道：“我先上去！”

辛巴达不待阿拉伯握稳蛇筋，身子早跃，右手食指在

蛇筋上轻轻一点，沿着蛇筋翻了一个跟斗，双足跟着在晃荡荡的蛇筋上也是轻轻一点，猛提一口气，双手张开，身形如鹰，纵身跃起，片刻之间已在蛇筋上翻飞了八九米。

阿拉伯好生佩服辛巴达的轻身功夫，当真后浪推前浪，一浪胜过一浪。眼见蛇筋晃动不定，心中一急，赶忙传劲到筋，伸手紧紧扯住，蛇筋被扯得绷直，比铁棒还坚硬。

辛巴达要的就是蛇筋绷直，倘若晃动不定，身子无处受力，任你轻身功夫再高的人，要想前行十米却是万万不能。此时辛巴达在蛇筋上点出多少力，他更可以收回多少力，借力打力，以力换力，力推身轻，几下纵跃，辛巴达离那城垛上的旗杆只有半米远了。

此时辛巴达已近身在墙，墙大借力则更大，不及细想，右手成半爪，左手曲食指，右手抓出，左手弹指，爪摠高墙，指击蛇筋，身子向右直冲而上，蛇筋朝左绷紧弹出。

辛巴达如大鸟般轻身跃上了城墙，一上墙头，立时猛往左右横扫出一掌，以一变应万变。

只听那杆旗杆左边有人怪叫一声“啊呦！”辛巴达循声望去，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他早料定旗杆左边隐伏有人，所以在出掌摠墙之前，左手食指弹指弹出，一股大力弹在蛇筋之上，蛇筋立时猛地向左边旗杆激荡而去。辛巴达这一指之力，力道是何等强劲，摧折那杆粗高的旗杆都绰绰有余，势挟劲风，破空而荡。

那个隐伏在左边旗杆底下的海盗一直不敢抬头往外探望，怕暴露身份，被辛巴达和阿拉伯发觉，坏了他们的阴谋。

他辨别辛巴达和阿拉伯上墙没有全仗自己的耳朵，他

本领远远不济辛巴达和阿拉伯，虽然自己在暗处，辛巴达在明处，但仍然吓得瑟瑟而抖。

他听得墙外自下而上响起破空劲声，他以为是辛巴达上墙来了，他自己风声鹤唳，慌忙想立起身来，往下猛拍一掌，想将辛巴达一掌击到墙下去。万万没有想到是一根拇指般大小的绳物荡到，想闪，哪里来得及？蛇筋将辛巴达弹在它身上的大力招呼到他的鼻梁上。那人偏偏生的是高鼻梁，蛇筋有了受力处，高高的鼻梁应声而塌，和猪鼻子塌得没有什么两样。那人惨叫一声，立时昏死了过去。

辛巴达环顾四周，见城墙两侧早先隐伏好的海盗都抱头鼠窜而去，生恐逃不及，将自己的鼻梁搞塌，那可大大不帅了，立时争先恐后，有脚的用脚走路，有手没脚，有脚没手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木若呆鸡，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却似僵尸一般。

辛巴达哈哈大笑，转身回扯，已将蛇筋紧紧抓住，手上加力，臂上搭劲，大喝一声：“上来吧！”只见阿拉伯已经应声而起，身子被辛巴达提升了一米多高。

阿拉伯不等辛巴达再次使劲，右足在城墙上一搭，脚根用力，脚尖上翘，借这一搭之力，身子拔高两米，左足跟上，抢步在城墙上又是一点，蛇筋晃动借一点一荡动之力，阿拉伯又拔高了三米，片刻之间，阿拉伯距辛巴达不过十米远。

辛巴达在城头正想再助阿拉伯一臂之力，突然瞥见城外密林有人影晃动，立知自己和阿拉伯已经被海盗们里外包围了。心想将阿拉伯提上城头是头等大事，但忍不住还是叫了一声“不好！”手上加力，臂上搭劲，蛇筋再次绷紧，又想将阿拉伯提升三米。

就在这个时候，两枝狼牙长箭一前一后分别射向身在半空的阿拉伯。阿拉伯此时正背向墙外，面墙攀城，听得辛巴达在城头提醒自己，但苦于没有时间转身出手挡箭，要想避过背后射来的两枝狼牙长箭，只有向上拔高两米才能避过。阿拉伯知道这两枝狼牙长箭来势汹汹，威猛凌厉，锋锐无比，不敢小觑，猛提一口长气，蓄足上升三米的劲力，双足同用，脚尖点墙，身子腾跃，百忙之中，回手便是呼的一声自上往下拍落一掌。只听“啪嗒啪嗒”两声轻响，阿拉伯已经上升两米多高，那先后射来的两枝狼牙长箭却被阿拉伯挥掌拍落直坠墙脚。

辛巴达在城头瞧得阿拉伯出手不凡、拳脚敏捷，英雄敬英雄忍不住叫好喝采。阿拉伯虽然连上升七米，只距辛巴达三米之远，但他此时仍然身在半空，性命系在一根蛇筋之上，城外密林人影晃动，暗箭倏忽而出，早将阿拉伯当成练箭的靶子一般，实在是凶险无比，稍有不慎，立刻便有性命之忧。

此时辛巴达的处境也是十分不妙，他要一心二用，一要对付身后随时会窜出的偷袭者，二是要提拉阿拉伯上城头，辛巴达此举实是将自己的一半性命早置之生死之外，另一半性命留下拯救阿拉伯。

阿拉伯本来本领不在辛巴达之下，只因为自己顾虑太多，没有辛巴达心胸那么豁达，行事过于小心，以他的脚上功夫此时早已登临城上。但想到自己如此英雄却要靠一个出道比自己晚的后辈提携，想来思去总觉得脸上无光，况且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露相，气为之一夺，长气提不上来，小气却提上来不少。明知自己处境危险，却不使出全力攀城，存心要等待隐伏在密林中的海盗再向他射箭，他

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箭来手挡，箭去指弹，敌人双手射箭，他却一指弹箭，他如此托大，哪里还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使的是不顾一切，同归于尽的险招。

又听得“嗖”的一声破空大响，密林深处又射出了一枝狼牙长箭，这枝狼牙长箭和前面两枝大不相同，这枝箭的箭头喂有见血封喉的剧毒，箭身轻小，只有前面那两枝箭的一半。

阿拉伯哪里不知道这枝狼牙长箭比前面两枝长箭厉害十倍。但在他的眼里，此时就算立刻就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时他听音辨声已经知道这次射暗箭的非欧洋思闻莫属，他对此人恨知入骨，立刻心头喷起忿怒大火，脱口而出：“欧洋狗贼！”贼字刚说完，毒箭已经射到。

阿拉伯等的就是这一箭，他早有准备，心里拿捏甚准，右手倏地伸出，也不知道他使的是什么大手法，手掌由外向里一弯，手成半拳，只轻轻一握，立即触手而放，不再搭理，左手却缓缓而出，食指和拇指并拢，早将那枝毒箭捏在两指之间，箭头对外，箭尾朝墙。

只听阿拉伯大喝一声：“去死吧！”左手掷箭而出，一阵嗖嗖破空劲响去势丝毫不逊于来势。

阿拉伯这一掷虽尽了全力掷射，但要想射中远在密林深处的欧洋思闻却是极难了。

要知道欧洋思闻忌惮阿拉伯本领出神入化，一箭射出后，便会立即撤换位置，藏到更隐秘的地方，阿拉伯这一掷却是按来路掷回，这一掷哪里伤得到欧洋思闻半根头发？但阿拉伯这一掷的威力却远远强过了欧洋思闻搭箭拉弓。

阿拉伯不管毒箭射中欧洋思闻与否，右手一扯蛇筋，精神大振，一个倒跟斗，身子已经跃上了城头。

阿拉伯刚刚跃上城头，立时就听见城外密林深处有人惨叫了一声，这一声惨叫声叫得凄厉无比，过了片刻便没有了声音。阿拉伯知道是欧洋思闻的替死鬼，只是冷冷一笑，不再相望城外密林。辛巴达却是哈哈大笑，连声称赞阿拉伯功夫了得。

这时城堡大广场上群贼鱼贯而出，聂斯威走在最前面，嚣张猖狂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广场中心的大擂台上，他伸手在大腿上一拍，指着阿拉伯破口大骂：“老家伙，今天是你的忌日，下来送死吧！”

阿拉伯看到大仇人聂斯威，只看得眼睛都要喷出大火来了。只听他嘴里“哼”地发出一声，声音还未哼完，他的身子已经扑向了聂斯威。

阿拉伯脚上穿着铁鞋，他从城头临空跃下，双足大踏，居高临下，脚下生风，端的是威风凛凛，犹似飞将军从天而降一般。

聂斯威见阿拉伯来势凶猛，忍不住大声说道：“好！”好字还没说完，阿拉伯已临空向他面门踢出了一脚。

聂斯威哪里不知道这一脚威不可挡，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若是侧头让过，但阿拉伯这脚早将他的头部笼罩在无形的脚力之中，说不得，只得右掌运劲大力向阿拉伯的来脚拍推而去。

只听得“嘣”的一声大响，聂斯威后退了一步，脚棍踏处，已经将身后的摆台踏出一个深深的大洞来。围在擂台四处的群贼都“啊”地一声叫了出来。不知是应该惊叹聂斯威的脚力威猛，还是应该骂阿拉伯的胜之不武。

原来，阿拉伯一脚踢向聂斯威的时候，脚上又加了一层劲力。聂斯威劲力本来不济阿拉伯，这一加劲，本来已

经躲过这一厄的，此时却万万躲避不了，右掌虽然全力拍出，但只消去了阿拉伯一半的脚力，后加脚力却硬生生击在了聂斯威的头部。聂斯威再也逃不开阿拉伯后半脚的一踢，只觉一股刚猛大力从头到脚贯穿而过，脚根不由自主向后一退，脚动力动，足踏力踏，这是何等刚猛，擂台大石应脚而塌，立时露出一个大洞。

聂斯威只觉全身的肌肉都快要松垮了，鲜血卉张，骨骼裂响，只听“嘭”的一声巨响，聂斯威已经被阿拉伯的铁脚神力贯穿全身，震碎爆裂而死。阿拉伯的铁脚是拜他所赐，最后他却死在铁脚之下，当真是报应。

忽听辛巴达在城头急声高叫：“老前辈小心后面！”阿拉伯早料到会有人从他背后阴险地偷袭，成竹在胸，虽强敌环伺，但却似乎不惧，此时大仇已报，精神大振，信心百倍，辛巴达话还没有说完，他早往后全力挥击了一掌。他经常疑心别人会从背后偷袭，于是他便每天苦练这回头一掌。虽然只是平平一掌，但这一掌的威力却是非同小可，要知道他在这一掌上耗费了数十年的寒暑之功。今天挥击出这一掌，便是等于将他数十年的劲力一掌拍挥而出，这一掌含意之深，劲力之强自是难描难描。

只听又是“嘣”的一声巨响，从背后偷袭阿拉伯的人被他这回头一掌打到半空，击得粉碎，但那人的头颅却似乎丝毫未损，直往上天冲击。阿拉伯正要飞起铁脚将它踢碎，只见面前人影一晃，辛巴达早已从城头跃下，顺手接住那个头颅，递给了阿拉伯。

阿拉伯一见那人头颅，大吼一声：“欧洋思闻！”然后轻轻将欧洋思闻的头颅轻轻放下，忽地双足跃起，两只铁脚同时踏下，将欧洋思闻的头颅踏得脑浆迸涌，只留一堆

满血浆的毛发。阿拉伯仰天振臂哈哈大笑了四声，笑声甫毕，双臂僵立在半空，嘴巴张开，铁脚铮铮，却是大笑而逝。

辛巴达将其余海盗全部俘虏了，驾驶着一艘大船，将生死岛上全部财宝运回了巴格达。



第八章

第七次航海

海怪九头蛟

辛巴达从生死岛到巴格达城之后，他立刻将那些海盗效给了国王处理。国王立刻将那些恶贯满盈的海盗关进了死牢，不让他们再出来兴风作浪、滥杀无辜。

国王见辛巴达将这些多年逃窜在外的大海盗一个不少地抓了回来，他心里很高兴，要封辛伯达做大官，当他的武将。但辛巴达婉言拒绝了。辛巴达说他过惯了漂泊天下，四海为家的生活。虽然，在巴格达有一份不小的家产，但他把那些钱财看得极淡，他也不想沽名钓誉，贪图富贵。他这次从海外带回来的金银财宝都赠济给了那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贫苦人民。

辛巴达只在巴格达住了三天，他又乘船出海去了。到海外去历险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他依然是孤身一人乘着那艘从生死岛带回来的大帆船。仍然沿着前六次的航线，朝太阳升起的东方驶去。

这次远航，辛巴达在大海上遨游得特别兴奋，每天追逐太阳，日升日落，船起船伏，目标明确，方向延伸，真是清晨船头浪，暮霭梢尾风，一路唱来，满帆歌。整整十天大海风平浪静，辛巴达不知道把多少直抒胸臆的妙歌佳曲留给了船后的浪花。

到了第十一天，大海就不再跟辛巴达和和气气了，大风朔扬，狂浪翻滚，辛巴达和他脚下所踏之船立时摇摆不

定，晃荡不宁。真是海上风云变，洪涛风波恶。

愤怒的大海将辛巴达的大船折腾来折腾去，辛巴达也愤怒了。但辛巴达空负一身惊世骇俗的本领却丝毫奈何不得大海。想来思去，又好气又好笑，折腾得他哭笑不得。

到了晚上，辛巴达凭借自己丰富的航海经验立刻辨别出船已经被海底一股奇大的旋流旋转住了。

大船先是慢慢旋转，到最后却是越转越快，连辛巴达都被把持不住了，转得他手忙脚乱，晕头转向。

辛巴达知道船已经被转进一个大漩涡里面去了。因为他发现船四周都是旋转的海水，船里浸满了海水。

辛巴达只觉得天昏地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身在一个烛光耀眼的大海洞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睡眼朦胧地打量着这个大海洞。

这个大海洞非常宽大，容纳几十个人不成问题。辛巴达再一细看，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他看到了很多面目狰狞的海底怪物。他一一细数了一遍，那些海底怪物有十几个之多。海底怪物们长得十分奇特，都能够站立双脚行走，相貌各异，大小不同。

有的海底怪物长着乌龟头，身子却是螃蟹的；有的海底怪物长着大鲸头，身子却长的是长虾的；有的长着海豹头，身子却长着鲨鱼身，十几个海底怪物的头部和下身都长得风马牛不相及，莫名其妙得很。

那些海怪见辛巴达醒来了，都大惊小呼了起来，有的惊叫：“这怪物怎么还活过来了？”有的怪呼：“他祖宗的，他的命倒是大得很！”也有的尖声说道：“这家伙被大漩涡

折腾到底都还没有把他搞死，嘿嘿，还有点本事！”也有的嘻嘻笑道：“这样最好了，大王正要补养补养身体，前天捉住了大海老人的女儿，今天捉住了一个健壮男人，巧得很，正好采阴补阳嘛！”说到此处，大小海怪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神情大是得意。

只过了一会儿，忽听一个海怪尖声尖气扬音高叫：“大王到！”那些海怪闻言都躬身下跪。大海洞里马上就寂静无声。

辛巴达被五花大绑捆在地上，手脚不能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海底怪物们。

辛巴达几次用力挣脱捆紧在他身上的绳索，但苦于浑身无力，想要运劲都运不起来。辛巴达想到定是疲劳过度，被折腾得手软脚虚了。

辛巴达料想自己待会儿可能会被这些海怪无情地杀死，他心里着急得很，无缘无故，莫名其妙死在一伙莫名其妙的海怪手中，他怎会含笑九泉？他怎能瞑目？

辛巴达不想这么就让别人莫名其妙地杀死，他自己使出劲力，将自己周身经脉推揉一遍，又运气拉扯自己的皮肉筋骨。只过了片刻，全身中气充沛遍身通体十分舒畅。他这一手本领却是从当年观望巨蟒缠斗时理会贯通到的。

辛巴达暗暗蓄足内劲，他已试了几下手脚要绷断身上这些筋绳并不难。他此时并不着急绷断筋绳，只待那个什么海怪大王一凑近前来，立时暴起，抢先发难，杀它一个措手不及，虽然孤身一人，一时暴起也要折折他们的威风。当下计较已定，并不心慌。

只听得咚咚咚几声靴声响来，一个长着九个怪头的海怪从一个侧洞走了出来。辛巴达见识多广，立时就看清楚

这个海怪是一个九头蛟。

九头蛟身材高大，披挂着一身长黑袍，还穿着坚硬的铠甲战衣。辛巴达瞥眼望去，九头蛟脚步一稳一实，踩在地上，咚咚作响，心想这个海怪是个厉害的角色。

九头蛟走到辛巴达的面前，正要蹲下身仔细察看，辛巴达突然暴起，拳脚并使，“嘣”的一声劲响，辛巴达挣断了捆在身上的筋绳，左拳紧攥，打向九头蛟的当胸。

九头蛟立时察觉拳劲凌厉，不敢托大，忙向一旁跃开。辛巴达早已稳稳站在地上，怒视着九头蛟等海怪。九头蛟见辛巴达一跃而起，稳稳站住了脚根，就这么一站在那里，当真是有若渊停岳峙，气势非凡，不由得暗暗吃惊：“这个人果真身手了得。”

辛巴达怒道：“你们是什么怪物，怎么捉我到这里来？”

九头蛟正色道：“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在我的海底王宫嚣张！识趣的，乖乖地缚手投降吧！倘若要我动手，你可有苦头吃！”

辛巴达刚才倏忽朝九头蛟的当胸要害猛击了一拳，却被九头蛟轻轻巧巧避过了。它那侧身一闪，果然闪得举重若轻，非同寻常，不由得暗暗凝神防备了起来。

辛巴达知道九头蛟本领高强，先别说其他的，单单是它那九个尖牙利齿的小头就是非常厉害了。辛巴达不敢轻敌，虽然自己有胜算的把握，但转念一想，不要轻易惹祸上身。此事如果能够和解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至于海怪们自己的内部纠纷他想管也管不了，关他屁事啊！

当下辛巴达道：“我和各位无冤无仇，倘若不是遇上一个大漩涡，我是不会来打扰大家的。冒犯之处，请诸位多多包涵！”

辛巴达礼让周到，不仅向九头蛟首领赔了出拳相伤之礼，还向大小海怪道了一个口出狂言的歉，全部过节一一提到，敬请原谅，如此施礼，那是给足了海怪们面子。

却听得九头蛟怪笑几声，然后冷冷道：“你想走出我这个海底王宫？”

辛巴达谦恭道：“请行个方便！”

九头蛟道：“给了你方便，谁又给我方便？”

辛巴达道：“给人方便，也就是给自己方便！”

九头蛟喝道：“好一个给人方便，就是等于给自己方便！”说完负手嘿嘿地冷笑不语。

辛巴达忍耐着：“我们往日无冤无仇，你又何必苦苦相逼？”

九头蛟笑道：“要是你不有心到我海底王宫来捣乱，你看我会如何待你！”

辛巴达知道九头蛟自恃身份，耿耿于怀的是刚才自己出拳攻击他，今日之事，看来非要动拳脚分胜负才能有个结果。

辛巴达又道：“你划出一个道儿，我们有仇报仇，有帐算帐！”

九头蛟冷然喝道：“好得很！今日我非拆你的骨头不可，瞧瞧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辛巴达不再答话，慢慢蹲下身子，左拳奔右臂，右掌引左臂，由外向内，缓缓推进，左拳右掌平推进在胸，端的是稳重沉峙，静中有动，守中有攻，攻守兼备，动静结合，当真是出手不凡。

辛巴达冲着九头蛟喝道：“来吧！”凝神待敌，弓背马步，身形如桩，稳稳不动。

九头蛟知道辛巴达这几下拳掌推引早聚力集劲于全身，以逸待劳，使的是后发先至，厚积而薄发的招术。

九头蛟不敢小觑了辛巴达，当下蓄劲在掌，提力到爪，身形一晃，如离弦之箭，扑向辛巴达。

辛巴达见来敌气势汹汹，不敢怠慢，猛地左拳先击，右掌后劈，左拳击的是九头蛟的当胸，右掌劈的是九头蛟的下身要害，拳挡来爪，掌劈敌身，攻守之道，被他的拳掌发挥得天衣无缝。

辛巴达和九头蛟交了一拳一掌，两人都没有伤到对方半根毫毛。各自忌惮本领了得，一碰即分，各自跃开几步，知道遇到了劲敌。两人跃开后，不再轻易出击，都在自思良策，对付对方。

有个虾头小怪本领低微，它见辛巴达连跃开了三步，而自己的大王九头蛟却只跃开了两步，以为辛巴达本领不及九头蛟的，认为辛巴达好欺负，偷偷绕到辛巴达背后想偷袭辛巴达。

辛巴达哪里不知道虾头小怪的举动，却装作不知，只待它再靠近半步，立即出掌打发它去见上帝。

九头蛟见虾头小怪从后面去偷袭辛巴达，心中暗喜，只要辛巴达一分心对付虾头小怪，它便乘虚而进，猛拍几掌便要取辛巴达的性命。

虾头小怪慢慢一步一步靠近辛巴达，辛巴达眼睛盯着九头蛟不放，手掌却握得紧紧的不松。

忽听“嗨”的一声大吼，辛巴达转身便将虾头小怪捉住，右手往后大手一挥，掷向力头蛟。

九头蛟一见辛巴达转身，认为有机可乘，双足一点，身子向前扑去，蛟爪疾抓而出，一心想取辛巴达的性命。

忽觉情形不对，只见一团黑影快速无伦地扑向自己，想要避开，哪里来得及？只得将抓向辛巴达的劲力用来抵挡这一团飞来的黑影。

辛巴达见一掷奏效，心中欣喜，双足一点，身子跃起，双掌猛地朝九头蛟的东侧怪头拍击而去。

只听“啊呀”“哎呦”两声惨叫，虾头小怪被九头蛟一爪抓死，九头蛟的东侧怪头却被辛巴达双掌拍断。九头蛟忍不住巨痛，倒步边叫边退。

辛巴达正要再次出击，忽觉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伸手不见五指，大海洞里的烛火顿时全灭。辛巴达大吃一惊，虽惊却并不慌乱，记得身侧不远有个石台，便慢慢摸黑走去。刚走两步，忽觉头颈一紧，他被一张大渔网网住了。

辛巴达不敢作声，生怕敌人得知他的情况。倘若自己被网住的消息让敌人闻知，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辛巴达任凭烛火熄灭，如果烛火永远亮起，那倒也是一件妙事，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瞧不见你，互相不伤害，不受伤不流血那倒好得很。

就在这个时候，有尖叫声响起，听得九头蛟颤声道：“什么事？”

洞外有小怪回答：“大王不好了！大王不好了！”

九头蛟急声问道：“他妈的，什么事？”

那个洞外站着的小怪说道：“大海老人的女儿自杀了！”

九头蛟惊叫一声：“什么？自杀了？”

辛巴达依然不动，心中却暗喜：“妙得很，要出乱子了！”

却听九头蛟厉声高叫：“收网点灯！”

辛巴达暗叫“不好”好字还没有说出口，大渔网四角一收，他立时被结结实实网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却是束手无策。

烛火又重新点燃，海怪们见辛巴达被网住，都忍不住放下手中兵刃，拍掌叫好起来。

却听九头蛟怒喝道：“拍什么掌！一伙脓包！”

众海怪听得大王九头蛟如此严厉，哪里还敢拍第二掌？都唯唯喏喏，不停告饶。

九头蛟大爪一挥，身子先行，不再言语，往侧洞而去。四个海怪各提一个渔网大角，提着辛巴达紧跟在九头蛟的后面。

辛巴达见九头蛟在前头带路，七转八折，最后来到一个碧水清潭的绝妙地方。

但见青青绿草围绕着清潭，泛泛碧水拍推着幽岸，如此佳地美景真是海底中的尤物。

辛巴达再一细看，却见碧水清潭中筑有一座精致优雅的不舍，舍外蔓藤缠绵，舍前淡花绯红，恍似世外仙境，在潭里托着精舍的是一头大乌龟，这头大乌龟的龟壳与众不同，它的龟壳可以任意收缩顶起，灵活自由，非常奇特。

大乌龟时而移动位置，那座精舍也屋随龟游，龟游到哪儿，它也跟着到哪儿。那头大乌龟不敢游快，生怕翻倾了精舍。辛巴达知道这头大乌龟是九头蛟的手下。九头蛟指东它便往东，九头蛟指西它也往西，不敢有违九头蛟的命。

九头蛟见潭中精舍依然，好好的压在龟背上，没有丝毫倾翻的痕迹，便问报信小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快讲清楚！”

那个报信小怪吓得心惊胆寒，颤颤抖抖地说道：“我奉大王之命在这里看守海姑娘。我很尽职尽责，我每天每餐都准时为海姑娘送饭洗……”

九头蛟听到报信小怪说“洗”字的时候，他以为报信小怪每天为海姑娘送饭洗衣服，心中醋极，目眦欲裂地瞪着报信小怪。

报信小怪本来是要说“碗”字的，被九头蛟这一瞪，只吓得连“碗”字都丢了，目瞪口呆地望着九头蛟，不知所措起来。

九头蛟厉声问道：“洗什么？快说！”

那报信小怪急得挠耳搔脑，边想边自言自语：“咦！是洗什么来着？我怎么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九头蛟怒极，一掌拍在那报信小怪的头上，那报信小怪哼也没有哼一声，就委顿在地，已经毙命。

九头蛟站在岸边高声问那头大乌龟：“老龟，海姑娘怎么啦？”

那老龟扬起头来，说道：“海姑娘说她要自杀！”

九头蛟听得大乌龟说海姑娘还没有死，自杀是假，发牢骚却是真的，心下稍宽，又高声对大乌龟说道：“给我好好看着她！别让她寻短见！”

大乌龟应声答道：“是大王！”

九头蛟放心稍安，转身对困在大渔网中的辛巴达恶狠狠地说道：“再让你多活一天，明天我就要大开杀戒了！”

辛巴达大声说道：“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快点动手，让我早点做鬼来杀了你！”

九头蛟冷笑道：“急什么，明天就有你好受的！”然后又对提着辛巴达的四个海怪说道：“把他扔进碧水清潭中，

泡上一泡，明天吃起来皮鲜肉嫩的，嘿嘿，爽得很。”

那四个海怪应声说道：“是，大王！”说完，四个海怪将辛巴达在空中晃动了两下，四只怪手同时一松，扑通一声，浪花溅起，辛巴达被扔进了碧水清潭中。

大海老人

九头蛟带着它的手下小怪们嘻嘻哈哈远远而去。辛巴达精通水性，虽然全身被缚，但闭气换气却丝毫不受影响，活得很安全。

辛巴达在碧水深处瞧见大乌龟的四只大脚正朝自己这边游来，心中暗喜，当下手脚试着抖动几下，不想不抖动还不好紧，他这一抖动，渔网反而将他捆缠得更加紧了。辛巴达大吃了一惊，就这么一失神，身子失重，往深水处又沉下了一米多深。

辛巴达赶忙镇定心神，不敢再动手脚，任凭渔网捆缠自己。他这么一想，怪事又发生了，大渔网松开了一些。辛巴达惊讶不定，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越想挣脱出去，这张大渔网反而缠得越紧，而自己不想脱身而去，这张大渔网反而松开了。辛巴达百思不得其解，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时之间，他倒忘记了应该赶快乘大渔网松开之际脱身而去。

他发觉大渔网像水中绽放的花朵一样越松越开，越开越松。最后大渔网不解自散，散成一根一根的细绳四处扩散而去，最后的最后，细绳越来越细，溶解进水中去了。

辛巴达只瞧得目瞪口呆，闭着嘴巴，挤舌不下。只感觉这件事情不可思议，这张大渔网更是不可思议。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大乌龟的肚腹已经游到他的

头顶上了。

辛巴达正想游浮而上去捉大乌龟的龟足，想爬上龟背去瞧瞧那座精舍。

突然，大乌龟的肚子裂开了，从肚腹中钻出一个白发白眉的老翁。

老翁朝辛巴达嘟哝了几下，辛巴达的耳朵里便有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回响，“年轻人，你跟我来！”

辛巴达觉得这个老翁非常和蔼可亲，面目慈善的，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和温暖。辛巴达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自己向那个白发老翁游去。

白发老翁将辛巴达引进了大乌龟的肚腹里面。辛巴达一走进大乌龟的肚子里面，他就惊呆了。他看见大乌龟的肚腹不是肠肝串串，鲜血卉冲，而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密室。在这个奇特的大密室里到处都是药物，满密室的药味，非常的浓烈。

白发老翁请辛巴达坐下。辛巴达依言坐了下去。

白发老翁的目光深处幽远深沉，但是他的目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满目的忧伤和哀愁。白发老翁和辛巴达席地而坐。

辛巴达正要开口相问这个奇怪的大密室的来由。白发老翁缓缓地举起手示意辛巴达别急，有话好好说。辛巴达欲言又止，只得作罢。

白发老翁问了辛巴达的名字以及怎么会来到这里等一系列事情。辛巴达说了自己的情况，当辛巴达说到出掌拍断九头蛟一只怪头现在变成九头蛟的时候，白发老翁拍地而起，连声叫好。当辛巴达说到中了九头蛟的阴谋诡计时，白发老翁连声叹息：“可恨！可恨！”

辛巴达几次想询问白发老翁和九头蛟的关系时，见白发老翁神情庄重，知道待会儿白发老翁自然会说，也并不着急，将自己的事情一一告诉白发老翁后，便静听白发老翁的故事。

白发老翁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才缓缓说道：“说来话长，这个以前是九头蛟现在是九头蛟的怪物曾经是我的徒弟。它的命还是我救的。”说到此处，那白发老翁的声音似乎在喉咙处卡住了，欲说不能似的。辛巴达立时猜出了这个白发老翁的真实名字，便笑道：“老前辈可是大海老人？”

大海老人苦笑道：“这个臭名字臭到现在都还没臭干净，当真惭愧得很呐！”

辛巴达道：“老前辈太谦虚了！”

大海老人不再理会这名头小事，继续说道：“我将我大半本领都教给了它。这个畜生聪明得很，它很快就将我的本领学会了。当我统领着这片大海，这片大海惟我独尊，舍我其谁。九头蛟借着我的名头在海底下横行无忌，还拉帮结派。我曾经告诫过它，要从善，不要为恶。它口头上答应我，但在暗地里它却背叛我。它时刻想将我取而代之，自己做海上霸王。那个时候，我在领悟一门能将人变成鱼、将鱼变成人的功夫，它得知这个情况马上就来找我，要我将它这头九头蛟变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小伙子。我语重心长地告诉它：要做人很难很难，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那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它不听我的劝告，它要求我把它变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小伙子。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了它：‘假如你一定要变成一个人的话，那么你这二十多年的功力将全部消失，不留丝毫，而且再练习也练习不回来的。’它得知变成人的话，会把它苦练二十多年的功力毁灭，它退

怯了。我告诉它：‘你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些东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例如你的贪心。你既想变成人，但又不想丢弃身上的功力，真是贪心不足啊！即使你变成了人，你也只是一个没有人心的假人。’它理会了我这一席话的道理。但是我却低估了它。”大海老人说到这里，咳嗽了两声，他吃了药后，又讲了起来。

大海老人说道：“它非常喜欢我的女儿，它想娶我的女儿。本来我是想将海儿嫁给它的，但后来我看穿了它的险恶用心，它想杀死我。于是我便打消将女儿嫁给它的念头。我女儿海儿也不喜欢它。它恨死我父女俩人了。那一天晚上，我在我的房间里练习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正练到紧关头，它带着十几个心腹闯进了我的房间。嘿嘿，我被他们一打岔，下半身就从此瘫痪了。我最终还是没有将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练成。正在它要将我杀死免除它的后患时，我女儿海儿出现了，她救了我。”说到这里，大海老人已经老泪纵横了。

辛巴达问道：“海姑娘的功夫远远不及九头蛟的吧？”

大海老人缓缓说道：“海儿根本就不懂得拳脚功夫。”

辛巴达立即明白了海姑娘愿意委身嫁给九头蛟的条件是九头蛟不能伤害她父亲。她到此节，辛巴达不由得钦佩起海姑娘来了。

大海老人又续讲：“我后来这条老命还是捡回来了。但是我的苦命的女儿却为我饱受了大苦大难。海儿死也不肯和九头蛟同处一室，两个人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却不是。九头蛟便将海儿关了起来，关在了碧水清潭里。在这之前，我躲避了九头蛟的追杀。今天是我练成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的第一天。当你还没有被九头蛟它们扔进碧水清潭

的时候，我就已经练成了，我大功告成了。我本来想马上用它来对付九头蛟的，但我生怕一棋不慎全盘皆输，我必须先找一个对手来试试我的本领如何。恰好在这个时候，你被它们从岸上扔了下来。于是我便在乌龟肚腹里面发功，将你身上缠绕的渔网细细分解开来了。我很感激你给了我这个试功的机会！”说完，大海老人便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一笑将淤积在他心头数年的羞辱和侮欺笑得荡然无存。

辛巴达见此时此刻的大海老人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自有一股威慑，心中好生佩服。

大海老人又缓缓说道：“想我大海老人也还有几个忠心耿耿的手下，像这头大乌龟。九头蛟怎么想也想不到我会藏身在大乌龟的心脏深处。这头大乌龟救了我第二条命，你也算是一个帮助过我的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辛巴达正要说“老前辈你别客气”，这句话还在头脑里刚刚酝酿好的时候，大海老人已经一掌拍向了自己的左掌。

辛巴达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手专门找别人的手掌对打的人。辛巴达立即就明白了，大海老人是来试自己的本领来了，便假装不懂拳脚功夫，任凭大海老人出掌击打自己的左掌。

大海老人的左掌拍到辛巴达的左掌时，立即收回了掌力，只是在辛巴达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

辛巴达笑道：“老前辈为何拍我的肩膀？”大海老人微微一笑道：“你的本领当世恐怕无人能及。”

辛巴达笑道：“老前辈说笑呢！”

大海老人道：“你见识多广，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你还遇到了常人一辈子也遇不到的奇遇。”

辛巴达笑道：“老前辈在挖苦哩！”

大海老人笑道：“不对，你说错了，不是我在挖苦你，而是你在挖苦我。你倒考究起我的功夫来了。”

便是在此时，两人都互相敬佩对方来了。真是英雄敬英雄，惺惺相惜。

大海老人又道：“我很相信你！”

辛巴达不知道大海老人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只觉得倘若自己询问，似乎不妥，便沉默不语。辛巴达搞不清楚大海老人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大海老人说道：“我想将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传授给你。”

辛巴达心中一凛，说实话能将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学到手那自是幸运无比，实是大造化。但辛巴达总觉此事极为不妥，但不妥在何处，他却不知道。

大海老人见辛巴达满脸为难之色，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但随即缓缓又说道：“其实这门功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能将熊掌和鱼翅的位置和本义理会贯通后，这门功夫便会变得平平不足为奇了。”

辛巴达道：“老前辈说得可真玄！”

大海老人正色道：“记住，过份的谦虚便是骄傲！”

辛巴达也正色道：“聆听老前辈的教诲。”

大海老人道：“你瞧清楚了，我演练一遍竞技手法让你瞧瞧。”说完不待辛巴达作答，自己便起手抬足了起来。

辛巴达见大海老人时而将左掌化成熊掌，时而将右手似成鱼翅，熊掌拍鱼翅，鱼翅击熊掌；时而双手都化成鱼翅，时而双掌都化成熊掌，时而熊掌，时而鱼翅；鱼翅熊掌，熊掌鱼翅；鱼翅鱼翅，熊掌熊掌；鱼熊鱼熊，熊鱼熊鱼；鱼鱼熊熊，熊熊鱼鱼；最后几下变化辛巴达只看到巨

熊在吃小鱼，大鱼在吞小熊；熊吃鱼，鱼吞熊。最后的最后，辛巴达什么都没有看到。

辛巴达怔在那里，只觉得脑子空白，全身虚脱。

却听大海老人喝道：“小心了，熊掌就是鱼翅，鱼翅就是熊掌，熊掌鱼翅时有时无。”

辛巴达恍然大悟，忽觉眼前一花，明明是一只熊掌拍到，在半途中却又倏忽变成鱼翅扑击了过来，正凝神对付的时候，忽地又看见是熊掌和鱼翅同时击到，诸多变化，当真让辛巴达捉摸不透，只看得眼花缭乱，连出掌防护敌人都忘记了。

只听“啪”的一声轻响，大海老人已经在辛巴达身上轻轻拍了一下。辛巴达却是不知大海老人用的是什么手法将他拍中的。

辛巴达“啊”的发出了一声，便久久不再作声。

大海老人道：“其实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练到无上境界便又变成了时有时无熊掌鱼翅不可以相克。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辛巴达不作声，只点了点头，双眼出神地望着大海老人。

大海老人又道：“天地万物，宇宙众生，阴阳相克，返朴归真，无论多强的功夫都有克制的秘法。”

辛巴达一字一字地说道：“你说的是，熊掌鱼翅相克就是熊掌鱼翅不可以相克的克星？”

大海老人微微一笑，道：“这是其中的一层意思。”

辛巴达又道：“熊掌鱼翅不可以相克的克星则是反之？”

大海老人笑容满面，道：“这是第二层意思了！”

辛巴达接着又道：“其实这两门功夫练到无上境界的时

候，那便是可有可无，最后的最后便是虚无了！”

大海老人听到辛巴达说出这句话，忍不住拍掌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难得！难得！你对世间万事看得如此虚无实有，真是不失一颗赤子之心。眼睛虽小，却有无限天地。佩服！佩服！”

辛巴达自此才真正踏入了顶尖儿高手的境界。

大海老人细看了辛巴达很久，然后才正色道：“我死后，你要好好照顾我女儿。”

此言一出，辛巴达不禁愕然。以辛巴达如此聪明的头脑，又怎么不知大海老人的意思是将女儿嫁给他。但此事猝然之极，大大出乎辛巴达的意料。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时之间，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大海老人傲然道：“话就这么多，你去救我的女儿，我去杀了九头蛟那个恶鬼！”

辛巴达虽然和大海老人相处不到一日，但这一日给辛巴达的感觉却似长达一生一世一般。他想到刚才大海老人对他的孜孜教诲，善善引导，如此深情厚谊真是永生难报。就算为大海老人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辛巴达听得大海老人说他要杀九头蛟，而自己却派往去救他的女儿，他觉得这样不妥，他觉得应该让他去杀九头蛟，大海老人去救海姑娘。

辛巴达正要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却见大海老人伸手一挡，自己抢先说道：“不必多言，就这样决定了。你救出我女儿之后，立即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千万记住不可回头。”说到这里，大海老人伸手入怀取出一颗红彤彤类似钻石一样的东西来，郑重地说道：“这颗丹药名头大得很，我一生就练得仅此一颗。九头蛟打了这颗神丹数十年的险恶

主意了。我现在把这颗神丹送给你，你要好自为之。吃了这颗神丹后，天地之间，宇宙之外，任你逍遥。”

辛巴达脱口而出：“逍遥丹！”

大海老人点头道：“正是！”大海老人将逍遥丹递给辛巴达后，便率先从大乌龟肚腹中钻出，头也不回地找九头蛟算帐去了。

辛巴达收藏好逍遥丹后，也从乌龟肚腹钻出。他早知海姑娘住在龟背上的精舍里，立刻浮出水面，爬上龟背，来到精舍的门前。

辛巴达惊讶地发现精舍周围全被糟蹋得乱七八糟，今非昔比。辛巴达暗叫不妙。

辛巴达问大乌龟道：“龟兄，你可知道海姑娘被九头蛟捉到哪里去了吗？”

此时大乌龟已经到了灯枯油尽的时候，气若游丝，喘口气都艰难无比。大乌龟为了搭救大海老人，甘愿奉献自己的心脏，空出自己的肚腹，让大海老人养伤居住。大乌龟咬牙忍着空心无脏的巨痛度过了漫长的一年。

此时此刻，它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大乌龟示意辛巴达爬到它的嘴边来。

辛巴达依言做了。

大乌龟轻声在辛巴达的耳边说：“是飞人哈巴抢走了海……海……”在辛巴达的耳边再也听不到大乌龟的声音了。大乌龟气绝而死。

辛巴达忍着悲痛离开了大乌龟。大乌龟慢慢沉入了潭底。大乌龟生不离水，死不离水，生生死死都离不开水，在水中生，也在水中死。

辛巴达想到大海老人孤身一人去找九头蛟报仇，生怕

他有个闪失，赶忙走出碧水清潭往被促来时的路径寻找了过去。他又来到了那个大海洞里，发现大海洞里也是一片狼籍，还保留了不少打斗痕迹。

辛巴达连声叫苦，他只知道海底有这些地方，其他的地方他却是一点都不知道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隐隐约约听到海面上有打斗吆喝声。声音越来越大，想是打斗得非常激烈。辛巴达料想一定是大海老人在海面上和九头蛟恶战。生恐大海老人失手，慌忙浮上海面。

果然不出辛巴达所料，大海老人正和九头蛟恶战。辛巴达刚一浮出海面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大海老人把九头蛟打得落花流水，左支右绌，别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但大海老人却不时要回头拍出几掌，似乎身后还有敌人。

辛巴达再仰头细望，在大海老人的背后还有一个长着一对老鹰翅膀的怪人时不时从背后偷袭大海老人。有几次，明明大海老人一掌便可以将九头蛟毙于掌下，往往在拍掌之时，那个巨翅怪人却从背后袭到，大海老人不得不回掌自救，九头蛟又逃过了一掌致命之厄。

辛巴达立刻记起大乌龟在临死的时候，提起飞人哈巴抢走海姑娘的事情，他料想这个巨翅怪人便是那个抢走海姑娘，名叫哈巴的飞人。

辛巴达见飞人哈巴老是在大海老人一掌即将打死九头蛟的时候暗中偷袭，屡次使大海老人不能得手，辛巴达不由得义愤填膺。眼见飞人哈巴又要偷袭大海老人，忍不住大喝一声：“哈巴你给我住手！”

那巨翅怪人长得青脸獠牙，面目可憎，正是飞人哈巴。

他是天上飞神路路通的儿子。飞人哈巴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不禁吃了一跳，慌忙张目四望，在寻找叫他名字的人。他要偷袭大海老人却已经不能了。

飞人哈巴怪叫了一声：“谁啊！谁叫我啊？他妈的，谁在叫我？”

辛巴达听得飞人哈巴的声音极似婴儿的声音，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他想帮大海老人处理飞人哈巴，存心想给哈巴一个下马威，当下气沉双足，双足在海水底下一蹬，“破”的一声，辛伯达破水而出，身子在半空中连翻了三个大跟斗，然后稳稳站立在海面上，脸不红，心不跳，身子踏水而立，丝毫不显下沉之象。

飞哈巴大吃了一惊。

飞人哈巴

飞人哈巴见辛巴达露了这么一手惊世骇俗的轻身功夫，心中暗吃惊。

飞人哈巴展开双翅扑扑两声便飞到了辛巴达的面前，上下打量起辛巴达来了。

辛巴达知道飞人哈巴本领高强，不敢轻敌，全身运劲，只要飞人哈巴一出翅拍打过来，便要双掌击出，全力御敌，当下道：“你暗中偷袭大海老人，不是英雄行径。”

其实飞人哈巴连狗熊都算不上，那英雄又是从何谈起。辛巴达不过觉得飞人哈巴好逗罢了，大敌当前，调耍调耍敌人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敢谈及延年益寿，但论到有利于身心健康，可令胃大口开等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益处却是值得一提的。

飞人，哈巴智商极低，只有婴儿的智商水平，别人说什么也便认为是什么。他听得辛巴达说他不是英雄，他便跟着辛巴达的思维走了，他不知道英雄是什么模样，便想瞧瞧英雄是何等模样。当下他便说道：“那么你告诉我，英雄是何等模样？你把英雄叫出来，让我瞧瞧！”

辛巴达见飞人哈巴果真是个大白痴，对世事狗屁都不通，心中好笑得很，便说道：“你当真想瞧瞧真正的英雄吗？”

飞人哈巴连声大叫：“快！快！你快就谁是英雄？我还

要去救我的朋友的命呢？”

辛巴达瞥眼望见九头蛟此时已经被大海老人打得无还之力了，八个怪头现在只剩下两个了，浑身是伤，满身是血，再斗下片刻时间哪里还有活命的可能？只是大海老人恼恨九头蛟，这数十年的怨仇怎能一下子便算完，不折磨九头蛟个够，他是不会罢手的。

此时大海老人只要猛拍一掌，九头蛟必死无疑，但大海老人不想让九头蛟只挨一掌便死去，他要九头蛟受尽折磨慢慢死去。明明猛拍了一掌，但到半途却又将掌力收回大半，剩余掌力拍打在九头蛟身上打得九头蛟万分疼痛，当真是生不如死。九头蛟本来以为大海老人一掌便会取它的性命，正闭目待毙，哪知大海老人却将大半掌力收回，轻轻一掌拍在他的身上，让他欲死不能。

九蛟被大海老人如此折磨好不痛苦，但自己本领远远不及对手，想要发威，却是力不从心。正要提劲到掌，大海老人的绵掌又悄无声息地拍到，只在自己的头部要害轻轻一按，又按得他头痛万分，全身如毒蜂在蜇咬一般，比下火海去地狱还要痛苦。九头蛟痛不欲生，欲死不能，但大海老人却好不痛快。数十年的怨恨正在九头蛟的残身上慢慢放泄。

辛巴达见大海老人无飞人哈巴这个后顾之忧后，对付恶贼九头蛟屡屡成功，得心应手，心中暗暗替他高兴。转念一想，拖住飞人哈巴才是自己眼前必须做的正经大事。

飞人哈巴回头望见九头蛟已经有气无力地在那里负隅顽抗，知道再过片刻，必死在大海老人的掌下，心中大急，但苦于辛巴达还没有回答自己所提的“谁是英雄”的问题，不便离开，只急得他边拍双翅边急声问道：“你快说谁是英

雄？快说呀！”

辛巴达故意要拖延时间，假装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想来想去，边摇头晃脑，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说。”

飞人哈巴心急如焚，催促辛巴达：“什么很难说！”你只要说出他的名字就行了，我会去找他比划比划的。”

辛巴达心中大喜，要拖住他的机会已经近在眼前，便说道：“如果我说出谁是英雄，你一定会找他比划比划吗？”

飞人哈巴说道：“那还会有假！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哈巴说话算话，如果我说话不算话，就教我父亲打我耳光好了！”

辛巴达忍住笑声，假装正色道：“你所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飞人哈巴恼怒了，大声说道：“他妈的，你干麻这么婆婆妈妈！不说就算了吧，老子还等着去救朋友呢！”

辛巴达道：“辛巴达是英雄，你敢不敢找他比划比划？”

飞人哈巴一拍巨翅，昂然道：“怎么不敢？你快叫辛巴达出来，我一翅膀便要处理他！”

辛巴达道：“你好大的口气！”

飞人哈巴道：“怎么？”

辛巴达道：“那个辛巴达远在天边。”

辛巴达刚说到这儿，飞人哈巴便插嘴道：“他妈的，怎么有这么远的距离？”

辛巴达道：“我还没有说完，你就插嘴了。他近在眼前哩！”

飞人哈巴指着辛巴达大骂道：“你他妈的，竟敢耍我，你这不是转了一个大弯圈，到头来还不是说我是英雄吗？”

辛巴达见飞人哈巴愚蠢到如此地步，不禁莞尔。

辛巴达笑道：“你的名字是辛巴达吗？”

飞人哈巴一怔，然后想了一会儿，才愕然道：“对啊！我的名字不叫辛巴达，我的名字叫哈巴喱。”

辛巴达笑道：“不错！这里就我们俩个人在谈论这件事，除了你就是我啦！你叫哈巴，你猜猜那我应该叫什么？”

飞人哈巴大怒道：“你叫什么关我屁事啊！他妈的，跟你聊了这么久，不仅没有聊出什么英雄狗熊出来，还把我大部分时间给聊去了，划不来，划不来，你赔给我，你赔给我！”

辛伯达道：“好啊！你有本事就来啊！你的时间都被我抓在手里了。瞧，我抓了一大把时间，糟糕，还漏去了不少。划不来，划不来！”说完，假装俯身去捡什么东西。

飞人哈巴听得辛巴达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给抢到他手里去了，不由得勃然大勃，巨翅一拍，势挟劲风，伸直双腿，双掌在巨翅拍击当中推出去。这一出招，便是等于有四道大力朝辛伯达击去。

辛巴达早有防备，他俯身时，便蓄足了全身劲力，凝神待敌。眼见飞人哈巴凭空而起，临空击下，双翅左右拍击而来，翅膀拍出的劲风已将辛巴达牢牢裹住，左右斜闪侧避不得；又见飞人哈巴双掌也猛推而至，远远就能感受到两股排山倒海的大力朝自己胸口推撞而来。知道厉害，不敢怠慢，将全身劲力聚集到双掌之中，也是猛地推撞了出去。

只听得“嘭”的一声大响，辛巴达和飞人哈巴硬碰硬对了两掌，这两掌以辛巴达为胜，只震得飞人哈巴双臂隐

隐作痛。但辛巴达却没有避开飞人哈巴早先拍出的巨翅。巨翅虽然没有飞人哈巴的双掌劲力大，但此时辛巴达将全身劲力都由双掌拍出，哪里还有全力对付从左右猛然袭来的双翅。

飞人哈巴的巨翅从左右同时拍合而到，只拍得辛巴达五脏六腑都快要翻滚出来了。幸亏辛伯达劲力深厚，若是平常人早被飞人哈巴的双翅拍成肉饼了。

辛巴达一心想托住飞人哈巴，却忘记提防飞人哈巴的巨翅，这才败落下风。

辛巴达正要调息内气，此时气血翻滚，若不及时高速，稍有不慎，便会气堵经脉，血栓筋络，那时却是危险无比，弄不好，全身瘫痪也是有可能的。就在这个紧急关头，飞人哈巴又拍来了双翅，推出了大力无比的双掌。

辛巴达哪里不知道厉害，想要喘气换气已经来不及了，不及细想，本能地往后倒翻了三个大跟斗，已经远远离开了飞人哈巴的巨翅。

辛巴达刚一收气，双足已经踏进了海里，眼看马上就要水漫前胸，辛巴达慌忙将怀里的逍遥丹拿了出来，一口吞下。立即觉得受益匪浅，全身通畅舒服，四肢血气旺盛，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时刻发挥拳脚妙处，大喝一声：“起！”双掌在海面上一拍，只听得“啵”的一声，辛巴达的身子破海而出，斗然拔高七八米，身在半空，双脚并拢，双臂长伸，身形如鹰，威风凛凛。

飞人哈巴哪里知道辛巴达有如此功夫是拜逍遥丹所赐。他不通事务，见刚才辛巴达不敌自己拍出的双翅，以为辛巴达便一辈子也斗不过他了。他不知道厉害，却要一味冒进。

飞人哈巴双翅又是一拍，双脚朝后并拢，劲随掌出，又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大力推撞向辛巴达。

辛巴达此时本领远远在飞人哈巴之上，自然没将飞人哈巴这一拍一推瞧在眼里。他见飞人哈巴的后颈是薄弱之处，不及细想，双足一动，身子又跃高七八米，比飞人哈巴飞的还高，居高临下，避开飞人哈巴的双翅，直扑向飞人哈巴的后颈。

飞人哈巴见辛巴达跃起七八米高，不禁吓了一跳，纵然是自己全力双翅展开拍合，也不能飞到这个高度，不禁觉得辛巴达不可思议了起来。他忽觉眼前一花，只见一个人影迅速无伦地往自己头上飞过，更是吓得挤舌不下。正要回头，辛巴达已经抓住了他的后颈。后颈是他的练功要害所在，此时被辛巴达抓住，自己空负一身绝世功夫却是再也使不出来了。只得任由辛伯达摆布。

就在这时，大海老人一掌将恶贼飞头蛟毙了，大海老人劲力深不可测，掌力拍出，立时便把九头蛟拍得粉身碎骨。

大海老人大仇已报，心中欣慰无比，只觉得天大地大，惟他最大，浩瀚宇宙，芸芸众生，以他为尊。当下他振臂登高一呼，声音如狼嚎，似虎啸，远远波及四面八，洪波应声而起，狂浪及声而掀，海风暴骤，天云整齐，当真是沧海一声啸，滔滔两岸潮，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辛巴达双足踩踏在飞人哈巴的双翅之上，右手抓着飞人哈巴的后颈，听到大海老人这一放声狂呼，只觉得自己的心胸也为之一宽，钦佩大海老人豪气干云，气度非凡。辛巴达只觉得心里似乎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不说不爽，当下大声说道：“老前辈，打得妙！”

大海狂人大袖飘飘，渊停岳峙般站立在波涛狂浪之上，看见辛巴达已经将飞人哈巴制服，心中也是一喜，又高声说道：“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了。海儿已经被飞人哈巴抓回天堂上去了，你快去把她救回来。切记小心！”

大海老人说完便缓缓隐没于汹涌狂浪之中平平安安回归大海去了。

辛巴达朝大海老人下沉的地方高声作答：“我记住了！你保重！”

这时，飞人哈巴被辛巴达制得服服贴贴，辛巴达指东，他不敢往西。

辛巴达对飞人哈巴说道：“你是不是把海姑娘抓到天堂去了？”

飞人哈巴苦巴巴地说：“本来我是不想抓她走的，是九头蛟那个挨千刀的王八蛋叫我抓的。”

辛巴达厉声问道：“你跟它有什么勾当？”

飞人哈巴说道：“我跟它没有什么勾当，它平时经常来找我玩，我们就这样玩着玩着就玩熟了。有一天他说我长大了应该娶妻子结婚了。我问它什么是妻子，妻子是什么东西。它说妻子就是妻子，这有什么好问的。我就说什么不好问的，你不说我也知道。我接着又说你九头蛟别在我的面前耍诡计阴谋。我说我并不是傻子，我也不是白痴。我说你他妈的别不把我当人看。我又说你他妈的不把我当人看也行，你他妈的就应该把我当神看。我说你他妈的知道什么叫神？九头蛟它说它不知道。我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神。我得理不让人，不，不，他妈的，九头蛟根本就不是人！我又说，九头蛟是他妈的什么鸟东西？一个神？神又是他妈的什么鸟东西？鸟东西？鸟东西又是他妈的什

么鸟东西。你又是什么鸟东西？我又是什鸟东西？他又是什么鸟东西？我又为你说什么鸟东西？鸟鸟鸟，东东东，西西西！鸟东鸟西，鸟东东西，鸟东西，鸟鸟东西！”

飞人哈巴说到这里就喘不过气来了。

辛巴达听得又好笑好气的，心想：“这个鸟人还是不傻的，挺有自知之明嘛！”

飞人哈巴又接着说：“我对九头蛟骂了一大通，最后它也被我搞糊涂了。”

辛巴达觉得有趣，有意打破沙锅问到底，问道：“怎么？”

飞人哈巴得意洋洋地说：“九头蛟说我讲得太深奥了，它一时之间脑筋不能急转弯，它说能不能让它以后再想一想这个深奥的问题？”

辛巴达赶忙插口问：“哈巴，你又是怎样跟它说的？”

飞人哈巴说道：“我当时对九头蛟说行啊！九头蛟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就走到了碧水清潭。”

辛巴达大吃一惊，说道：“后来九头蛟就让你把海姑娘抓走了！”

飞人哈巴说道：“哇噻！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当时也在场看见我飞身去那头大乌龟上抓人的？”

辛巴达厉声道：“你少说废话！快说！”

飞人哈巴唯唯诺诺：“是，是，是！我把那个叫什么的姑娘抓了出来。我仔细一看，哇噻！比仙女还要漂亮，还要美丽。我连忙抓着那个叫什么的姑娘飞到飞头蛟的身边，高兴地说：‘蛟哥！这个姑娘真漂亮，我想把她带回天堂上去，好不好？’”

辛巴达听到这里，目眦欲裂，使劲抓了抓飞人哈巴的

后颈，厉声高叫：“你他妈的，这大海老人都敢得罪吗？你竟敢欺负海姑娘，快说，你把她藏到哪里去了？”

飞人哈巴被辛巴达抓得疼痛万分，忍不住哇哇大叫，哭出眼泪，说道：“哇噻！你抓得我好疼啊！我要告诉我父亲来打你几个巴掌！”

辛巴达怕一下子施重手把飞人哈巴抓死了，连忙放松了一些劲力，但仍然抓住飞人哈巴的后颈以此要挟飞人哈巴说下去。

辛巴达道：“你好好讲，我自然不会伤害你。”

飞人哈巴说道：“九头蛟要我答应他一个条件。就是只要我帮它除去大海老人，它便把海姑娘送给我。”

辛巴达忍不住骂道：“九头蛟真他妈的连禽兽都不如！”

飞人哈巴说道：“这天上人间，我除了怕我父亲之外，我从来不怕任何人，我管他什么鸟大海老人，什么鸟小海老人。于是我就答应了九头蛟的条件。”

辛巴达道：“于是你就把海姑娘抓到天堂上去了？于是你就帮着九头蛟打冷拳来了？”

飞人哈巴被辛巴达揭发了难堪入耳的旧事，脖子根一下子就红了。

辛巴达厉声道：“快带我去天堂，我答应了大海老人要把海姑娘救出来的！”

飞人哈巴为难地说道：“海姑娘现在在我家里，我父亲也在家里呢！”

辛巴达怒道：“怎么？你父亲在家里，你便怕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海姑娘救回来！”

飞人哈巴道：“你本领虽然高强，但要胜过我父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辛巴达大声道：“我管他什么人，我也不管你父亲当了神后有什么厉害，我只知道好好地放回海姑娘，我便万事恩仇都一笑而罢，倘若敢说半个不字，你就瞧我使出什么手段来！”

飞人哈巴道：“好得很！我劝了你不听，到时候你被我父亲打死了，可别怪我事先不提醒你！”

辛巴达怒道：“少说废话！快带我去见你父亲！我倒要瞧瞧他这个当神仙的是如何了得！”

飞人哈巴也不再作声，拍着翅膀，往东方高空飞去。

过了半个小时，辛巴达看见了前方云雾缭绕处有座金碧辉煌的巨大宫殿。天门之前，门牌高挂，镀金着四个大字“天堂之门”

辛巴达低头问飞人哈巴：“你家就在里面吗？”

飞人哈巴说道：“不错！我父亲是大力飞神，天堂之上数他本领最绝了！”

辛巴达听到大力飞神这几个字，不由得心头一凛，暗道：“大力飞神的名头好响！果然是一个厉害角色！”但想到自己亲口答应了大海老人救出海姑娘，只觉得别说天堂人间只有一个厉害无比的大力飞神了，就算有成千上万的大力飞神，他也要去救海姑娘，纵然被杀死，那也算不了什么。

辛巴达转念又想到自己曾经服了大海老人的至尊宝逍遥丹，这个人情却是无论如何非报不可了。想到自己用了天上人间仅此一颗的逍遥丹，不由得信心百倍，什么大力飞神，此时此刻在他眼里连小指头都不是。

飞人哈巴巨翅又拍命了几下，一座庄严的天堂庄院便出现在辛巴达的眼前。

辛巴达知道这就是飞人哈巴的家门。

只听飞人哈巴转头对辛巴达骂道：“你这个王八蛋，到我家了，你还骑在我的头上！他妈的，想在我头上拉屎还是拉尿啊！他妈的，这么不给我面子，太不讲义气了吧？”

辛巴达哑然失笑，翻身便跃到了飞人哈巴的家门口。

飞人哈巴收了巨翅，然后高声朝庄院内大叫：“父亲，我回来了！我带来了一个朋友，你快出来开门啊！”

天堂阴谋

没过多久，院门便打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就站在门口，一声不吭地望着辛巴达。

飞人哈巴立刻抢身钻进了院门，身法之快，不得不让辛巴达佩服。

辛巴达正想叫住飞人哈巴，但哪里还来得及，早不见了飞人哈巴的踪影。辛巴达知道大力飞神的庄院不小。

那白发苍苍的老头站在门口依然一声不吭地望着辛伯，眼中充满了敌意。

辛巴达以为他就是大力飞神，便拱手作揖行礼，正要开口说话，却见那白发苍苍的老头抢上一步，拍出了右掌，击向自己当胸要害，掌风凌厉，已将辛巴达笼罩在掌风之中。

辛巴达见白头老翁一见面便大施辣手，心中然大怒，也不顾什么大力飞神不大力飞神了，双足踏稳，也是右掌拍出，以硬碰硬，拳掌下显高低。

只得“砰”地一声闷响，白头老翁身子连晃了两晃，而辛巴达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处。

胜负已分，那白头老翁好久才说出话来：“请！”施礼让辛巴达进门。辛巴达见白头老翁的右掌垂挂在右肩，知道刚才自己的全力一掌将他的右掌震断了，于心不忍，后悔自己出手太重，伤了老人的右臂。

辛巴达见白头老翁的打扮很像人间打杂的仆人，知道这老翁只是一个开门的仆人而已，但转念想到一个仆人本领已是如此，主人那就更了不起了。当下凝神集力，丝毫不敢马虎大意。

那个白头老翁用右手指路，当先领着辛巴达由此外院走内院，又由内院走进内堂，由内堂走进内厅的厅门口便停住了脚步。

辛巴达见内厅装饰得非典雅，四周摆设十分庄严，觉得大力神这个神可亲又可畏。

白头老翁把辛巴达带到内厅门口便自行离去。

辛巴达敬重大力飞神路路通知道他在内厅的侧房，当下便高声说道：“人间辛巴达特地求见大力飞神！”他这一声说得中气充沛，不卑不亢，当真是出声不凡。

立刻内厅里便走出一个长发披肩的魁梧大神来，此人正是大力飞神路路通。

辛巴达朝大力飞神路路通拱手相敬道：“人间辛巴达拜见大力飞神路老神仙！”他从小便十分敬佩大力飞神的本事，此时虽然已成仇敌，但还是礼节不缺。

大力飞神路路通辛巴达招了招手，示意辛巴达进内厅来。

辛巴达见大力飞神路路通招呼自己便似招呼一个叫化子一般，心中有气，暗道：你本领再强，也不要如此无礼！当下强忍忿怒，大步踏上内厅门口的台阶，稳步走上。

大力飞神路路通往右边一张小板凳一指，对辛巴达冷冷说道：“坐吧！”自己却坐上了一把高高在上的大座椅子之上。

辛巴达瞧得那张小板凳小得只能容下一个刚出生的婴

儿的小屁股，又矮又小。

“这不是有心戏耍我嘛！”辛巴达怒道。

大力飞神路路通冷笑道：“你能上得天堂来却全仗我儿子哈巴的翅膀，是又不是？”

辛巴达点头道：“这是实情，但是……”

辛巴达正想往后说下去，大力飞神路路通却插口道：“你所有的诡计，在我面前在我眼里都不足一提，连雕虫小技都不是！”说到这里，大力飞神路路通伸手到桌上果盘里捉了一个大苹果，张口就连咬了三口。

辛巴达不以为然，也冷冷说道：“不管我在你眼里连灰尘都不是也好，还是连毛毛虫也好，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让你封什么雕虫之类的狗屁都不是的赏儿。你儿子抢走了大海老人的女儿海姑娘，你为人之父，便应该深明其中关系。快快放海姑娘回大海老人的身边，不要耽误别人父女团圆！”

大力飞神路路通仰天打了两个哈哈，冷笑道：“不会吧！你不是来英雄救美嘛？哈哈？怎么一下子便变成了父女团圆了！”

辛巴达强忍怒火，冷然道：“亏你是大力飞神路路通！大力飞神的名头也应该换换主儿了吧！”

大力飞神路路通怒道：“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讨死吗？”

辛巴达冷笑道：“俗话说得好：天神轮流坐，明日到我家。你不会连这句妇孺皆知的名言也忘记了吧？”辛巴达恼怒路路通没有半点天神的气度，有心要胡编气他一气。

路路通果然气得怒不可遏，怒喝：“小贼你凭什么？”

辛巴达走到那把小矮凳，一脚踏下，顿时将那把小矮

凳踏得木屑纷飞，只在地上留下了一把小矮凳的形影。

路路通双手一挫，从大座椅上站起，这一站自有一股威势。辛巴达不禁内心折服。

路路通冷冷地说道：“你过来，我只消一掌便能将你劈为两半！”

辛巴达道：“那也未必，胡吹大气，也并不是只在人间流行！”

路路通气得咬牙切齿，狂怒道：“你千万别把我当人看！我是人吗？我不是！我是神！我是神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小子你懂还是不懂？”

辛巴达道：“我知道你不是人，所以我才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我不会把你当人看的，你放心好了，路路通！”

路路通正要发掌拍击辛巴达，这时有一个浓眉大眼长得人模人样的神仙走进了内厅，边走向路路通边哈哈大笑道：“路路通老兄，今年的金杖大会你难道不去吗？”

路路通见是老对手霹雳火神齐齐多，不好在他的面前失了身份，便将拍打到半途中的掌力又收了回来。

路路通朝齐齐多冷笑道：“你进来也不从前门进来，怎么每次都从后门进来！”

齐齐多哈哈笑道：“你以为你很光明磊落吗？你儿子哈巴在人间犯了天条，你为什么要纵容包庇他？”

辛巴达听得齐齐多说出这样一句公道话，心里非常感激，上前拱手作揖说道：“晚辈人间辛伯达久仰霹雳火神大名，今日一见，更令晚辈敬佩无比。”

齐齐多对辛巴达笑道：“不必如此谦虚。我和大海老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听说他的宝贝女儿被路路通的儿子哈巴抢走了，我这个人岂会让老朋友担心？所以就赶来凑个热

闹，从中周旋周旋了。”说完又是哈哈大笑。

路路通冷冷地说道：“嘿嘿，我以为你今天到我这里有什么鸡鸣狗盗的事情还没做完的呢！原来也是为了大海老人的宝贝女儿。”

辛巴达从齐齐多和路路通的交谈中得知原来大海老人以前和大力飞神有怨仇，而霹雳火神经常从中调解他们俩个人的关系。辛巴达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路路通和齐齐多异口同声问辛巴达：“你明白了什么？”辛巴达兴奋得差点要手舞足蹈了，他急急说道：“九头蛟是大力飞神的家仆，大力飞神施了法术，让他的家仆变成了九头蛟这种水底怪物。然后大力飞神路路通又将九头蛟带到一个大海老人所管辖的海岛上，假装将九头蛟打成重伤，他们在打斗的时候故意发出激烈的吆喝声，为的是让大海老人听见。”

讲到此处，齐齐多忍不住拍掌叫好了起来，边拍掌边赞道：“大海老人这次眼睛却没有瞎，总算选对了人！”

路路通却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只是冷笑。

辛巴达又道：“大海老人果然上了他们的当。他飞身来到了九头蛟他们打斗的海岛。当他看到自己所保护的九头蛟正在遭受大力飞神路路通的毒打时，他哪里还能沉得住气。于是他便大力飞神路路通交上了手。大力飞神路路通和大海老人的本领只在伯仲之间，几千个回合很难分得出胜负来。大力飞神和大海老人折了几百个回合，见目的达到，抽身便走。九头蛟是个城府深湛，狡猾阴险的家伙，他于是马上拜谢了大海老人。大海老人见他受了极重的内伤，他不忍心九头蛟受伤而死，于是他便把九头蛟背回了

家里，亲自治疗。最后九头蛟工于心计，他如愿以偿当上了大海老人的徒弟。他偷学了大海老人很多本领，每隔一段时间便向大力飞神汇报一次。大力飞神对大海老人的底细从此便无所不知了。”

辛巴达说到这里，齐齐多又拍掌赞道：“你果然聪明得很，难怪大海老人又选中你做他的女婿。”

辛巴达朝齐齐多不好意思笑了笑。然后又道：“其实大力飞神和大海老人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大力飞神对名利看得极重，而大海老人在人间的名头却是比他的还大，再者那便是天堂每十年都会举行一次金杖大会。金杖大会是天堂上级别最高的大盛会。如果有幸被上帝选中参加金杖大会，那自是做神仙的莫大荣誉。能参加金杖大会的自是一些顶尖儿高手。大力飞神路路通的本领和大海老人的以及霹雳火神齐齐多前辈的不相伯仲。但如果交手过招五千回合的话，路路通却似乎要占上风。”

齐齐多又插口笑道：“你这小子果然神通广大，连我们的看家本领都如此了解，当真是后生可畏啊！”

路路通依然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只是冷笑，并不多言。

辛巴达道：“路路通忌惮的便是大海老人。他从九头蛟的密信里得知大海老人最近在练习一门极其厉害的功夫。那门功夫叫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路路通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上人间有这门功夫。眼看天堂的金杖大会一天一天的近了，路路通心里越来越急，他十分害怕大海老人的功夫会胜过他，于是他密令九头蛟不惜一切代价阻碍大海老人练习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九头蛟不敢怠慢，他阴险地残害了大海老人，大海老人练功正练得紧要关头的时

候，他带着他的心腹死党闯进了大海老人的练功密室。大海老人就这样被他们残害了，他全身差点瘫痪。九头蛟本来要杀了大海老人的，就在这个时候，大海老人的女儿海姑娘出现了。”

说到这里，霹雳火神齐齐多道：“这下可苦了海姑娘了！”

辛巴达听得齐齐多叹了一口气，知道齐齐多也已经知道了海姑娘委身嫁给九头蛟的细节，立刻便似多了一个知己一样，然后又说道：“九头蛟是大色鬼，他见大海老人已经再也不能和他的主人大力飞神路路通为敌了，又见有一个美丽姑娘愿意嫁给他，他认为划得来，他便不再加害大海老人，抢走了海姑娘。”

这时大力飞神路路通突然说道：“好小子，你倒挺聪明的，算我看走了眼！”

辛辛多道：“什么看走了眼！你以为你的眼睛很厉害吗？不过说老实话你的心眼却是厉害得很！”

路路通冷冷道：“这些年来你的性格依然直得很嘛！”

齐齐多朝他做了个鬼脸，伸了伸舌头，不再理会路路通，却看着辛巴达，洗耳恭听辛巴达天衣无缝的讲述。

辛巴达继续说道：“大力飞神路路通路老爷子的公子爷飞人哈巴哈公子却是个性情中人。”

说到此处，霹雳火神齐齐多忍不住哈哈大笑。

辛巴达也开怀大笑了起来。

路路通铁青着脸望着辛巴达。

路路通知道凭自己一人的本领还不能取辛巴达的性命，因为辛巴达的旁边便站着与他功力悉敌的齐齐多。倘若路路通要抢先发难，或许在开始能大占上风，但数十招后，

他还想的话，却是万万不能了。要知道齐齐多和辛巴达的本领虽然稍逊于他，但要是他们两人联手进击，他大力飞神路路通哪里有活命的机会？路路通数次想将辛巴达杀死，但这个念头只在脑海里翻滚几下，立刻就消失了。

齐齐多笑得捧腹大叫“啊唷！我的妈呀！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辛巴达也笑得前仰后合，眼泪直流。

路路通知道他们俩个人在嘲笑自己的儿子生得弱智无知，虽然生平最恨别人嘲笑他儿子的天性缺陷，但忌憚奈何不了齐齐多和辛巴达，只得忍着愤怒不敢发作。

齐齐多在一旁催促辛巴达快讲下去。辛巴达只得收住了笑声，继续讲道：“这个哈巴公子爷是个性情中人，他看到了海姑娘的绝世美貌，他便要求九头蛟将海姑娘让给他作他的妻子。九头蛟不敢违抗少爷的命令，只得忍痛割受了。”

就在这个时候，内厅的偏房又走出了一个人，辛巴达定睛一望，不是白痴飞人哈巴又是谁？

来人正是弱智飞人哈巴。哈巴走到他父亲大力飞神路路通的身边，拉着他父亲的手指着辛伯达说道：“父亲，就是这鸟东西要抢我的妻子。你帮我杀了他！”

路路通不理睬哈巴，仍然一声不吭地望着辛巴达，眼睛里充满了怨毒，恨不得用牙齿将辛伯达咬死。

辛巴达见哈巴现身，皱了皱眉头，但马上又笑着对哈巴说道：“哈巴，你怎么骗我？你骗我，你就是鸟东西！”

哈巴撅嘴说道：“我骗你？我并没有骗你！是我父亲要我这么说的，这不算我骗你！”

只听路路通怒喝道：“哈巴，你胡说八道干什么？快给

我闭嘴！不让你说话，你别说话！”

哈巴吓得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多说一句废话了。

辛巴达却说道：“事情真相已经水落石出。大力飞神路路通你为了争名夺利，不择手段，将和你并驾齐驱的大海老人残害了。幸亏老天有眼，你的毒计虽毒，但大海老人却是重新康复了。这一险招儿，最终是你失败了。”

路路通怪眼一翻，长发一飘，凶相毕露，杀气大现，恶狠狠说道：“不错！这些都是我精心安排的，大海老人侥幸不死，这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两个讨厌的家伙想要从我家里走出去，却是休想了！”

齐齐多笑道：“怎么？路路通你难道练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本领吗？”

路路通怒道：“你管我练成什么本领，总之一句话，我今天要你们活着进来，死着出去！”

却听辛巴达说道：“大海老人本领已是今非昔比了。他安居在浩瀚无际的大海，胸怀是何等的宽广，他说他不屑和你这种动手，以免弄脏了他的手，到时候不仅是跳到大海里洗不清，就算是飞到天上来也是洗不清的。所以他老人家特地要我上天堂里来传授你一门功夫！”

大力飞神路路通气得哇哇大叫，要知道他是天堂上顶尖儿高手，别说辛巴达不配做他的师父，就算是本领深不可测的大海老人也配不上做他的师父。辛巴达口出狂言，怎么不让他愤怒无比。

齐齐多却在一旁笑得乐开了怀，捧腹大笑。

辛巴达已经和路路通下了口头上挑战书，不敢轻敌，当下全身运劲，护守全身，生怕路路通突然偷袭。

路路通大怒道：“好家伙！好得很！妙得很嘛！今天我

不杀了你，这个大力飞神我就让你做！”

齐齐多跳了起来，说道：“你说的这句话可是真话？”

路路通却对哈巴说道：“你快去把大海老人的女儿海姑娘抓到这里来，快去！”辛巴达和齐齐多不约而同地问道：“你想干什么？”

路路通喝道：“干什么！他妈的，我的话也会有假吗？我们就用海姑娘来做赌注。如果我和辛巴达……辛巴达这个臭小子比划，我输了，海姑娘就让这个臭小子带走；如果我胜了，嘿嘿……”

齐齐多急问道：“那便怎样？”路路通狞笑道：“好办得很！辛巴达这个臭小子是免不了一死的，还有大海老人也是必死无疑！”

齐齐多急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路路通道：“再明白不过了，辛巴达由我杀死！大海老人那便自行了断吧！免得脏了我的手！”

辛辛多听了路路通这一番话，心头一凛，不由得连声叹息说道：“难怪！难怪！”说完便不断叹息起来。

路路通问齐齐多：“难怪什么？老家伙！”

齐齐多叹道：“天意！果真是天意！”

路路通骂道：“什么天意不天意的！天意个屁！我谁也不怕！我是恶棍我怕谁！”

齐齐多仍然叹道：“不错！你是恶棍你怕谁！你邪火毒心，大难临头，难道你都不没预感到吗？”

路路通大手一挥，喝道：“废话少说！来吧！辛的达你这臭小子来尝尝我的厉害！”

路路通自恃身份尊重，并不抢先向辛巴达发招。

辛巴达当下便使出大海老人传授给他的若有若无熊掌

鱼翅相克功夫来。

辛巴达领悟到了若有若无熊掌鱼翅相克功夫的深意，提力运劲，挥拳拍掌，威力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数倍，大有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之势。这就等于有几个辛巴达在全力共同对付路路通。

路路通本来功夫只比辛巴达的稍强一些，此时他突然之间要对付几个本领一样的辛巴达，哪里能敌。只斗了几下，路路通便挨了辛巴达几记重拳，只打得他狂吐鲜血，片刻之间便委顿在地，再也不能站起。

辛巴达若不是手下留情，路路通早被打得经脉俱断，四肢齐折，负痛而死。饶是如此，辛巴达打在他身上的那几记重拳也已经打得他全身瘫痪了。

就在这个时候，哈巴带着美丽的海姑娘走进了内厅。哈巴看到他的父亲委顿在地上不能，身侧还洒满鲜血，立刻奔跑到了路路通的身边大哭了起来。

海姑娘最终和辛巴达结为了夫妇。大力飞神路路通父子离开了天堂。霹雳火神齐齐多把辛巴达和海姑娘结为夫妇告诉了大海老人，大海老人狂笑了三声，他这三声笑得大海，波涛汹涌了三天。当真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富翁辛巴达将他的七次出海远航的历险讲完了，挑夫辛巴达对富翁辛巴达的崇拜就像大海之水滔滔不绝。

富翁辛巴达和挑夫辛巴达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俩个人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他们和睦相处了一生。